

東南大學叢書

漢書藝文志講疏

顧 實 著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00 01171

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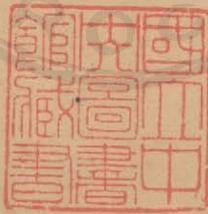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書叢學大南東

疏講志文藝書漢

著實顧



行發館書印務商



013.22
822
22

自序

清儒金榜曰、「不通漢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藝文志者，學問之眉目，著述之門戶也。」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二十引

信哉。金氏禮學卓卓，故能為此言也。天下者，指中國一家而言，非今之所謂

員輿之天下也。然不通漢藝文志，誠不可以讀天下書。而不讀天下書，亦不可以通漢藝文

志。王鳴盛曰、「自唐高宗武后以下，詞藻繁興，經業遂以凋喪。宋以道學矯之，義理雖明，而

古書則愈無人讀矣。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十卷，亦限於時風衆勢，遂致所考漢人傳經源

流，未能明析。」

同上十七史商榷

此就六藝而言，已足徵前人之違失。而漢藝文志所述，不僅六藝

已也。夫有讀一二書者之言，有讀千萬書者之言，有讀書而未嘗讀書者之言。其曲彌高，其

和彌寡。故言之者難，而聽之者為尤難也。此自古聞人學者，所以猶多不免譁衆取寵之諛

也。夫中國古史茫昧，曩嘗欲撰上古史，而徵信於先秦羣籍，尋其自然之證跡，而不敢穿鑿

也。久之，乃得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

大戴禮五帝德篇

莊子曰、「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

世傳之史，尚多有之。」

天下篇

荀子曰、「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

797747

89030174

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榮

篇又曰、「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

湯有傳政，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非相又曰、「道

過三代謂之蕩。」儒效篇。案列子楊朱篇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

徒所偽造，足以代表魏晉浮蕩，無歷史無生命之思想。正五胡十六國雲擾中原之先驅。嗚呼。然後知三哲所言從同，而荀子之說為尤詳。

然後知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不掌之內史而掌之外史，此周人之內三代而外三皇

五帝，有以也。何以乎爾，則所謂「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三代之王朝雖亡，而三代世官之守猶存，故內之而因成法也。三皇五帝不然，王朝既亡，并

無世官之守，故外之而存治化也。左昭十七年傳。鄒子來朝，猶知少昊世官，蓋猶今日本有在中國舊物矣。燧人伏羲神農為三

皇，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此推定三當別論。以莊荀言世傳而益明也。三王有世傳之政，五帝

有世傳之人，三皇僅有世傳之書而已。蓋傳政有官守，傳人有師法，傳書則二者皆無，僅有

若漢氏之逸書、禮藏諸政府而已。太古帝京，咸宅丘陵。唐虞之隆，伯夷惟史。大戴禮是洪

水之災，不足喪其故籍。中國洪水，非西教所說之洪水。或以彼解此，則鄙書而燕說矣。夏將亡而太史終古出其圖法，奔商

殷將亡而內史向摯載其圖法之周。呂覽先識篇是夏商之亡亦不足喪其故籍。惟周人施教詩

書禮樂官府所守三代是囿。三五先典祕在柱下。惟史氏則習之。故周衰而黃老之術大盛。

明周之柱下史老聃傳黃帝道經。故曰黃老也。燧人伏羲神農之言亦時見百家稱引。則均

之史氏所流傳也。孟子私淑諸人未得為孔子徒。故但知諸侯皆去其籍而聞其略。其言甚

粗略。孔子本老聃之徒傳其文學於子夏。傳易於商瞿。子夏傳詩。五傳而及荀子。商瞿傳易

再傳而及荀子。孔子作春秋。左丘明為作傳。丘明又六傳而及荀子。故荀子於學最遠。於孔

子之傳最真。是以其書詳於詩書禮樂易春秋。復稱引道經。解蔽篇黃帝金人銘。太平御覽三

卿子又五百九十引家語孔子觀金人節注云孫卿子說苑又載也皆可為荀子書有黃帝金人銘而今本脫佚之證則其稱五帝三代之傳人傳政

必確信無疑。而況夫其與孔子莊子之言初無二致哉。由是而斷言之則周季學者有傳孔

子之六藝者有傳神農黃帝之書者皆非無自而不可偏擯者明也。其有互相攻擊者必其

不該不徧有所未習。或傳聞異辭遂致紛歧也。尸子呂覽雜議之書平視百學規模遠矣。秦

火而後漢至文景之世儒業猶未起。賈誼。新書修政上篇晁錯。漢書食貨志不諱誦述神農黃帝

顓頊帝嚳遺語尸呂之風猶未沫也。武帝建元元年親策賢良董仲舒對一請諸不在六藝

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由是抑黜百家、推明孔氏、樹之風聲、幡然不變。淮

南王本好浮詞之紈袴也、其著淮南內篇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於

神農黃帝而後入說。」修務訓司馬遷家世史官也、不敢目曰依託、其作史記、一則曰「神農

以前、吾不知己。」貨殖傳再則曰、「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

五帝本紀三則曰、「學者考信於六藝、虞夏之文、可知也。」伯夷傳甚矣、其爲譁衆取寵也。然而揚

雄猶以爲未足也、故其著法言、稱「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雜乎雜。」

問神篇又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吾子篇蓋武帝初崇

儒術、標格猶寬。至西京末葉、成哀之世、儒益酷急、屏異已尤甚。若以追比夫荀子、去儒術之

全、益遠矣。當是時、劉向歆父子校理祕籍、向撰敘錄、歆奏定七略、其崇儒與揚雄適相

頡頏。及班固作漢書、亦曰「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司馬遷贊故志藝文、原本七略。

此吾人今日讀漢藝文志、所不能不有歎焉、不滿者也。雖然、清儒考證之學、上凌姬漢、僞枚

本古文尙書、已暴白於天下、而無可疑義。嘉道之際、吾鄉莊存與劉逢祿復唱常州今文之

學。末流龔自珍魏源之徒、承風簧鼓、誑惑後進、至今猶流毒未熄。而試一審漢藝文志、則今

古之傳、犁然秩然、晚近之說、豈堪一噓。此又吾人今日讀漢藝文志、而有所不覺爽然大快者也。要之、治歷史之法、有一字要訣、曰如、如其原來而不加穿鑿。以孔莊荀三哲之言、而知上古有世傳之史、循是而正漢藝文志、則漢儒無所逃其編衷。以漢藝文志、而正漢氏迄今、爭今古文者之謬、則妄人無所逞其淫辭。所謂本正而未自理者、是已。王氏漢藝文志考證、固爲專書。此外則如齊召南漢書考證、沈欽韓漢書疏證、王先謙漢書補注、咸遞加而有進。然讀天下之書、而後能通漢藝文志者、猶未盡也。余復爲此疏、乃當前人搜羅剔刮、既精既詳之餘、而復有所搜羅剔刮、終以不可盡載、則約而存之、爲成學治國故者要刪焉。書成兼旬、宜多漏略。補綴求備、俟諸異日。中華民國十年秋初、序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之六朝松下、武進顧實。

荀悅曰、「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今。」申鑿時事篤案末句有誤然實則因文字之今古、而後生義說之今古、故尤以文字之今古爲本也。夫六藝經傳百家之書、原始皆古文也。故爾雅在古文禮記中、其釋經之異文、詳陳玉澍爾雅釋例說者謂今古文並釋也、豈知爾雅及其所釋者、原始均皆古文哉。

自秦始皇二十六年，書同文字。三十四年燒書，以古非今者族。而古文今文之別，始興焉。且秦博士七十人。漢文帝時，博士亦七十餘人，正承秦制之證。武帝黜百家，博士獨留五經博士，後增而爲十四博士。後漢書儒林傳此所以終漢之世，立於學官者，皆今文博士。承秦故也。武帝本不好樸學，漢書儒林傳尊儒徒名而已。宣帝好刑名，以王霸雜用。故武宣之世，儒書不得盡顯者，宜也。乃成帝精於詩書，觀覽古文，命劉向歆父子校理祕書，又賜班斿祕書之副。時書不布，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而漢廷不許。斿獨得賜副者，班婕妤之兄弟故也。斿之子曰嗣，侄曰彪。彪之子曰固，女曰昭。彪與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漢書敘傳是班氏之門庭，尤古文之淵藪。故其後彪固昭父子兄妹撰漢書，咸採用古文。彪撰成帝紀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博覽古今。」而固作律歷藝文二志，遂純取諸劉歆成書。誠以家學淵源，篤信歆之學識爲不可沒也。然則妄人盲談瞽說，動謂古文爲劉歆僞造，豈不有類於吠影吠聲者哉。民國十一年夏，顧實再記。

例言

一、漢志原文、依官本及王氏補注本、稍有一二、擇從義長、不加注別、以省煩累。

二、劉向別錄亦稱七略、劉歆七略、班志所本。原書久佚、散見羣籍、稱引、擇要採錄、以明淵源。

三、本志在漢書中、凡涉漢書、如漢書儒林、但稱儒林傳。作者有傳、但在當人條下、各稱本傳。四、每書首釋存亡、殘疑、俾可一覽而瞭。存者篇帙未虧、亡者原書已湮。殘者流傳有自、無間

多寡。疑者論證未定、以俟博考。其他辨訂、率憑理據、無取空談。

五、六藝百家之書、大都別家而不別人。蓋其師徒授受、述作不必一手、而實出自一家。故如

管子孟子、即管氏孟氏之家言。本志每略每種結末、率標若干家、其義自瞭。袁松山後漢續志猶爾。晉中經簿始不曰家。俱見廣弘明集爾後書志、率標一人之作、漢詁久湮。近世淺人、或

更繩以出版營利之品、益不容辨矣。

六、世言諸子不專一家者、本志有互著之法。然以禮記之明堂陰陽與明堂陰陽說不同書例之、則道家之伊尹鬻子、與小說家之伊尹說鬻子說、不同書明矣。更以天文之漢日旁

氣行事占驗三卷與漢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五行之羨門式法二十卷與羨門式二十

卷俱同書名

僅差一字說
詳術數略

而不同書例之則六藝有易術數有周易儒家有景子公孫尼

子孟子而雜家有公孫尼兵家亦有景子孟子道家有力牧孫子兵家亦有力牧孫子儒

家有李克王孫子法家有李子商君而兵家亦有李子王孫公孫鞅從橫家有龐煖兵家

亦有龐煖雜家有由余伍子胥尉繚吳子而兵家亦有繇敝伍子胥尉繚吳起小說家有

師曠兵家亦有師曠或有註可辨

如孫子

或無註可辨

如孟子

要皆雖同書名而不必同書又

明矣且班注有省重篇之例曷爲不出於省何必互著耶故互著一說未敢苟同。

七、本志自多可議之處最著者莫如序次班氏於道家列子公子牟注云「先莊子」而莊

子轉次在前於陰陽家閻丘子注云「在南公前」將鉅子注云「先南公」而南公亦

次前法家慎子注云「先申韓」而申子在前此外墨家之隨巢胡非皆墨子弟子我子

爲墨學更後於隨巢二家而墨子書反殿諸家之末道家之老萊子在田子後鄭長者在

耶中嬰齊之後陰陽家之騶奭子在張蒼之後名家之毛公在黃公之後豈以原本七略

依據漢廷得書先後耶抑班氏固爲未成之書耶

八、其次尚有種種。如諸子略省重篇。班固自注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關冠子蘇子劇通陸賈淮南王書及墨子重其明。而六藝略

不省。記百三十一篇。內有爾雅孔子三朝記明堂陰陽。而又別出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孔

子三朝記七篇。爾雅三卷二十篇。則為重篇。至弟子職一篇。亦即諸子略管子書中之重

篇。豈以尊儒者六藝之故。而得不省耶。又如連山歸藏焦贛易林劉歆洪範五行傳。五行志

鍾律書。律歷志 轅固齊詩內外傳。叔孫通漢儀。十二篇。見後漢書曹褒傳。班固所親上。 嚴彭祖公羊春秋。隋志 劉

向劉歆衛衡。後漢書班彪傳注作陽城衛疑。即論衡超奇篇之陽城子長。 揚雄續太史公。健為舍人爾雅注。釋文敘錄 當屬

六藝略者。甘氏經石氏經夏氏日月傳星傳。天文志 劉歆三統歷。律歷志 當屬數術略者。大都

班氏所親見之書。而概不新入。接以七經。有緯。至東漢始入祕府。故不著錄。則班氏不新

入此類諸書者。亦豈以其終西京之世。不為中祕所藏故耶。漢書終王莽傳。蓋揚雄杜林書莽世曾入中祕。故本志成

之新入歟。且董仲舒春秋繁露尹更始穀梁章句。本志俱無明文。而楚辭舊題劉向集。東方朔

傳。稱向錄朔賦。別錄有燕丹子一書。孫星衍燕丹子敘。 本志出七略。故俱無之。至蘇子即鬼谷子。

當亦出別錄七略之異名。姑舉數事於此。以發本志之蒙。

九、又次司馬遷曰、「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

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今據本志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然則漢氏最初校書者爲蕭何韓信張蒼叔孫通輩耶。僅兵書入中祕而餘俱不入中祕耶。誌之以俟博考。蕭韓校書而詩書問出向歆校書而筆有書肆成一正比例。

十、本書參考書以王應麟本志考證齊召南漢書考證錢大昭漢書辨疑朱一新漢書管見周壽昌漢書注校補沈欽韓漢書疏證王先謙漢書補注爲主。旁及近人姚明燾漢書藝文志注解孫德謙漢書藝文志舉例薛祥綏七略疏證許本裕漢書藝文志箋。惟薛許書僅見國故登載無多未見其全。此外參考書多不勝載。如有擇錄悉注出處。不盜人善自見己旨。

十一、本書爲舊稱目錄學之根本要書故未將班志原文刪節。顏注附行既久亦未割愛。一可覘吾族文化之初量。又一冀於治史緝密之思慮。有裨萬一云爾。

漢書藝文志講疏

目次

自序

例言

一 序

二 六藝略

易 書 詩

禮 樂

春秋

論語

孝經

小學

見存六藝今古文表

三 諸子略

儒 道

陰陽 法 名

墨

縱橫

雜

農 小說

四 詩賦略

屈賦之屬

陸賦之屬

荀賦之屬

雜賦

歌詩

五 兵書略……………二〇〇

兵權謀 兵形勢 兵陰陽 兵技巧

六 數術略……………二一六

天文 歷譜 五行 著龜 雜占 形法

七 方技略……………二四四

醫經 經方 房中 神僊

見存百家真僞書表

附錄黃侃七略四部開合異同表……………二六一

漢書藝文志講疏

漢 班固撰 唐 顏師古注

武進顧實講述

東漢班固字孟堅踵父彪成書撰漢書百二十卷藝文志者漢書十志之一也藝六藝也。

孔子曰「六藝之於治一也。」史記滑稽傳引司馬遷曰「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孔子世家

賈誼曰「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謂之六藝。」新書六術篇鄭玄作六藝論文文學也。

論語曰「文學子游子夏。」秦李斯請悉燒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史記李斯傳故藝文者兼

賅六藝百家之名也。

一 序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李奇曰隱微不顯之言也。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達者七十二人舉其成

數故言七十。故春秋分爲五。韋昭曰諱左氏公羊氏夾氏也。詩分爲四。韋昭曰謂毛氏齊魯魯。易有數家之傳。

此漢家尊儒之言也。造端乎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本書武紀大成於成哀二帝命劉向歆

父子校理秘文，奏定七略，範圍方策而不過。班固撰史，用志藝文，尊儒大典，遂冠百代。今七略久佚，幸藉此志。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

故班志亦云然也。七十子者，或言七十。本書三見。本志及劉歆傳、儒林傳、又見呂氏春秋、遇合篇、淮南子、要略、訓史、記伯夷、列傳、趙岐、孟子

辭，或言七十二。見史記孔子世家、後漢書。或言七十七。見本志、地理志、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蓋七十七為確

數，餘皆隨文便舉之數歟。百家之文，亦稱微言。韓非子五蠹篇曰：「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

黃老之微言，又呂氏春秋精論篇、淮南子道應訓，皆載白公與孔子微言事。史記田完世家亦有淳于髡與鄒衍微言事，皆可為證。蓋其意恆在言外，故微妙難知也。論語

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崇晉然則仲尼微言論語即是。仲尼久歿，難再

續記，故云絕矣。大義乖而不絕，故春秋詩易咸四分五裂，詳後。及儒林傳，隋書曰：「猶以

去聖既遠，經籍散佚，簡札錯亂，傳說紕謬，遂使書分為二，詩分為三，論語有齊魯之殊，春

秋有數家之傳。」經籍志此又行文便辭，非稽核之談矣。

戰國從衡，真偽分爭。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諸子之言，紛然殺亂。師古曰：殺，雜也。

此排擯百家之言也。劉歆曰：「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孫吳之

術興。」移太常博士書阮孝緒曰：「逮于戰國，殊俗異政，百家競起，九流互作。」七錄序，見廣宏明集故或

謂諸子爲七十子者，非也。戰國諸子分立，略見荀子非十二子篇。莊子天下篇，莊子詆孔丘爲魯國之巧僞人。盜跖篇韓非子訟儒墨必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非愚卽誣。顯學篇此道家法家與儒墨爭真僞也。荀子詆子思孟子案往舊造說。非十二子篇此儒家與儒家爭真僞也。大抵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人內三代而外三皇五帝。儒墨崇三代，百家言黃帝。史記五帝本紀史起五帝，咸有故籍。真僞分爭，未易衡論。雜家呂覽尸子開卷而道儒之說，雜然並陳。荀卿亦稱道經其略標百學平等之風乎。賈誼鼂錯生于漢初，立言猶爾，流聲未墜。武帝初載，旣標崇儒之幟。於是淮南著書曰：「爲道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入說。」訓修務司馬遷撰史曰：「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揚雄者，漢氏之新聖，拘牽儒言，幾若衛其教宗，而一屏百家爲外道，故作法言曰：「欲讎僞者必假真。」重黎篇又曰：「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吾子篇劉向歆父子以宗室之親，受命校書，班固以世臣之誼，奉詔撰史，咸立於欽定國學之下，允宜有若後世官書一面之詞。故六藝不言真僞，而諸子往往言依託非古矣。由今觀之，則漢氏一政府之說，其說猶爭真僞，王偽朝正未足以範圍百代而不易。惟其校定冊籍，區分流略，俾後之人有可推尋，用以揚摧古今，猶爲裨益來學於無

窮耳。

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

師古曰：燔燒也。秦謂人爲黔首，言其頭黑也。燔音扶元反，黔音其炎反，又音琴。

秦燔書、始商鞅。韓非子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和氏是也。其後秦賴客卿、

殄滅六國。呂覽著書、斯諫逐客、舊法不行。始皇三十四年、天下一統、博士論辨於杯酒之

間、遂重興焚書之獄。較昔之禍及於一國者、而更禍及天下焉。司馬遷兩記其事、一則曰

「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

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史記始再則曰「李

斯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

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

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李斯記之可謂詳矣。「史官非秦

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者、史官掌焚書。非

秦紀燒、秦紀不燒、可知也。非博士官所職之詩書百家語、燒、博士官所職者不燒、可知也。

故司馬遷又言「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詩書所以復出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獨有秦記，又不載年月，其文略不具。」史記六國表：此足明非秦紀。紀記古字通。紀燒秦紀不燒之事實彰彰也。而詩書所以復出，多藏人家者，明博士官不能在秦廷藏詩書百家語也。考博士伏生因秦焚書，壁藏尚書。史漢儒林傳：案此與孔壁古文同。一私自秘藏，非秦廷所許。陳勝起山東，二世召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博士諸生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史記孫通傳：案君親無將句，見公羊莊三十二年傳。公羊口說至漢景帝時始著竹帛。不敢言春秋之義也。此非雖博士亦不得在秦廷藏古文書，及稱道六藝之明證哉。故曰：「秦剗滅古文。」揚雄劇秦美新蓋燒書本因博士爭議而起，博士得此醋遇，亦固其所。惟始皇又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及夢與海神戰，而問占夢博士。志本博士黃疵著黃公四篇，名家言也。志本是博士所職者如是，而仍與非秦紀燒秦紀不燒之法令一貫也。至燒書令「無以古非今」，今文古文之名，卽由此起。始皇二十六年，書同文字，三十四年，再申同書文之令，天下盡用今文，已無可疑。故劉歆曰：「陵夷至於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移太常博士書然而妄人猶謂：「秦博士書不燒，六藝不闕，古文盡出劉歆僞造。」噫，盲談瞽說，亦復何責。

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

此漢人自崇本朝之言也。司馬遷曰：「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史記自序劉歆曰：「漢興、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未

有他書。至孝惠之世、除挾書之律。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

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具在、時師傅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

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移太常博士書由此觀之、班志曰：「大

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未盡然也。齊召南曰：「此二句指高祖時、蕭何收秦圖籍、史記

國世家曰：沛公至咸陽、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書藏之。楚元王學詩、漢書楚元王傳曰：楚元王交好書、多材藝、少

惠帝時、除挾書之令、帝紀曰：四年三月、皇帝下除挾書律。文帝使晁錯受尚書、使博士作玉制、詳後又置

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博士、漢書藝文志曰：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趙岐、孟子、題詞曰：漢文

士、獨立五經、藝文類聚四十六引、漢書舊儀曰：孝文帝時、博士七十餘人、而於典章多詠讓

重禮、故史文不著也。弗。即其事也。」漢書考證齊說可爲班氏功臣。

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師古曰：編絕散落，故簡脫，脫音吐活反。聖上喟然而稱曰：師古曰：喟歎息之貌也。音丘位反。「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如淳曰：劉歆七略曰：外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

武帝元朔五年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漢書武帝紀於是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迺請白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廢樂崩，朕甚慙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

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它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儒林傳劉歆曰、「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移太常博士書又曰、「孝武帝勅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如山積。」文選注三十 八引七略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見如淳注、案七錄序略同此漢武弘文盛典、可得而詳。學校甫興、而書藏山積、讀

者猶寡。文質升降之會，此其時也。

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成帝河平三年秋八月，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武帝紀。案陳農爲使，而使求書也。

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師古曰：古卜之書。

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師古曰：醫藥之書也。每一書已，師古曰：已畢也。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師古曰：撮，

總取也。音千括反。

成帝河平三年秋八月，劉向校中祕書。成帝紀。子歆同受詔，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

技，無所不究。時帝方精於詩書，觀覽古文。楚元王傳。故爲此詔也。設無帝好學，恐兩漢文化，未

得有如彼其盛也。向字子政，漢書有傳。尹咸者，尹更始之子，能治左氏。劉歆嘗從咸及翟

方進受質問大義。劉歆傳。任宏、李柱國皆不可詳考。三人蓋皆襄向校書，專門分任。然與校

可考者，尙有杜參。見後詩賦略。班序漢書敘傳則又必不止此數人矣。山海經第九卷末，皆

校云云，望卽其一人也。阮孝緒曰：「昔劉向校書，輒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

本書。時又別集衆錄，謂之別錄，卽今之別錄是也。」七錄序。隋書曰：「每一書就，向輒撰爲

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敍而奏之。志經籍蓋附在本書者謂之敍錄如今存管子晏子

春秋戰國策諸敍錄是也。子二敍錄皆出宋明人偽造矣其集衆錄當指羣書敍錄向於

皆有敍錄殆似清世四庫全書總目今乃僅存萬一惜哉而別爲一書者謂之別錄別錄曰「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

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讎。文選魏都注引風俗通曰劉向別錄云云殺青者直治

竹作簡書之耳。御覽六百六引風俗通曰劉向別錄云云風俗通曰「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

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吳越曰殺亦治也劉向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

二十餘年皆先書竹改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御覽六百六此皆瑣記校書之事也昔

正考父校商頌魯語下孔子序詩書史記孔子世家而劉向校書尤浩博惜哉其敍別二錄遺文今

竟佚存無幾也。

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師古曰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

輯略師古曰輯與集同有六藝略師古曰六藝六經也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

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師古曰刪去浮冗取其指要也其每略所錄家及篇數有與統凡不同者傳寫脫誤年代久遠無以詳知

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漢書向傳稱向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漢書帝紀不數孺子嬰

是向卒於成帝綏和二年也。故是年哀帝卽位，詔劉歆典領五經。歆於翌年之建平元年，更名秀，上山海經表，即用秀名。同年以移書太常博士，觸太司空師丹等之怒。丹於秋被策免，而歆自當以忤執政懼誅，先丹出守於外。然則歆奏七略在建平元年之春夏間矣。計河平三年至此，費時二十餘年，其父與役者二十年。故應劭曰：「劉向爲孝成皇帝校書二十餘年。」引前蓋大略言之也。歆旣出守於外，數年病免，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爲黃門郎，重之。劉歆傳復引歆典文章，王莽傳則元壽二年事也。哀帝崩年距奏定七略，已隔五六載，爾後皆無與於校書之事矣。歆所行不如所知，然君子不以人廢言，故世猶重其學。阮孝緒曰：「劉向別集衆錄，謂之別錄。子歆撮其指要，著爲七略。一篇卽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略爲名。次六藝略，次諸子略，次詩賦略，次兵書略，次數術略，次方技略。」七錄序隋書曰：「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書，撮其指要，著爲七略。」七錄序又曰：「古者史官旣司篇籍，蓋有目錄，以爲綱紀。體制湮沒，不可復知。孔子刪書，別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迹，疑則古之制也。」經籍志蓋歆著七略，本其父向別錄之撮

要。七略之綱，原定於向，歆特卒父業者。故後世亦謂別錄曰七略別錄歟。第觀歆上山海經表，則又卒父業，敘錄之事，不僅奏其七略而已也。隋唐志咸著錄向七略別錄二十卷，歆七略七卷，明二書詳略懸殊。南宋而後，二書盡亡。七略七卷，通志著錄，通考不載。而妄人淫誣之辭，浸興矣。今幸有班志錄其六略，說者謂班志每略敘錄之詞，即歆之輯略也。故雖六略而實七略具足也。雖然，章宗源曰：「班固因七略而志藝文，其與歆異者，特注其出入。」書入劉禮入司馬法，樂出淮南劉向等琴頌，春秋省太史公，小學入揚雄杜林，儒入揚雄，雜省出兵法諸子中，蠶繶兵權謀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龜冠子蘇子，劃通陸賈淮南王，出司馬法入禮，兵技巧省。使後人可考劉氏原本。今以諸書所引七略如詩以言情，情者信之符也。書以決斷，斷者義之證也。初學記文部，御覽學部。漢志作詩以正言，義之用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史記集解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一卷。君傳，信陵逢門射法，魯策。風后孤虛二十卷，上同與漢志合。史記正義管子十八篇在法家，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管晏傳。考漢志法家無管子，惟兵家注云省管子，儒家晏子八篇，又削春秋二字。史記論曰：余讀晏子春秋，是知春秋二字，非漢以後所加。俱異七略之舊。文選注鄒子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土德次之。鄒魏華林園詩注。乃鄒子終始解題。又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門長

注賦乃雅琴趙氏等解題。太平御覽職官部孝宣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黃門郎張子喬正

其字乃申子解題。此類漢志皆未取。馮商莊忽奇杜參朱字師古注皆依七略補漢志至如曲臺記易九師道訓

文選竟陵王行狀注媚子曹子建七啓注談天衍雕龍赫宣德皇后注鵝冠子辯命論注盤孟書新刻漏銘注班固本注雖

依七略而語多從簡。隋書經籍志考證章說明已故七略佚文無多尙足徵班志異同。況班志

易書二家均言劉向以中古文校之等語樂家又言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至小學

類中則謂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此皆顯係班氏所加則班志豈盡七略之舊哉師古所

云「每略所條家及篇數有與總凡不同者傳寫脫訛無以詳知」然每略家數僅兵書

略之兵技巧術數略之天文疑稍有誤餘均符合而篇數錯誤乃真不可知耳。

一一 六藝略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

亡。此三家易今文經也。班志凡今文經皆不加今字。凡今文與古文無大異皆不記中古

文。書禮春秋論語孝經皆有古文經。惟易詩無之。觀其云「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

梁丘或脫去無咎悔亡。一可明易中古文經與今文經無大異。詩亦可以類推。故皆不錄。

中古文經歟。今存易經乃王弼傳費氏古文易。唐李鼎祚易集解亦用王弼本。古文今文本既無大異。別說

詳下。是今文易經雖亡而猶存也。伏羲作易文王分上下經所謂「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

百二十」。繫辭傳是也。六經之名已見莊子。天運篇皆周人舊題非起自漢。文王二篇為經。孔

子十翼本稱傳而非經。史記自序引易大傳曰可證。顧總稱之曰易經十二篇。是傳附經而亦稱經也。

孔子作十翼稱「子曰」者猶司馬遷作史記亦自稱「太史公曰」也。此是古人著書通例。有因此而疑十翼非

孔子作者不
思之過也。

易傳周氏二篇孫字也。

亡。儒林傳曰「田何授周王孫著易傳數篇」又曰「丁寬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

古義者蓋古文之義也。則西漢最初今文家不諱古文也。自此周氏至下丁氏皆易傳也。

凡班志注無師古曰者皆班固自注之文。以下類推。

服氏二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服氏齊人號服光。

亡。服光經典釋文敘錄注引作服先光先形近易誤。

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雷川人。

亡楊何見儒林傳。

蔡公二篇衛人，事周王孫。

亡。

韓氏二篇名嬰。

亡儒林傳曰：「韓嬰推易意而爲之傳，韓詩不如韓氏易深。」蓋饒寬傳曰：「蓋饒寬封

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經典釋文序錄曰：「子夏易傳三卷，七略

云漢興韓嬰傳。」以上釋文。唐會要載開元七年司馬貞曰：「案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又王

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以上見文苑英華。蓋韓嬰字子夏，非卜子夏

也。本戚庸拜經日記說崔應櫛吾亦盧二劉七略記之甚明而班志但云韓氏亦不同劉稿謂即鄧彭祖字子夏，臆說無據。

略之徵也。隋志曰：「易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則因子夏二字而傳會之，妄矣。清孫

馮翼、張澍、馬國翰、黃奭咸有輯本。若四庫經部易類著錄，子夏易傳十一卷，則宋以後人

僞作，非此書。

王氏二篇名同

亡。王同見儒林傳。

丁氏八篇名寬字子寬，梁人也。

亡。荀勗中經簿曰「子夏易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亦冊府元龜六百四引。案經典敘錄亦引中經簿說同而卷數不同。未詳何

阮孝緒七錄曰「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唐會要引或之者，疑之也。疑

丁作者，後起之誤。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陰陽

亡。名曰古者，以禮古經春秋古經論語古孝經古孔氏例之，蓋古文也。劉向別錄曰「所

校讎中古五子書，除復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壬子，凡五子，故

號曰五子。」初學記文部引隋唐志咸不著錄。今除見律歷志外，間見左思吳都賦注。

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亡。蓋古五子道訓也。詳錢塘淮南天文訓補注七略曰「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別錄曰「所

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二十篇。淮南王安聘善為易者九人從之採獲，故

中書著曰淮南九師言並王氏考證引是中書別錄七略共標三名而書名可更定之也。又晏

子春秋向敍錄稱除復重二十二篇定著八篇是篇數亦可不從原書之舊而更定之也。

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神輸五篇圖一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神輸者王道失則災害生得則四海輪之祥瑞

疑。雜八十篇者殆猶今之言雜纂也。名曰古者蓋古文也。沈欽韓曰「古雜八十篇即乾

鑿度稽覽圖之等。後書張衡歷言尙書詩春秋讖之謬妄而不及易則易說爲古書也。」

沈說存參。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說二篇京氏段嘉十二篇蘇氏曰東海人

爲博士晉灼曰儒林不見師古曰蘇說是也嘉卽京房所從受易者也見儒林傳及劉向別錄

殘。儒林傳曰「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

易卽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

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此向校六藝

僅見此疑師說之依託而非若班志於諸子之并原書斥言其依託也。然孟喜得易家候

陰陽災變書詐言師傳則此家本獨異也。嚴可均曰「孟喜受易家陰陽立十二月辟卦

其說本於氣，以準天時，明人事，授之焦贛。焦贛又得隱士之說，五行消復，授之京房。京房兼而用之，長於災變，布六十四卦於一歲中，卦直六日七分，迭更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獨成一家。孝元立博士，迄東漢末，費直行而京氏衰。晉代有猶傳習者，至隋志亡段嘉十二篇。唐志又亡災異六十六篇之四十三篇。歷宋入明，而漢志之八十九篇，僅存三卷。此由士夫隨俗，好言禎祥，諱言災變，占候非利祿所需，故古書日亡也。今輯易傳易占飛候五星風角等篇，雖京氏占候不盡此，亦大端具矣。其世應飛伏建積互游魂歸魂之說，晁說之能言之。至六日七分之法，見漢書本傳孟康注僧一行大衍歷議。則雖謂京氏易亡而不亡，可也。鐵橋漫稿嚴說頗審。清四庫不入經部，而入子部術數類，著錄京氏易傳三卷。漢魏叢書本學津討原本漢有兩京房，此乃漢書另有傳之京房，字君明，頓丘人，曾爲魏郡太守，亦見儒林傳，而非儒林傳楊何弟子之京房也。京房之學出於孟喜，殷嘉之學出於京房，故曰孟氏京房，曰京氏段嘉。然據儒林傳，段當作殷，師古注受當作授。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亡。此言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書家亦言大小夏侯章句各二篇。隋志曰：「梁邱施氏

亡於西晉、孟氏易八卷殘闕。舊唐志有、宋志無、則亡於宋矣。清馬國翰咸有輯本。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今計施孟梁丘今文經及章句、共三家、易傳周氏至丁氏、共七家、古五子淮南道訓合一

家、古雜一行爲一家、孟氏京房一行爲一家、合計適符十三家之數。此下六藝略家數略探樓正華君之說

其施孟梁丘三家經三十六篇、三家章句六篇、除圖不計、故合計適得二百九十四篇。桓

譚新論曰「連山八萬言、藏於蘭臺、歸藏四千三百言、藏於太卜。」御覽百八十一、北堂書鈔九十五、並引。蓋

此二書、西京中祕所不藏、又今存焦氏易林。焦延壽作、丁晏易林釋文考之甚詳當亦然。故七略俱不著錄、

而班志因之。然亦有中祕所藏而不著錄者、如易古文是、其故不明也。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

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師古曰、下繫之辭也、鳥獸之文、謂其跡在地者、宓讀與伏同。

易者、如也。廣雅釋言如其原來而記錄之者也。故通神明之德、則明於真如也。類萬物之情、則

明於物如也。谷永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漢書郊祀書

故自有易而中國羣化日進於昌明、易之時義大矣哉。

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

伏羲作易有卦無辭。文王增以卦辭爻辭，故分上下篇。王應麟曰：「重卦之人，王輔嗣等以為伏羲鄭康成之徒，以為神農。淳于俊云：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孫盛以為夏禹。史遷等以為文王。淮南子：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王說備已。淮南之言為長。要略伏羲作網罟，取諸離。神農作耒耜，取諸益。黃帝堯舜垂衣裳，取諸乾坤。以是言之，則伏羲作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變，明矣。六十四變者，六十四卦也。周增以六爻，則六十四卦，卦復各有六爻之變，凡三百八十四變爻矣。商周革命，易為謀本。故易經二篇者，文王之革命書也。

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序卦之屬十篇。

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司馬遷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繫辭文序卦說卦雜卦文。」

孔子世家張守節曰：「夫子作十翼，謂上彖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序卦說卦雜卦也。」

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章昭曰：伏羲文王孔子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切。世歷三古。孟康曰：易繫辭曰：易之興，其於中古乎。然則伏羲為上古。

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

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千古萬古而未有窮期。歷史學者，未完成之學。易學者，前聖未竟之緒。後聖有作，將與天壤同其不敝哉。

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

易爲卜筮之書，卜筮之書不焚，史記兩見。

漢興，田何傳之。

儒林傳曰：「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爲筮卜之書，獨不禁。漢興，田何以齊田徒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爲大中大夫。齊即墨成至城陽相。廣川孟但爲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史記儒林

傳略

訖於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

學官、博士官也。儒林傳曰：「丁寬梁人，從田何受易，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寬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宏，皆為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王先謙曰：「儒林傳贊言武帝立五經博士，易唯楊何、宣帝立施孟、梁丘易、元帝立京氏易。」

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師古曰：費音扶味反。

此二家，費氏古文，清四庫經部著錄周易正義本，是也。高氏今文，久佚。儒林傳曰：「費直東萊人，治易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高相沛人，治易與費公同時，有學，亦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隋志曰：「高氏易亡於西晉。」

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也。書言中以別於外耳。或脫去無咎悔亡。

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經，補其脫去，則三家經與中古文無大異。七略別錄是否有易古

文經不可考。而班志則因其與今文經無大異，不再著錄古經，是其省例也。然是蓋其篇章無大異，文字則大有不同者在。宋翔鳳周易考異、李富孫易經異文釋，俱可證。

惟費氏經與古文同。

後書儒林傳曰：「東萊費直傳易授琅邪王橫，爲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隋志曰：「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爲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爲之注。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經籍志雖然，今文易傳自商瞿，費氏易不詳所出。後世今文易絕，而王弼費氏古文易行，抑亦由災異卜筮應驗，隨世變改。惟妙得虛無之旨者，轉足安常而不變歟。

以上易

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爲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認作傳引序各篇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

五十七

殘。此孔壁古文尙書，孔安國所獻也。師古引僞孔安國書序，妄也。桓譚新論曰：「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御覽六八引劉向別錄亦曰：「五十八篇。」王應麟考證引數與班

志微異者，卷即因篇而殊名也。於今文同有之二十九篇，見下。加得多古文十六篇，見下。此新

論所以曰四十五卷也。於今文同有之二十九篇中，出康王之誥於顧命，是為三十，加多

十六篇，此班志所以曰四十六卷也。戴震王鳴盛皆謂新論除書序計之，非也。十六篇中，九共為九，

三十篇中，盤庚泰誓各為三，是為五十八，此新論別錄所以皆曰五十八篇也。武成逸篇，

亡於建武之際，班據見存。此班志所以曰為五十七篇也。徐養原頌石廬經說謂班不據見存，史籍十五篇，建武時已亡。

六篇，仍錄舊目，可證。然班志時有變更，七略舊文，未可一概論也。孔壁古文既出，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得多十六篇，見下。因

以起家教授。於是有古文尚書之學。儒林傳曰：「安國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

故。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

河南桑欽。」後漢書賈逵傳曰：「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逵傳父業。」儒林傳曰：「扶

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

世。」然十六篇既無今文，卒無師說。堯典正義引馬融書序遂逸。案古文周官左氏傳，西京咸有師說，故逸。

三國王朗傳曰：「王肅善買馬之學，而不好鄭氏為尚書詩論語三禮解。」清世學

者始大明東晉枚賾所獻孔安國古文尚書，出王肅偽造。丁晏尚書餘論最詳，惟謂肅係今文則說也。自唐五

經正義用枚本而鄭玄古文尙書亦亡。今列孔氏壁中古文枚本古文尙書各表如次。

- (1) 堯典一枚本分出舜典 (2) 舜典二 (3) 汨作三 (4) 九共四至十二凡分九篇 (5) 大禹謨十三 (6) 咎繇謨十四枚本分益稷 (7) 棄稷十五即益稷 (8) 禹貢十六 (9) 甘誓十七 (10) 五子之歌十八 (11) 胤征十九 (12) 湯誓二十 (13) 湯誥二十一 (14) 咸有一德二十一枚本太甲後次 (15) 典寶二十三 (16) 伊訓二十四枚本湯後誥 (17) 肆命二十五 (18) 原命二十六 (19) 盤庚二十七至二十九凡分上中下三篇 (20) 高宗彤日三十 (21) 西伯戡黎三十一 (22) 微子三十二 (23) 泰誓三十三至三十五 (24) 牧誓三十六 (25) 武成三十七建武之際七 (26) 洪範二十八 (27) 旅獒三十九 (28) 金縢四十 (29) 大誥四十一 (30) 康誥四十二 (31) 酒誥四十三 (32) 梓材四十四 (33) 召誥四十五 (34) 洛誥四十六 (35) 多士四十七 (36) 無逸四十八 (37) 君奭四十九 (38) 多方五十 (39) 立政五十一 (40) 顧命五十二 (41) 康王之誥五十三 (42) 聖命五十四當作畢命 (43) 棗誓五十五枚本文本

命後之

- (44) 呂刑五十六
- (45) 文侯之命五十七
- (46) 秦誓及書序五十八

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多十六篇、即鄭玄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表

- (1) 舜典 (2) 汨作 (3) 九共一 九共二 九共三 九共四 九共五 九共

- 六 九共七 九共八 九共九 (4) 大禹謨 (5) 棄稷 (6) 五子之歌 (7)

- 胤征 (8) 湯誥 (9) 咸有一德 (10) 典寶 (11) 伊訓 (12) 肆命 (13) 原命

- (14) 武成 (15) 旅獒 (16) 舜命惠棟曰當作畢命

枚本偽造古文二十五篇表

- (1) 大禹謨 (2) 五子之歌 (3) 胤征 (4) 仲虺之誥 (5) 湯誥 (6) 伊訓

- (7) 太甲上 (8) 太甲中 (9) 太甲下 (10) 咸有一德 (11) 說命上 (12)

- 說命中 (13) 說命下 (14) 泰誓上 (15) 泰誓中 (16) 泰誓下 (17) 武成

- (18) 旅獒 (19) 微子之命 (20) 蔡仲之命 (21) 周官 (22) 君陳 (23) 畢命

- (24) 君牙 (25) 冏命

今枚本舜典、尚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

以位」二十八字，非枚本原有，則又僞造中之僞造也。

經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

亡。此伏生今文尙書也。然以二十八篇合於古文，則又其亡中之存也。司馬遷曰：「伏生者，濟南人，故爲秦博士。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史記儒林傳班固儒林傳說同。劉歆曰：「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移太常博士書劉向別錄亦有此說。見但以爲武帝時事，則與王充論衡言「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不取，亦不盡同劉略之證也。」儒林傳及本志近世或謂伏生二十九篇，原有秦誓者，王引之經義述聞之說也。或謂伏生原無秦誓，二十九篇乃併書序計之者，陳壽祺左海經辨之說也。王是而陳非也。至今文書序有無，最爲聚訟。俞正燮癸巳類稿主無序之說，近劉師培答方勇書論秦誓答問，尙主此說，誤矣。而陳氏立十有七證，以明有序，則致精塙。惜其尙不知凡今古文書序，咸附於末，與秦誓合爲一卷也。歐陽經三十二篇者，盤庚分爲三，又析書序自爲一卷，故三十二。然序無章句，

故歐陽章句仍止三十一卷此可爲伏生今文書序不另析篇之證一也。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釋文此亦可爲孔壁古文書序不另析篇之證二也。故書序另析爲篇者後師之事也。揚子法言序附末篇此非仿書序附卷末之意乎。清孫星衍尚書古今文注疏江聲尚書集注音疏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咸勝舊疏。

伏生今文二十九篇表

- (1) 堯典合校本 舜典
- (2) 咎繇謨合校本 益稷
- (3) 禹貢
- (4) 甘誓
- (5) 湯誓
- (6) 盤庚合校本 三篇
- (7) 高宗彤日
- (8) 西伯戡耆
- (9) 微子
- (10) 泰誓
- (11) 惇誓
- (12) 洪範
- (13) 金縢
- (14) 大誥
- (15) 康誥
- (16) 酒誥
- (17) 梓材
- (18) 召誥
- (19) 洛誥
- (20) 多士
- (21) 毋斂
- (22) 君奭
- (23) 多方
- (24) 立政
- (25) 顧命合康王之誥
- (26) 鮮誓
- (27) 甫刑
- (28) 文侯之命
- (29) 秦誓及書序

傳四十一篇

殘。此伏生尚書大傳也。鄭玄曰「其徒張生歐陽生等共撰尚書大傳。」傳序大清四庫書類二附錄尚書大傳四卷補遺一卷。梁章鉅曰「其文或說尚書或不說尚書大抵如

易乾鑿度春秋繁露與尙書本義在離合之間。而因經屬旨其文辭爾雅深厚。古訓舊典。往往而在。直齋書錄解題言此書印板尙闕。是在宋世已無完本。近人編輯有孫晴川之駮孔叢伯廣林盧雅雨見曾孔本稍善。陳恭甫壽祺始撰成定本八卷。較之孫盧孔三本獨爲完備。退庵隨筆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亡。歐陽經三十二卷。書序不附末篇。另析爲卷。章句三十一卷者。書序無章句。仍附末篇也。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亡。經與章句卷數同者。書序皆附末篇。此歐陽與大小夏侯之異也。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亡。章句各分而解故不別也。儒林傳曰。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爲博士。由是尙書世有歐陽之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尙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尙

書有大小夏侯之學。隋志曰：「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清陳喬樞有歐陽夏侯遺說攷。

歐陽說義二篇

亡。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亡。蓋原止十篇，班注入劉向稽疑一篇，即并入此中，故十一篇。本傳曰：「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并傳亦合論亦記也。隋志同十一卷。本書五行志即向歆父子之遺說。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亡。洪範五行傳本伏生尚書大傳，蓋劉許皆有所記述而不同也。

周書七十一篇

周史記師古曰：劉向云周時謬訛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

殘。清四庫史部別史類著錄周書十卷。劉向所謂「孔子論百篇之餘」，故與尚書有文質之辨，尚書主文，而周書則近質也。周傾商政，陰謀不諱。晚周百家，此其權輿矣。後世或題曰逸周書，亦題曰汲冢周書，均失之。朱右曾曰：「周書存者五十九篇，并序為六十篇。」

較漢志篇數亡其十有一焉。晉孔暉注。唐初孔氏注本亡其二十五篇。師古據之以注漢志。故云今其存者四十五篇。師古之後又亡其三。故今孔注祇有四十二篇也。然晉唐之世書有二本。故劉知幾史通云周書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不言有所闕佚與師古說殊。其合四十二篇之注於七十一篇之本而亡其十一篇者。未知何代要在唐以後矣。周書校釋序朱說是也。今本自度訓第一至器服第七十說者謂加序一篇即漢志七十一篇之舊也。朱氏有周書校釋。近劉師培著周書補正尤多所是正。

議奏四十二篇

宣帝時石渠論章昭曰闕名也於此論書

亡。儒林傳曰石渠論書者林尊歐陽地餘周堪張山拊假倉等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

入劉向稽疑一篇師古曰此凡言入者謂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與此同

一今計古文經一家今文經傳合一家書春秋今文分家皆出班注故不與易詩各有三家經同例歐陽大小夏侯章句

解故義說共三家劉向許商兩家周書議奏兩家合計適符九家之數歐陽經三十二卷

王氏補注本作二十二卷誤故合計四百二十二篇多十篇至於師古所云新入者書家之劉向稽疑一篇小學家之揚雄杜林三篇儒家之揚雄所序三十八篇賦家之揚雄八

篇皆班氏所新入也。蓋據西京中祕所藏者而入之。其所不藏者不入也。說詳例言。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師古曰：上繫之辭也。故書之所起遠矣。

書者，如也。說文敘。易書固同源也。圖書疊韻，故亦同源也。河圖洛書事出荒古。然推佛氏唯識之旨，金石無生之物，咸有意識。則天地自然之文，秩然可徵。會而通之，故乾陽坤陰，奇偶勝負之數，足盡萬有之情狀。是之謂易。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古之圖象，積世積人，居然稠疊而成篇，是之謂書。此皆可遠跡蠻荒，返證靈府，而昭信不貳，豈待魏世張掖出石圖，文字燦然，而後悟河洛自有圖書哉。

至孔子纂焉。孟康曰：纂音撰。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

易大傳曰「伏羲氏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下繫之詞。蓋孔子居春秋列國紛爭之世，故書首唐虞，示欲變民。然篇終秦誓，取繆公之悔過，而秦卒以霸。此亦老子「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之旨也。司馬遷曰「孔子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孔家子世。此古文尚書說也。揚雄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如書序，雖孔子未如之何矣。」法言問神篇。此今文尚書說也。雄意序非孔子作，但仍周史之舊。班

志不然，故司馬遷之說。論衡正說篇曰：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壁中。蓋書序有百篇，不必書數，實有百篇。孔安國目錄，孔壁書有

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

伏生藏書得書，已詳前。儒林傳曰：「伏生求得書，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齊今文學，魯古文學，此亦一徵。

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師古曰：家語云：孔臧字子襄，思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

今孔子家語孔叢子皆王肅依託孔壁藏書之事。師古引之，非也。陸德明經典釋文曰：孔子世家之孔忠，忠惠形近而訛。武帝末，當爲武帝初之訛。恭王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薨於武帝元光六

年。本書諸侯王年表曰：元朔元年，安王光嗣，則恭王當薨於元光末。而此云武帝末者，猶秦誓後得，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明敍於武帝元朔五年詔書之前，而別錄乃云武帝末，民有得秦誓於壁內者。書偽孔序正義引。

正同一訛也。景十三王傳曰：「恭王初，此云初者，追敘恭王生前之詞，此類筆法，左傳最

時當從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

文經傳。「說文敘曰：「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然

史記不載此事者，五宗世家此司馬遷之特識，非班范以下可同論也。詩亡而後春秋作，史記

貫之微旨，故史記於屈原賈生相如之辭賦，多所甄錄，獨於賈生陳政事疏，仲舒賢良策，闕

焉弗載，則推其意，不記魯恭王得壁中書者，蓋亦以為此恆事耳。儒生經師傳之，無煩史家

載筆者也。近世或據以攻孔壁古文失之。

安國獻之。

司馬遷曰：「孔氏有古文，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謂以此起家也。逸書得十餘篇。即十

視尚書茲多於是矣。」林史記儒傳劉歆曰：「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

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移太常博士書夫孔壁書出於武

帝初年，安國以今文讀之而起家，明需時日，故至天漢之後，方獻之。安國於元朔末，為武

帝博士。元朔五年，武帝下詔，而公孫宏請郡國舉有文學者，兒寬傳曰：兒仕至臨淮太守，

蚤卒。孔子世家然臨淮郡武帝元狩六年置。則安國出守當在元鼎間。計自元朔末至天漢初。

相距二十四年。顏回以四十二歲而卒。史記仲尼弟子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至復麟之年孔子七十二歲。時乃卒。別有考。猶稱蚤

死。以此推之。安國或少年博士。壯歲橫俎。亦無不可。至天漢後之理也。闕里考曰。安國少學詩於申培。公受

尚書於伏生。年四十為諫議大夫。事漢武帝為侍中。後自博士遷臨淮太守。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未審何據。錄以存參。王鳴盛曰。荀悅漢紀作安國

家獻之。尚書後案王氏又謂宋本文選劉歆移書亦有家字。或安國身後命家獻之歟。

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武帝自戾太子巫蠱事興。文事武略。不復見諸桑榆暮景。故劉歆曰。「遭巫蠱倉卒之難。

未及施行。」移書太常博士班志因之。然武帝尊儒。本循虛聲。相公孫弘黜董仲舒。其明驗也。故

自言尚書樸學弗好。儒林傳則古文近於為實。宜更厭抑。不及施行。原無足怪。惟後之為臣

者不能不為掩護過短。故藉口巫蠱之事。亦未可知。則此事似不可拘泥而論矣。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師古曰。召讀曰邵。率簡二十

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揚雄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法言問神篇管禮耕曰。「蓋謂書序有

百而酒誥則無序、非謂尙書闕酒誥也。其實無序者、不獨酒誥、子雲舉一以例其餘耳。後人見其語與脫簡之辭相類、遂合爲一談、誤矣。操殷齋遺書一闕若璩曰「蓋伏生寫此二篇、

酒誥率以若干字爲一簡。召誥率以若干字爲一簡。三家因之、而不敢易也。向据中古文、

校外書、以此之所有、知彼之所脫。竊以上下相承文理言之、則二十五字乃酒誥之簡。二

十二字乃召誥之簡。酒誥脫簡一、則中古文多二十五字。召誥脫簡二、則中古文多四十

四字也。尙書古文疏證七

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七略曰、「尙書直言也。」初學記文部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明古之號令、直自上發、無相對論

難之餘地也。立具者、猶言叱嗟立辦也。爾依也。據大戴禮小辨篇盧注雅、典記也。古今語者、本爲今

語、而依託於古言。爾雅一書、即以明其法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王制曰「樂正崇四術、

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蓋古者號令、視民所習、依託典記、順循古道、則文書

立具、而聽受奉行、亦昭灼不惑也。然王莽符命、爾雅依託。本傳則聖知之法窮矣。

以上書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后

亡。此三家詩今文經也。齊召南曰「應說非是。后蒼傳齊詩者非其始也。齊詩始於轅固。」

考證 漢書 王引之曰。「魯齊韓三家蓋以十五國風為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為七卷前六十一

卷後十四大雅三十一篇為三卷前二十篇為二卷三頌為三卷合為二十八卷周頌三

十一篇每篇一章視國風小大雅魯商頌諸篇章句最少故併為一卷序冠篇首則不別

為卷矣。」已詳義述聞七案三家詩序齊不可考韓詩序王氏經義述聞

魯故二十五卷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它皆類此今

亡。王先謙曰「儒林傳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是魯故即申公

作。」隋志曰「魯詩亡於西晉」陳喬樞曰「史記儒林傳言漢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

從師入謁於魯南宮又言申公以詩教授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是三家之學魯

最先出其傳亦最廣有張唐褚氏之學又有韋氏學許氏學皆家世傳業守其師法終漢

之世三家並立學官而魯學為極盛焉魏晉改代學官失業齊詩既亡而魯詩不過江東

其學遂以寢微。魯詩遺說考序陳說是也。詳其所著魯詩遺說攷。

魯說二十八卷

亡。

齊后氏故二十卷

亡。王先謙曰「后蒼也。轅固再傳弟子，詳本傳。」隋志曰「齊詩，魏代已亡。」故三家詩之失傳，齊詩亡最早。陳喬樞有齊詩遺說攷。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亡。王應麟曰「孫氏未詳其名。」

齊后氏傳二十九卷

亡。王先謙曰「蓋后氏弟子，從受其學而為之傳。如易周氏傳書，伏生大傳之例。」

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亡。

齊雜記十八卷

亡。

韓故三十六卷

亡。王先謙曰：「此韓嬰自爲本經訓故，以別於內外傳者，故志首列之。」陳喬樞有韓詩遺說攷。

韓內傳四卷

亡。王先謙曰：「儒林傳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則內外傳皆韓氏依經推演之詞。」隋志：「韓詩雖存，無傳之者。」至南宋後，韓詩亦亡，獨存外傳。

韓外傳六卷

存。清四庫經部著錄韓詩外傳十卷，蓋隋志以後，皆稱韓詩外傳十卷。梁章鉅曰：「今本非唐宋之舊，書中未引詩詞者，凡二十八處。」又文選注所引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者七十餘家，及漢皋二女事。漢書王吉傳注引曾子喪妻事，又曾慥類說卷三十八引東郭先生知宋將亡事，又閔子騫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語，又顏回望見一疋練事，又孔子

謂君子有三憂語。又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小人之行也云云。凡五條，皆今本所無。則闕文脫簡，均所不免。汲古閣本尤多所竄改。近新安周霽原廷案有校注本，多所訂正。退庵筆記梁說是也。趙懷玉亦有輯佚文，附本書後。

韓說四十一卷

亡。

毛詩二十九卷

存。此毛詩古文經也。古文經傳別行。王引之曰：「毛詩經文當爲二十八卷，與齊魯韓三家同。其序別爲一卷，則二十九卷矣。」小雅南陔白華華黍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鄭箋曰：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毛公爲詁訓傳，乃分

衆篇之義，各置於篇端。此爲毛詩本經，原以諸篇之序合編一卷之證。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存。清四庫著錄毛詩正義四十卷，內毛亨傳是也。馬瑞辰曰：「散言則故訓，傳俱可通稱。對言則故訓與傳異。連言故訓與分言故訓者又異。故訓即古訓，烝民詩「古訓是式。」又作古訓。說文詁訓，故言也。蓋詁訓第就經文所言者，而詮釋之，傳則並經文所未言者。」

而引伸之、此詁訓與傳之別也。詁訓本爲故言、由今通古、皆曰詁訓。亦曰訓詁。而單詞則爲詁、重語則爲訓詁。第就其義旨而證明之。訓則兼其言之比興而訓導之、此詁與訓之辨也。毛公釋詩實兼詁訓傳三體、故名其書爲詁訓傳。嘗卽關雎一詩言之、如「窈窕幽閒也。淑善、逖匹也。」之類、詁之體也。「關關和聲也。」之類、訓之體也。若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則傳之體也。」毛詩傳馬說是也。孔穎達曰、「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詩疏蓋經傳合編、始後漢時。王引之曰、「經二十八卷、序一卷、是二十九卷也。毛公作傳、分周頌爲三卷。又以序置諸篇之首、是三十卷也。」經義述聞、案陳奐說同、王先謙曰、魯齊韓毛四家詩、成十五國風十三卷、是三十卷也。邶鄘衛共一卷、毛作詩傳、析邶鄘衛風爲三卷、故爲三十卷、此又一說也。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今計齊魯韓今文經、及故說雜記內外傳、共三家、又加齊后氏齊孫氏兩家、毛詩古文經傳一家、合計六家。其齊魯韓三家經八十四卷、故合計四百一十五卷、少一卷。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詠者永也。永長也。永歌所以長言之。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

此明詩歌合一、而有爲言爲聲之不同。言者如常語也。聲則有曲折、或一言而轉以數聲也。

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古之邇人、以木鐸記詩。文說故劉歆與揚雄書曰、「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道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宋代語僮謠歌戲。」附方言食貨志曰、「春秋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案亦見公羊

注傳此皆記古采詩官之事也。蓋書重朝廷、詩詳民間。此詩書之教、所由尚也。

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

司馬遷曰、「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子世

林傳王式說同。蓋孔子刪詩三百十一篇、子夏作詩序時、六笙詩猶未亡也。釋文沈驥曰：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

序是子夏毛公合作。漢世除其亡篇、故曰三百五篇也。

遭秦而全者、以其誦諷、不獨在竹帛故也。

劉歆曰、「詩先師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

也。

也。

成。「移書太常博士」是亦幸而得全耳。

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師古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已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最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

儒林傳詳之。韓生者，韓嬰也。三家詩之齊魯皆以地方名。韓獨以人姓名。荀悅漢紀稱

「轅固爲詩內外傳」，蓋本志不著錄。或言在齊后氏傳中無據。楚元王傳曰：「元王好書，多材藝，少時

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者，孫卿門人也。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

爲博士。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此魯詩師承甚明。故曰：「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與

如也。王念孫說

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儒林傳曰：「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鄭玄曰：「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

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詩陸璣曰：「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

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

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草木蟲魚疏

以上詩

禮古經五十六卷

殘。此禮古文經也。僅十七篇與今文經同。禮鄭注 異文見儀餘並亡逸。二戴記中劉歆曰：「魯恭

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移太常博士書篇即卷也。本五十六篇，除

與今文經同者十七篇，故曰逸禮三十九篇。鄭玄曰：「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

五十六篇。」論六藝鄭說尤備。或據昏義言：「禮始于冠，本于昏，重于喪祭，尊于朝聘，和於

鄉射。」又禮運一則曰：「達于喪祭射鄉冠昏朝聘。」再則曰：「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

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因謂今儀禮十七篇已完足。古經三十九篇，出劉歆言。禮鄭注 鄭懿辰

論妄也。姑無論今逸禮書闕難徵，即以冠昏喪祭朝聘鄉射八者而可總攝今文禮十七

篇，則安知其不更可總攝古經三十九篇乎。况禮運兩言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八者之前，

尚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大有事在，正古經所以不得不多耳。詩最易誦習，漢興傳

者猶不能獨盡，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書禮俱難盡傳，復何疑哉。

經七十篇后氏

存。此禮今文經也。劉歆曰：「此七十與後七十皆當作十七，計其篇數則然。」劉說是也。儀禮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記。其有記者，十有三篇，以易有大傳十翼，併目爲經。前見則十三篇之記附於經，而記亦爲經矣。禮經本亦稱記，詳桂馥說又義證。或以此當記百三十一篇之殘餘，失之。清四庫著錄儀禮注疏十七卷，胡培翬有儀禮正義遠勝舊疏。

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殘。此禮古文記也。

前尚書首列古文經，次今文經，又次記，其次相似而實不同也。

張揖曰：「叔孫通撰

置禮記文不違古。」

上廣雅表

豈亦先有今文，後傳古文而同符耶？鄭玄曰：「漢興，高堂生得

禮十七篇，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

禮記正義引六藝論

又曰：

「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戴聖傳

記四十九篇。」

同上引六藝論

又曰：「奔喪、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漢興，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

說，因合于禮記耳。」

禮記疏引鄭目錄

又曰：「投壺亦實曲禮之正篇也。」

同上引鄭目錄

由此言之，則

戴記者，後起禮家所集，而兼糅合古文逸經者也。

禮器曰：曲禮三千，鄭注：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此鄭以曲禮爲即禮經之證。

然此蓋鄭處漢末，已不見古文記，而為此言也。許慎五經異義稱二戴為今禮，亦同。且漢

氏，古文也。其各據所見不同如此。戴記為古文之證頗多，司馬遷以五帝德帝繫姓為古文。史記五帝本紀云：易孟

戴禮有之。其證一，本志明言禮古經出魯淹中。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承上古經而言。而

小戴記之月令明堂位，別錄屬明堂陰陽。其證二，則豈獨其間有糅合逸經者為古文哉。

成帝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本書梅福傳則凡禮記明皆

古文。二戴先成帝之世，當宣帝世。見儒林傳。豈便特異。且穀梁後為今文，則禮記之後為今文，亦宜

也。凡諸經記，原本皆古文。後易而隸書，遂為今文耳。彼今文古文之爭，非其本然也。故別錄有大戴禮藝文類聚五十五又有禮記四十

九篇，篇次與今禮記同名。釋文敘錄：然釋文謂非小戴禮，則妄也。後書橋玄傳曰：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仁即傳小戴記者。此可破隋志言馬融於小戴增益三篇之謬。戴震已言之。

是必大小戴記分見別錄，而漢志本七略舊文，但存古文篇數，明可攝彼二戴也。隋志引晉司空陳劭謂二戴五刪之說。錢大昕已闢其謬。錢大昕曰：「合大小戴所傳而言，小戴記四十

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為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

百三十一之數。廿二史考異：案陳壽祺左海經辨：邵懿辰禮經通論：黃以周禮書通攷：皮錫瑞三禮通論：均反對此說。坐未審耳。王聘珍曰：「禮

察保傳語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賈誼有取於古記，非古記探及新書也。三朝記曾子

察保傳語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賈誼有取於古記，非古記探及新書也。三朝記曾子

乃劉氏分屬九流，非大戴所哀集也。

大戴記序

其說皆是也。月令非呂覽月令。蔡邕王肅

王制非漢文博士所作之王制。

孫志祖讀書記

更不待言也。其間篇章多有相同。陳壽

海經辨曰：二戴記有投壺哀公問兩篇，篇名同。大戴之曾子大孝篇，見小戴祭義，諸侯登廟

篇見小戴雜記。朝事篇自聘禮諸侯務焉，見小戴聘義。本事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殺以

制節，見小戴喪服四制。其他篇目尚多同者。案陳氏於白虎通蔡邕月令所引

諸侯遷廟而外，史子混陳。史有夏小正周書之證。法文王官人，世本之五帝系，子有曾子

年問禮三本。則本七十子後學所記，叢雜無序，雖重出者亦劉班所不敢刪也。

公符篇明綴孝昭冠辭以下，其傳者附益歟。王應麟謂探自後世小戴記僅存，大戴記殘

闕。王仁俊曰：「漢時大戴八十五，今止三十九。諸書所稱逸禮皆大戴也。」如通典嘉禮引

立唐以後大戴不今考其在三十九篇外，逸篇可徵者，如學禮。見賈天子巡狩禮。內宰朝

貢禮。聘禮朝事儀。覲禮烝嘗禮。射人中霽禮。月令王居明堂禮。月令古大明堂禮昭穆篇

續漢志注亦引之。說在祭祀志述明禘於太廟禮。少牢饋食禮注禘于大廟禮禮運記。白

堂月令論詩靈臺疏引政穆篇。即此所以扶成五性也。別名記。白虎通聖人篇。又封公侯篇。詩明堂曾子記。白虎通五帝紀。白

雍辟王度記。曲禮疏。雜記注。鬱人疏。詩干旄疏。引五經異義。轉引白王霸記。大司瑞命記。馬注

論 三正記 少牢饋食禮疏白虎通社稷 泰山威德記 隋書牛 諡法 御覽五百六十二文苑

號 引作號 同北堂書鈔九十三引作諡法篇風俗 共二十三篇 又曲禮 漢書儒林王式傳

大 文王世子 詩標有梅函譜疏皆 禮器 御覽五百二十九引五經 諸書皆引入大戴 是大

戴有此三篇而今佚矣合之共二十六篇 漢時爾雅在禮中 公羊宣十二年傳注引禮天

可 證一 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釋親文為禮親屬記風俗通聲音篇引釋樂文為禮樂記 可

證二 趙注孟子館甥引妻父曰外舅兩語以為禮記可證三 臧庸 壽祺 據廣雅表謂禮有

稀爾 卓識 漢志爾雅三卷二十篇再合之恰符所逸四十六篇之目 見上王氏禮記篇目考

不以爾雅二十篇充數 今以其說尙有難通特足成之如此人若釋文敘錄引別錄曰古文

記二百四篇 此當據凡漢世所得古文記而言記百三十一篇合明堂陰陽三十三篇 王氏

已具百三十一篇 樂記二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隋志曰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之十一

子三朝記七篇 王氏史記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四十四篇 此當據劉向

後所校得者言之 禮記喪服四制合五種之數當得二百十五篇 亦止得者 少四篇矣然則

劉向別錄必以古文不復分載而二戴記之漢志古文愈可明也 錢大昕 陳壽祺俱見四制惜

從而不知分別觀之 故黃以周禮書通故並詆錢陳 是記百三十一篇猶班班可考也 記書

雅等別出孔子三朝本也 唐後大戴禮無傳學者 此亦中國禮教自唐而衰之徵也 清四庫

著錄禮記正義六十三卷。孔廣森汪照皆有大戴禮補注。王聘珍大戴禮解詁較勝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

殘。劉臺拱曰：「今小戴月令明堂位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而大戴記之盛德實記古明堂遺事。此三篇其僅存者。」漢學拾遺然則此三十三篇者必有記百三十一篇中之重篇在矣。

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也。

亡。隋志作王氏史氏似誤。廣韻曰王史複姓。

曲臺后倉九篇如淳曰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為記故名曰曲臺記。漢官曰大射于曲臺晉灼曰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也。

亡。儒林傳曰：「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為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之記。」文選注六十引三輔黃圖明言：「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

是晉灼說西京無太學，非也。

中庸說二篇

亡。以志既有明堂陰陽，又有明堂陰陽說為例，則此非今存戴記中之中庸明也。

明堂陰陽說五篇

亡。

周官經六篇

存清四庫著錄周禮正義四十二卷孫詒讓周禮正義精博遠勝舊疏荀子曰「刑名從

商爵名從周」楊倞注「爵名從周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正名篇蓋是也故曰

三代雖亡治法猶存也漢文帝得魏樂人竇公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武帝議封

禪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事史記封禪書河間獻王亦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作樂

記隋志曰「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

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蓋漢猶先得其一章後得其全書而復不完也後漢

書儒林傳太平御覽學部引揚物理論俱謂周官出孔壁孫詒讓已辨其誤或謂周官即尚書之周官馬融鄭玄已斥其失然

周官周禮異名者班志蓋本七略故稱周官經王莽居攝三年九月劉歆為羲和與博士

諸儒議云「發得周禮以明殷監」見莽傳故荀悅漢紀曰「劉歆以周官經六篇為周禮

王莽時歆奏以為禮經置博士」卷二此亦可徵歆奏定七略與仕莽朝絕然兩事而末

世妄人詆歆為莽偽造周官一書非真吠影吠聲之談哉

周官傳四篇

亡傳者對經之名則西漢傳周官經者所為蓋如尚書大傳之類也漢人讀書有二法其一曰訓詁舉大義通儒以徧讀羣經百家之書者也其二曰章句義理所謂章句鄙儒則即經生博士抱一經以登利祿之途者也尚書大傳非章句也左氏傳初亦以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丁寬治易亦訓詁舉大義蓋西漢初師風尚如是以此相例則周官傳雖亡猶可推而知漢武時諸儒及河間獻王皆嘗刺取周官著書則周官不與書禮二經之逸篇絕無師說者同科宜至劉歆而得立於學官博士也誰謂周官西漢無傳授者哉論正變發已類稿有此說近劉師培有西漢周官師說考二卷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殘七略本列在兵權謀家班氏出彼入此也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司馬遷曰一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史記司馬穰苴傳隋志兵家司馬法三卷清四庫兵家著錄一卷鄭注中庸索隱

行怪引司馬法文

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

亡。史記封禪書或有採取於是者。

封禪議對十九篇

亡。

漢封禪議羣祀三十六篇

亡。

議奏二十八篇

石渠

亡。沈欽韓曰：「石渠禮議、唐時尙存。詩既醉疏、禮王制疏俱引石渠論、通典尤多所引。」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

入司馬法一篇
百五十五篇

今計古文經古文記、合一家、今文經一家、明堂陰陽至明堂陰陽說、共五家、周官經傳合一家、軍禮司馬法以下、共五家、合計十三家、經七十卷、正作十七篇、合計五百五十四篇、少一篇。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

師古曰：序卦之辭也。錯置也。

此約文言之也。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後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豐禮古今字，豐者蠡也。爾雅釋魚釋文：「蠡或作蠡。朱駿聲曰：「蠡當爲蠡之或體，皆豐蠡可通之證。蓋蠡者蛤蜊也。蠡從豆上，正象蠡形也。」蠡者，蠡也。說文：「蠡，蠡也。廣雅釋器：蠡，瓢也。」案：一瓢，蠡爲二，謂之蠡也。夫婦之所以合昏也。昏，通蠡。故禮始於夫婦也。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

而帝王質文，世所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師古曰：委曲防也。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禮記：周禮經三百，威儀三千，乃謂冠婚吉凶蓋儀禮是也。

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蓋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文質代變，帝王亦應時之芻狗耳。禮經三百，威儀三千者，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實一也。禮經具在，無煩贅釋。即士禮十七篇。威儀則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之屬也。王應麟曰：「朱文公從漢書臣瓚注，謂儀禮乃經禮也。曲禮皆徵文小節。」若夫三百，舊說有以周官三百六十當之者，誤也。

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

孔子追跡三代之禮，故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

之。吾從周。」禮記中府記是故禮者包三代之言，不獨周也。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

其籍。」上萬章此班志所本也。然諸侯去之，而周室抱殘守缺之史猶存也。春秋戰國之史皆隸王官，非諸

侯之臣。詳章炳麟檢論春秋故言。故孟子猶曰：「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不然，孟軻惡自而聞之哉。莊

子曰：「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天下荀子曰：「循法則度量刑辟

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

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榮尊百吏亦百史也。諸侯雖去其籍，而百史之守，未盡

墜於地也。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論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是亦俱可互證。不然，何待秦火而

付之一炬哉。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

官。

士禮十七篇，即今文經十七篇也。高堂生者，謝承曰：「秦季，魯人高堂伯，」則伯其字也。

史記儒林 傳索隱 高堂生授二戴慶普儒林傳詳之。

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蘇林曰里名也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

記所見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瘡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師古曰瘡與愈同愈勝也

劉敞曰「學七十篇當作與十七篇文相似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劉說是

也禮古經出淹中者河間獻王所得隋志曰「古經出於淹中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

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是也其出於孔氏者魯恭王壞孔壁所得而

孔安國獻之也論衡佚文篇曰魯恭王發孔子宅得禮三百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說復微異鄭玄曰「後得孔氏壁中河間

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亦二事並舉也以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其比於

三代之禮良多殘闕然比於士禮十七篇則所差懸殊故曰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

制雖不能備猶瘡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也惜哉終漢之世三十九篇古經莫為

傳說名曰逸禮而終逸矣雖明堂陰陽王史氏記亦盡逸矣使後之人觀古不詳莫遺憾

甚矣近劉師培有逸禮考未刊

以上禮

樂記二十三篇

殘。小戴記有樂記篇。孔穎達曰：「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為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略有分焉。十一篇入禮記，在劉向前也。至劉向為別錄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總為二十三篇也。別錄十一篇下次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招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是也。」樂記疏惜此十二篇不入戴記而竟亡也。

王禹記二十四篇

亡。王禹事見後。

雅歌詩四篇

亡。

雅琴趙氏七篇

名定，渤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

亡。別錄曰：「宣帝元康神爵間，能鼓琴者渤海趙定。」藝文類聚四十四

雅琴師氏八篇名中東海人師曠後人

亡別錄曰「師氏雅琴者名忠東海下邳人」北堂書鈔一百九師曠後者古者學以世傳蓋出

於家學也。

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亦魏相所奏也與趙定俱召見待詔後拜為侍郎

亡別錄曰「雅琴之意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藝文類聚四十四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頌七篇

今計家數篇數悉符。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師古曰豫卦象辭也殷盛也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

有名。

樂者樂也。凡樂樂其所生。本書禮樂志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大戴禮三本通典曰

「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大淵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

作大濩周武王作大武周公作大勺又有房中之樂歌以后妃之德。」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師古曰孝經載孔氏之言二者相與並行。

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

師古曰：眇，細也。言其道精微。節，在音律，不可具於書。眇亦讀曰妙。

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

此言樂至周末而亡也。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樂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蓋音與樂不同、故子夏云然也。帝王作樂、原以告成功於神明。干戚羽旄、皆古之武器、故亦神樂亦軍樂也。戰國紛爭、則告成功於神明也難。重以戰術進步、戰國比春秋迥不相侔、更何論乎周初、此雅樂根本消滅之由也夫。

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

師古曰：鏗，音初耕反。

服虔曰、「制氏魯人、善樂事也。」

本書禮樂志注。

世在樂官者、即荀子所謂「不知其義、謹守其

數、父子世傳、以持王公」者也。三代之制、在官世業。西漢而後、此風替矣。

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師古曰：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餌。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

魏文侯受經於子夏，作孝經傳。六國之君尊儒好古，莫文侯若也。故戰國初世，魏最強。其後弱者，後嗣之衰也。齊召南曰：「竇公事見正史，必得其實，但桓譚言百八十歲，則可疑也。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而卒時爲周安王十五年，自安王十五年計至秦二世三年，卽已一百八十一年矣。又加高祖十二年，惠帝七年，高后八年，而孝文始卽帝位，則是二百零八年也。竇公在魏文侯時已爲樂工，則其年必非甚幼。至見文帝，又未必卽在元年。則其壽蓋二百三四十歲矣，謂之百八十歲，可乎。」漢書齊說甚辨而確。以此例之，則老子壽二百餘歲，亦非不可有之事也。周官者，其書蓋合百官之制而成，散之，則仍分寓於各官之守。竇公有書，其一徵也。

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師古曰：數音所角反。獻二十四卷記。

此即王禹記二十四篇、亦名樂記者也。與二十三篇樂記絕不相蒙、不可不辨也。王禹記作自河間獻王與毛生等。毛生蓋即毛萇、爲獻王博士、號曰小毛公者歟。獻王好儒、多得古書、詳本書禮樂志及河間獻王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然史記景十三王傳、記獻王事甚略、則亦如記魯恭王事以記之也。說詳前論魯恭王事。

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寢以益微。師古曰：漸也。

言古樂記與王禹記不同、因是王禹記遂益以漸微也。

以上樂

春秋古經十二篇

存。此左氏春秋古文經也。河間獻王立左氏春秋博士。三本書景十王傳許慎曰、「北平侯張蒼

獻春秋左氏傳」。說文敘蒼遠在獻王前、蓋經亦蒼所獻也。十二篇者、春秋十二公、公各爲

一篇也。莊子天道篇釋文：一云春秋十二公經。左氏明有古經、故今文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劉歆傳後漢書范升傳晉書王

傳接者妄也。

經十一卷 公羊穀梁二家

存。此公羊穀梁一家春秋今文經也。何休曰：「繫閔公篇于莊公下。」公羊閔二年傳蓋一家以閔公事短，不足成篇，併合之，故十一卷。卷亦篇也。

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

存。孔子家語曰：「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

爲之傳，共爲表裏。」左傳杜序正義引陳沈文阿曰：「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云，此真孔子家語觀周篇也。嚴氏者，

嚴彭祖也。漢興，張蒼獻左氏傳，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蓋非事實。亦稱春秋古文。故

司馬遷曰：「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史記吳世家案劉歆傳

春秋左氏傳。桓譚曰：「左氏傳之與經，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有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

十年不能知也。」御覽六百一十引新論班固曰：「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劉歆

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本書楚元王傳故沈欽韓曰：「戰國諸

子嘗觀春秋傳而成書，如韓非姦劫弑臣篇，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

聞王病而反。」云云。此全依左氏傳也。故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鐸椒虞卿呂不韋之徒，

各据據春秋之文以著書。」是先秦周末，並鑽研窺望其學，獨屈抑於漢耳。漢書疏證沈說以

左氏不立學官爲屈抑未必盡然終漢之世經傳別行服虔左氏傳注猶不言經是其驗也杜預作經傳集解而後遂不別行左傳疏清四庫著錄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然劉文淇

左傳正義遠勝孔疏輒近佻說流行能駁正者章炳麟春秋左傳讀敘錄最精詳史記十

年表曰魯君子左丘明蓋以內外傳中君子曰左丘明自稱也韓非子外諸說左上篇引宋襄公泓之戰事有君子曰雖誤然必因左氏有此文而誤矣妄人謂君子曰皆劉歆僞竄真也

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古曰名高

存公羊傳授儒林傳詳之清四庫著錄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陳立公羊義疏遠勝

舊疏

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古曰名喜

存尸子曰穀梁俶傳春秋十五卷元和姓纂一屋穀梁姓下引漢止十一卷者蓋後師有所刊落

也新語道基篇引穀梁傳今傳無之即其證然穀梁子一人四名曰俶又誤曰喜別本漢書又誤作嘉曰賓論衡案曰赤

殆聲之訛轉也桓譚新論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

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御覽六此公穀之先後也班志先公羊者

蓋以其傳學之盛歟。清四庫著錄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鍾文蒸穀梁補注未佳。

鄒氏傳十一卷

亡。鄒或作騶。王吉能治騶氏春秋。見漢書本傳

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師古曰：夾音頰。

亡。有錄無書者。蓋二劉雖著錄，而西京祕府無其書也。隋志曰：「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

氏亡。」然後書范升傳曰：「春秋之家，又有騶夾，今左氏得置博士，騶夾並復求立。」則

祕府雖亡，則其私學仍未絕也。沈欽韓說

左氏微二篇。師古曰：微謂釋其微指。

亡。沈欽韓曰：「微者春秋之支別，顏籀解非。」

鐸氏微三篇。楚鐸也。太傅傳

亡。司馬遷曰：「鐸椒為楚威王傅，為鐸氏微。」十二表別錄曰：「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

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王應麟攷證引

張氏微十篇

亡。

虞氏微傳二篇趙相

亡。別錄曰「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王應麟攷證引

公羊外傳五十篇

亡。沈欽韓曰、「蓋董仲舒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類。」然春秋繁露一書、本志無明文。

穀梁外傳二十篇

亡。

公羊章句二十八篇

亡。

穀梁章句二十三篇

亡。釋文敘錄曰、「尹更始穀梁章句十五卷。」是西漢為穀梁章句者。但尹書本志無明文。

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亡。公孫弘學春秋雜說。史記平津侯傳弘習公羊蓋此類。

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亡。沈欽韓曰、「顏安樂所說，熹平石經公羊碑有顏氏說。」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亡。後書應劭傳曰、「董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

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

亡。儒林傳曰、「蕭望之等平公羊穀梁同異。」後書陳元傳曰、「孝宣爲石渠論而穀梁

氏興。」

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存。司馬遷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自史記班固曰、「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

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司馬遷傳贊韋昭曰、「丘明復采錄前世穆王

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國語解敘，案本書律歷志稱春秋外傳劉

照釋名亦曰國語，曰外傳，論衡案書篇曰：「國語，左氏之外傳也。」清四庫史部雜史類著錄國語二十一卷。以宋天聖明道

龔麗正有國語韋昭注疏董增齡有國語正義

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分國語

亡。本舊有國語而分之，故曰新國語。即重行編定之書也。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

亡。劉向曰：「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所記。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

凡十五篇。」史記集解序索隱引案本書司馬遷傳贊後漢書班彪傳說略同趙岐孟子滕文公篇注引古紀世本史通書志篇曰一曰撰世本式辨諸宗雜述篇曰二世

本室。蓋俱本別錄。顏之推曰：「皇甫謐帝王世紀說世本左丘明所書而有燕王喜漢高祖

由後人所屬，非本文也。」顏氏家訓書證篇蓋皇甫氏誤讀漢書司馬遷傳贊而云丘明作也。豈

知司馬遷傳贊明言又有世本，其不蒙上文丘明作，而與有戰國策有楚漢春秋並列甚

明。且下文言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云云，其不言據左氏國語世本，皆班氏不言世

本丘明作之證。自皇甫氏一誤，而後世猶有承其誤者，不可不辨也。章宗源隋書經籍志攷證亦誤解丘明作

然史通曰：「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十

五篇。」正史篇豈世本有二，古史所述與楚漢間人所錄異書同名耶。清孫馮翼雷學淇張

澍秦嘉謨咸有世本輯本。

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

殘。朱一新曰：「今高誘姚宏注本雖分三十三卷，實已缺一篇，蓋後人分析以求合三十

三篇之數也。」漢書管見清四庫史部雜史類著錄戰國策注三十三卷。

秦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亡。但今存金石刻文尚不鮮。羅振玉有刊行秦金石刻辭。

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

亡。沈欽韓曰：「隋志九卷，唐志二十卷，御覽引之，經籍考不載，蓋亡於南宋。」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

存。清四庫史部正史類著錄史記一百三十卷。王先謙曰：「隋志題史記蓋晉後著錄，改從今名。王應麟攷證載呂氏祖謙說，以張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一、景紀篇在。二、武紀亡。三、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書在。闕敘。四、禮書自禮由人起以下，草具未成。五、樂書自凡音之成而下，草具未成。六、律書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草具未成。七、三王世家所載，惟奏

請及策書，或如五宗世家，略敍自出，亦未可知。八傳，靳黈成傳篇在，非褚先生補。九日者，傳自余志而著之以上，皆史公本書。十龜策傳，自褚先生曰以下，乃所補也。」由此觀之，則班言無書，特就中祕所藏言之耳。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章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師古曰：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能屬文。後與孟柳俱。

待詔，頭序列傳，未卒，病死。

亡。馮商續太史公書，而書自別行。則凡續太史公書者，不必盡羸合為一也。劉知幾曰：「劉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史通正史篇：案當有所本。則續者不止馮商一人，蓋餘俱中祕所不藏，故劉略班志不錄歟。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亡。鄭玄曰：「燧人至伏羲一百八十七代。」六藝論又春秋命曆序分開闢至獲麟為十紀，皆漢古說。

漢著記百九十卷師古曰：若今之起居注。

亡。著、注、古字通、著記、即注記也。律歷志言漢諸帝著紀。史記武紀正義引漢帝起居

漢大年紀五篇

亡。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今計古經至虞氏微共十一家。公羊顏氏至漢大年紀共十二家。合計廿三家。中間以國

語兩種合一家。太史公及續合一家。而公穀外傳章句雜記。則分攝於公穀中。不計也。其

公穀二家經各十一卷。合得九百一篇。少四十七篇。兵權謀、兵技巧、皆有班注「省伊尹」

「省墨子」云云。蓋本七略兩載而班志省之。然太史公書無重見。此不知所省何篇也。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王念孫曰。「式本作戒。字之誤也。左傳序正義引此。正作戒。」讀書雜志是也。不獨王者。戰國

之世。趙簡子孟嘗君皆有侍史。故古之史多矣。詳史通正史篇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

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蓋傳聞異辭。劉子玄曰。「尚書家者。其先出

於太古至孔子觀書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爲尙書百篇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案汲冢瑣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國語曰晉羊舌肸習于春秋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

蓋指此也。史通六家篇

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徵成也獻賢也孔子自謂能言夏殷之禮而

杞宋之君文章賢材不足以成之故我不得成此禮也

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

行事仍人道。師古曰仍亦因也

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

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

此述孔子所以作春秋也諸侯惡周禮之害己而皆去其籍夏殷之後宜秉先典顧文獻

不足文不足者書策缺也獻不足者耆舊喪也惟魯宗國猶秉周禮故韓宣子來聘觀書

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孔子因魯文獻而作春秋故曰「殷

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使

前聖後聖、繼承不已、文獻可徵、文則十二公經也。獻則師弟授受也。孔子之所以功高百
氏者此也。且列國史臣出自王官。別有考如晉之董狐、左宣三年齊之太史、左襄二十五年咸奮直筆。孔

子匹夫庶人、而欲藉春秋之直筆、以垂一王之大法、愈非其職也。然而不得已也。故曰

「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至其褒諱貶損當世、大抵尊中國、攘夷狄、譏

世卿、進平民、最爲落落大者。不可書見、口授弟子者、幾不密則害成、謀不密則亡身。是故

易者文王之陰謀、革命書也。春秋者孔子之陰謀、革命書也。秦漢之際、陳涉首發難、孔鮒

持孔氏禮器往從之、非乃祖尼父之教也哉。史記以陳涉世家次孔子世家後、馬遷猶明此義、蓋文王孔子皆運厄陽九、不得已也。

弟子退而異言。師古曰、謂人執所見各不同也。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

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

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

此明左丘明所以作傳也。孔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故病夫學者說經之各安其意

也。司馬遷曰、「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

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

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搢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立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四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以上觀尙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又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子之徒，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由此言之，左氏傳其書雖隱，不如詩書禮樂四術，可公宣於君卿大夫間。然其授受有人，則未嘗不廣布於學者之間也。

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孔子作春秋，起於獲麟之年，亦絕筆於獲麟。距臨歿纔二年，故弟子受師說，蓋尙多明而未融。况末世口說行，浸以失真。桓譚所謂「左氏傳世後百餘年，穀梁公羊方作」是也。公穀鄒夾說俱見前。

以上春秋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淳曰：分曉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以下爲篇，名曰從政。

亡。此孔壁古文論語也。論見前古文尚書下何晏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論語，古論惟孔安

國爲之訓說，而世不傳。馬融亦爲之訓說。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論語集解序然

何晏既云孔安國訓說不傳，而其論語集解又採孔安國注，蓋出晏等所僞作歟。沈濤論語孔注

辨僞已詳之馬注久佚，鄭注則近有燉煌石室所出論語注殘本，僅四卷，題曰孔氏本，鄭氏注。

蓋唐人寫者誤題，以爲孔安國古文論語本也。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

亡。此今文論語也。問王者，問玉也。古王玉字，形近易混。許慎說文玉部有孔子論玉語，正

出齊論，故爲今存魯論所無。

魯二十篇。

存，此亦今文論語也。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今存殘本四卷。何晏曰：「魯論

陳羣王肅周生烈皆爲義說。今集諸家之善，名曰論語集解。」論語集解序此論語集解本又

有二，宋邢昺論語注疏及梁皇侃論語義疏是也。皇本久佚，自日本還歸。清劉寶楠論語

正義攷證較舊疏爲詳。

傳十九篇

師古曰解釋論語意者

亡。舊本與魯二十篇不分行，蓋魯傳也。

齊說二十九篇

亡。王吉傳曰：「王陽說論語。」但王陽書本志無明文。

魯夏侯說二十一篇

亡。夏侯勝傳曰：「受詔撰論語說。」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

師古曰張禹也

亡。事詳禹傳。

魯王駿說二十篇

師古曰王吉子

亡。王吉子者，家學也。

燕傳說三卷

亡。

議奏十八篇石渠

亡。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

亡。今本依託。馬昭曰：「家語王肅所增加。」禮記樂疏 沈欽韓曰：「肅惟取婚姻、喪祭、郊禘、

廟祫與鄭不同者，羈入家語，以矯誣聖人。其他固已有之，未可竟謂肅所造也。」漢書疏證 沈

說不盡然。家語篇目猶舊可据，而內容則多所增竄，不僅婚姻喪祭諸端也。

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

存。此在禮記中而復別出者也。別錄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

藝文類聚五十五案大戴禮出於百三十一篇古文記中有三朝記。別錄以重出之三朝記而云今在大戴禮者蓋明世儒所傳習也。 沈欽韓曰：「今大戴

記千乘第六十七 四代第六十八 虞戴德第六十九 誥志第七十 小辨第七十一 用兵第七十二 少閒第七十三 七篇。顏籀

僅云有一篇。彼蓋未見大戴記也。」

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亡。司馬遷曰：「弟子籍出古文近是。」史記仲尼弟子傳贊 沈欽韓曰：「文翁石室圖七十二弟子

舊有圖法，皆出壁中者也。葉德輝曰：「今漢武梁祠石刻畫像，有曾子母投杼，閔子御後母車，及子路雄冠佩劍事。冠作雉形，可見其遺法。」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今計魯及傳合一家，故合計十二家，二百三十篇，多一篇。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師古曰：輯與集同。纂與撰同。

此釋論語一書命名之義也。語謂言語也。論謂撰論也。先有孔子與弟子、時人及弟子相

與言之語，而後及門人論纂，以成此書也。門人弟子也。檀弓注鄭玄曰：「論語，仲弓、子夏等

所撰定。」文引語釋崇爵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蓋語亦有非微言，必論

撰。猶言評論選撰也。古字撰選義通。而取之，惟其然也。故趙岐曰：「論語者，五經之館鑄，六藝之喉衿也。」

孟子題辭

漢興有齊魯之說

別錄曰：「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孔壁所得，謂之古論。」皇侃論語疏敘引

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師古曰：畸音居宜反。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

唯王陽名家。師古曰：王吉字子陽，古謂之王陽。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

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傳魯論下衍語字。王念孫讀書雜誌何晏曰：「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

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

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

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文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

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

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

篇章考之，齊古云云。論語集解敘此論語傳世之源流也。

以上論語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師古曰：劉向曰：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

亡。此孔壁古文孝經也。隋志曰：「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安國為之傳，亡於梁亂。」

隋祕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志經籍盛大

士曰「近汪氏翼滄所得日本國古文孝經孔傳一卷安國作傳漢人不言獨家語言之

家語為王肅偽撰而安國之注孝經有與家語暗合者隋志所載王肅孝經解久佚今見

於邢昺疏中而多與孔傳相同是必王肅妄作假稱孔氏以與己之貶見互相援證唐司

馬貞指斥孔注俚鄙不經劉炫詭隨妄稱其善或遂疑為炫作而不知劉炫得之於王劭

劭與炫或皆被欺於王肅孝經文敘微

孝經一篇十八篇長孫氏江氏翼氏四家

存隋志曰「劉向以孝經顏芝之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鄭衆馬融並為之注

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錢侗重刊孝經鄭注序曰宋均孝經緯注引鄭玄六藝論序孝經云玄又為之

注大唐新語引鄭孝經序云僕避難於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皆當日作注之證隋志疑之非也鄭注久佚復

自日本傳來嚴可均有鄭注輯本皮錫瑞有孝經注疏均精善清四庫著錄孝經正義三

卷唐玄宗注宋邢昺疏今通行本也

長孫氏說二篇

亡。

江氏說一篇

亡。儒林傳曰「博士江公著孝經說」

翼氏說一篇

亡。翼奉也。

后氏說一篇

亡。后倉也。

雜傳四篇

亡。王應麟曰、「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蓋雜傳之一也。」

安昌侯說一篇

亡。安昌侯張禹也。

五經雜議十八篇石渠論

亡。王先謙曰、「此五經總論也。爾雅小爾雅諸經通訓。古今字、經字異同、皆附焉。」

爾雅三卷二十篇張晏曰爾近也雅正也

存在禮記中。而此復別出者也。邵晉涵曰：「漢志三卷二十篇，今所傳止十九篇，但考諸書之徵引爾雅者，似有佚句而無闕篇，班固所言篇第，今莫可攷。」葉德輝曰：「今本三卷十九篇，漢志蓋合序篇言之。」詩正義引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此爾雅有序篇之明證。葉說為長。唐世爾雅各家本，尚多存者。自各家本盡亡，而序篇佚矣。崔亦櫛吾亦廬稿謂爾雅缺釋禮篇不足据清四庫著錄爾雅注疏十一卷，郝懿行爾雅義疏，遠勝舊疏。

小雅一篇

存。宋祁曰：「小字下，邵本有爾字。」錢大昕曰：「李善文選注引小爾雅，皆作小雅。此書依附爾雅而作，本名小雅。後人偽造孔叢，以此篇竄入，因有小爾雅之名，失其舊矣。邵本亦俗儒增入，不可据。」錢說是也。然今本即從偽孔叢中重錄出之。宋翔鳳有小爾雅訓纂，葛其仁有小爾雅疏證，胡承珙有小爾雅義證。

古今字一卷

亡。王先謙曰：「儒林傳孔安國以今文字讀古文尙書論衡云壁中古文論語後更隸寫以傳誦。此蓋列具古今，以便誦覽。」王說是也。此漢世古文今文所以別也。惜其書不傳。

弟子職一篇應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書。

存。在管子中，而此其別出者也。沈欽韓曰：「今爲管子第五十九篇。鄭曲禮注引之，蓋漢時單行。」

說三篇

亡。王先謙曰：此弟子職說。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

今計爾雅小雅今古字合一家，弟子職及說合一家，故合計十一家，五十六篇，少三篇。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

此明孝經之所由作也。孔子設爲與曾子問答而作此書。見俞樾古書疑義舉例三之寓言例。故曰「爲曾

子陳孝道也。」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呂氏春秋孝行覽。孔子道冠百王，法垂萬

世。故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何休公羊傳序引。鄭玄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

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滙之。六藝論 哲哉鄭氏，孝崇所生，民族之淵源

也。六經萬行，無妨隨世流變，而民族則千古萬古不可二也。唐以前，無疑孝經者，故東晉

江左，一綫之正朔猶延。楊隋李唐，半虜之漢宗重振。南宋朱子之徒，始盛疑經之說。悲夫，

重所主而輕所生，宋儒之罪通天。尙忍言哉，尙忍言哉。丁晏孝經徵文 可關認說之妄

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

此變言之，即民族者，天經地義之謂也。鄭玄曰：「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孝爲

百行之首，經者不易之稱。」釋文引 鄭注 聖哉，自孔子沒，吾必首敬鄭氏已。

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

隋志曰：「孝經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

士江翁，少府后蒼，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

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皆

讀異。臣瓚曰：孝經云續莫大焉。而諸家說各不安處之也。師古曰：瓚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眞孔壁古文既亡，其與今文異者，不復可攷。續，謂嗣續也。鄭玄注曰：「父母生子，骨肉相

連屬復何加焉。」是也。朱一新曰：「今孝經千八百六十二字。」漢書管見

以上孝經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師古曰籀音宵

亡。倉頡以來，字書無徵，而史籀遂為字書之鼻祖。秦謂之大篆，漢亦稱之曰史篇。許慎應

劭皆曰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許曰太史籀見說文敘應曰太史籀見本書元帝紀贊注孟康曰：「史篇，史籀所作

十五篇古文書也。」本書王莽傳注孟說極臆。蓋秦焚古文而史籀為其所用，故不謂之古文，而

謂之大篆耳。王新以古文包史籀，古籀均先秦舊文。此亦可驗攻古文者之謬也。唐元度

曰：「秦焚詩書，惟易與史篇得全。逮王莽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為作

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三。晉世此篇廢，今略傳字體而已。」十體張懷瓘曰：「凡九千字。」

斷書桂馥曰：「大篆十五篇，斷六百字為一篇，共得九千字。」說文義證王鳴盛曰：「說文謂之

史篇。麗部云燕召公名爽，史篇名醜，徐增云史篇，史籀所作倉頡十五篇也。案史籀作大篆十五篇，李斯作倉頡篇，錯誤。今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

字，其書與此志籀書九千字以上相合。但說文或取古文，或取大篆，或取小篆，以意參酌

定之，非專取史籀。建武亡六篇，當許氏時，已無全本。許氏固不能盡遵用之也。」十七史商榷

王說尤詳。古籀篆文多同，說文所錄籀文，才二百二十餘字。王國維史籀篇疏證蓋著其特異者也。

八體六技

章昭曰：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亡。韋注八體原本許慎說文敘王先謙曰：「六技王莽改六書，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六種，下文亦曰六體是也。」蓋八體六書，本無大殊。秦焚古文，故以史籀為大篆，而不名古文。王新定六書，則以古文包大篆，奇字不過古文之特異者。餘蟲書即鳥蟲書，摹印變為繆篆。刻符併入篆書，殳書併入隸書，獨闕署書而已。俱詳余著文字學。

秦新攷文參斟表

| | |
|-----|----------|
| 秦八體 | 新六書 |
| 大篆 | 古文 奇字 |
| 小篆 | 篆書 |
| 刻符 | |

| | | | | |
|----|----|----|----|-----|
| 隸書 | 殳書 | 署書 | 摹印 | 蟲書 |
| 佐書 | | 繆篆 | | 鳥蟲書 |

倉頡

一篇

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

亡王先謙曰「此文所云閭里書師合并者也」其篇目可攷者如鄭玄周禮注引倉

頡鞞篇柯樞篇是也。考工記注其文句可攷者如有曰「幼子承詔」說文有曰「游敖周

章黜黻黯黹黝黝黓黓黓黓赫赧儵赤白黃」近出流沙墜簡尙有數句不盡錄有曰「豨信京劉」先王

謙曰梁庚元威云漢晉正史及古今字書並云倉頡九篇是李斯所作今竊尋思必不如其九章論豨信京劉等今案此志止言七章則是八以下或後人所益有曰

「漢取天下海內并厠豨黥韓覆咩討滅殘」顏氏家訓書證篇引案此亦當在八章以下然則史籀文句不可

攷倉頡以四字爲句、與後世千字文相似。此亦漢晉江左文章句式之初基也。自唐後科舉旣盛、而文人不讀書、讀書不必識字、小學之書、直至宋而幾盡亡矣。清孫星衍任大椿梁章鉅咸有倉頡輯本。

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

亡。其文句可攷者、有曰「黃潤纖美宜制禪。」文選蜀都賦注引有曰「鐘磬等笙筑坎侯。」文藝

類聚引則與急就文句相似矣。唐陸羽茶經引蓋非完句。唐志猶存、亦亡於宋。

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

存。姬漢史篇盡亡、惟此僅存、足爲知古之標式。皆以三字或七字爲句、所謂口訣文體也。

晁公武曰、「凡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

急可就而求焉。」郡齋讀書記今本三十四章、末有齊國山陽二章、乃後漢人所加耳。唐顏師

古急就篇注宋王應麟補注、清四庫小學類著錄四卷。

元尙一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

亡。

訓纂一篇揚雄作

亡。王先謙曰：「此下所謂作訓纂順續倉頡也。」揚雄曰：「史篇莫大於倉頡作訓纂。」

傳本隋志曰：「三倉三卷，李斯作倉頡篇，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鮪作滂喜篇，故曰三

倉。」徐鉉曰：「賈鮪以三倉之書皆為隸字，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說文篆韻譜

別字十三篇

存。錢大昕曰：「即揚雄所撰方言十三卷也。本名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或稱別

字，或稱方言，皆省文。」三史拾遺清四庫小學類著錄方言十三卷，戴震有方言疏證，錢繹有

方言箋疏，均翔實。

倉頡傳一篇

亡。

揚雄倉頡訓纂一篇

亡。王先謙曰：「此合倉頡訓纂為一下文所云又易倉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也。」

杜林倉頡訓纂一篇

亡。王先謙曰、「此蓋於揚雄所作外，別有增益，各自為書。說文引杜林說。」

杜林倉頡故一篇

亡。王先謙曰、「此文所云杜林為作訓故也。」隋志梁有倉頡二卷。杜林注。亡。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入揚雄杜林二家三篇

今計倉頡倉頡傳合一家，杜林倉頡訓纂及故合一家，合計十家，其八體六技，以八計也。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夫。」師古曰下繫之辭

「夫揚于王庭。」師古曰夫卦之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

夫者，決也。訣也。故史篇成文，以口訣作成之也。史篇既利用口訣成文，其施行於政府民間也。故書契肇作，政象開明，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已韓非子曰「古者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五蓋篇鵠冠子曰「倉頡作法，書從甲子。成史李官，倉頡不道。然非倉頡文墨不起。」近迭篇淮南子曰「倉頡之初作書也，以辨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秦族訓蓋倉頡書，周季猶存。故姬漢學者，咸稱之歟。

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師古曰保氏地官之屬也。保安也。謂象形、象事、象意、象

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象意、日月是也、謂比類合誼、以見

指搗、武信是也、象聲、即形聲、謂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總歸六書、故曰立字之本焉、

食貨志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亦見大戴禮、保傅、稱周官者、蓋猶劉

歆七略舊文也。許慎曰、「周禮八歲入小學。」說文敘蓋以劉說為即周禮說、而其說六書、見師古

不同。鄭衆曰、「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周官保氏注又與許不同。其詳、別於

文字學中論之。

漢興、蕭何草律、師古曰、草、創造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

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章昭曰、若今尚書、關台令史也、臣瓚曰、史書、今之太史書。吏民上書、字不正、輒舉

劾。

倍文曰諷、周官大司寇注猶今言背誦默寫也。六體者、八體之訛也。說文敘作八體、王先謙曰、

耳。許慎曰、「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魏書江式傳作史、案古

疏云、不習為史、新書作不習為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不正、輒舉劾之。說文敘應劭亦曰、「能通倉

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為尚書郎。」通典引漢官義蓋諷籀書九千字者、周制也。試以八體

者、秦制也。漢承秦、秦承周、而漢遂兼承周秦之制也。史、吏員也。令、巧善也。史書令史者、巧

善於史書之吏員也。史書者、隸書也。故漢元帝本紀贊應劭曰史、孝成許皇后外戚傳、王尊

嚴延年酷吏傳、楚王侍者馮嫪西域傳、等皆善之也。錢大昕三史拾遺曰後漢書安帝紀年

史書喜正文字諸所編善史書者無過諸王后妃嬪侍之流略知隸楷已足成名魏志管寧

傳穎川胡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覲章誕並有尺牘之迹動見模楷則史書之即隸書

明矣秦亦見、十五篇、西京完在。班曰：「諷書九千字。」泛言之。許曰：「諷籀書九千字。」鑿言之。應曰：

「通倉頡、史籀篇、混言之、自以許能鑿指言之為尤明也。萬石君奏事、誤書馬字、與尾當

五、而四不足一、惶恐懼譴死。石君傳是漢世正字之嚴、可見已。

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

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

顏說小篆、程邈作、妄也。王先謙曰：「此方釋王新所定六體、上所云六技也。皆所以云云、

總上言之。」王說是也。八體六技、至是盡釋之矣。八體六技本無大異、特勝於後世巧立

名目、妄分三十六種。宋王五十八體。晉徐之類、是其善也。說文凡兩引奇字即几元

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師古曰：各任私意而為字。故孔子曰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文字有疑、則當闕而不說。孔子曰：言我初涉學、尙見闕文、今則皆無、任意改作也。

蓋傷其寢不正。師古曰：淺漸也。

黃帝正名百物。周官「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管子曰「戈兵一度、書同名。治同軌。」

上君臣孔子後乎管子、猶同文也。中庸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子思後乎孔子、猶同

文也。至七國而殊、田疇異畝、車涂異軌、律令異灑、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說文故

秦并天下、而有同書文之令矣。雖然、履霜至冰、闕文之歎、仲尼之憂世、不亦遠乎。不知闕

疑而用其私者、如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虫者屈中。說文泉貨為白水、真人後漢書武紀贊光

之類。此雖漢事、亦足以喻。

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子壁中古文異體。

此明秦漢所祖最古而完存之史篇也。許慎曰「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

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說文然史籀文字傳自西周、實西周古

文也。孔壁古文寫於東周、實東周古文也。孔子時聖、自垂一王法、不必盡同西周也。秦起

西周舊都，蓋即用其文，故尊史籀爲大篆。且秦本無儒，詩書百家語，皆起山東，則東周古文者，皆山東古文也。秦既滅山東之國，而焚其書，宜不復存其字。所用史籀大篆，雖本亦古文，以與山東古文異，得不廢已。

倉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是也。

此明秦篆之所由來也。秦滅古文，而其文字仍不能不有所本。蓋自太古以來，樂不相沿，禮不相襲，大都變其名而不變其實。此雖文字，亦一徵已。許慎曰：「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說文敘

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獄官多事，苟趨簡易。師古曰：趨讀曰趣，謂趨向之也。易音弋，鼓反。施之於徒隸也。

此明隸書之所由作也。許慎曰：「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說文敘故隸書爲今文，隸書作而古文革。當然起於始皇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書同文字，許說猶有未瞭也。且隸書亦有由來，非突然發生。

別於文字學中詳之。

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九十五章、并為倉頡篇。師古曰、并

合也。總合以爲倉頡篇也。

此明漢世通行之倉頡篇、與秦稍異也。凡古書流傳、恆多省併。六十字為一章、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也。

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章昭曰、臣班固自謂也。作十三章、後人、不別、疑在倉頡下篇三十四章中。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

此明漢續秦字也。宋祁曰、「李長」下當有「作字」是也。平帝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

古記、天文、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以及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詣京師。平帝紀

許慎曰、「孝平時、徵沛人爰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

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

說文

蓋至秦焚詩書百家語而六藝缺九流殘漢復重文西京末葉典藝整然可觀而文

字亦隨以略備也。六十字爲一章倉頡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揚雄續易爲八十九章增多三十四章當得二千四十字合三千三百字爲五千三百四十字班固增十三章又得七百八十字凡八十九章合十三章得一百二章六千一百二十字比諸許慎說文所收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者猶爲少也然則姬漢史篇雖盡亡而說文一書其爲後世最古之字書 (Old Dictionary) 也何疑哉？

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詁并列焉。

倉頡多古字故廣義言之小篆亦古文之流也并列焉者杜林訓詁七略所無而班氏列入之也。

以上小學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入三家一百五十一篇出重十一篇

都計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書九家四百十二篇、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樂六家百六十五篇、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小學十家四十五篇、適符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之數。至班注、入三家云、書入劉向稽疑一篇、併入五行傳記、則不計家。故禮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小學入揚雄杜林二家三篇、適符三家一百五十九篇之數。又樂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春秋省太史公四篇、此即并目曰出重十一篇者歟。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

六藝本六而不五。自秦火燒殘、五而不六。而漢人乃以五常說五經。此漢人之曲說也。司馬遷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史記白序然則班志所述、豈非西京後變之說哉。

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蘇林曰：不能見易意、則乾坤近於滅息也。師古曰：此上繫之辭也。幾近也。

依音反。言與天地為終始也。

易者如也。從無而至有，至不可見，則是萬有盡亡也。與天地為終始者，指「物如」言之而

已。其「真如」固天地雖亡而常存。本緯非解老

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師古曰：更，五也。首，工衡反。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承

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聚也。易大畜卦象辭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三十而

五經立也。

此仍漢人之曲說也。因孔子十五志學，三十而立，遂為此費解也。豈知樂正「崇四術以

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豈可以三年通一藝之格，囿之哉。不然，則此古

者，指春秋戰國以後而言。然七十二弟子身通六藝，無五經之可言，更何論乎五常。附會

五經五常五行之說者，惟施於秦火而後之漢，可耳。承其大體玩經文而已者，惟訓詁通

大義者能之。

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言為學之道，務在多聞。疑

則闕之，慎於言，語則少過也。故志引之。則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師古曰：苟為辭碎之義，以避作破

形文字之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師古曰。言其煩妄也。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堯典。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師古曰。已所常習。則妄。安其所見。則妄。保詳毀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新論曰「秦近君」者。秦延君之訛也。此指章句鄙儒而言也。發明章句自子夏。後漢書徐防傳

漢世利祿之路既開。一經說至百萬餘言。林本傳。書儒直與後世科舉時代之八比經義相去

一間耳。此西漢今文經說。所以後世罕傳也。歟。揚雄傳言。雄少而好學。莫不先通訓詁。漢書

而巳。儒林傳言。丁寬作易說。二萬言。訓故舉大義而已。而後漢書桓譚傳亦言。譚編通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爲章句。則知訓詁與章句有辨。章句者。離章辨句。委曲支派。而語多傳會。繁而不殺。蔡邕所謂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其意。傳其本旨。劉勰所謂秦延君之注。堯典十萬餘字。朱普之解。尙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也。詁訓則博習古文。通其轉注。假借。不煩章解句釋。而與義自關。班固所謂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馬說至通見毛詩傳箋通釋。特附錄於此。

序六藝爲九種

易詩書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九種也。

見存六藝今古文表

古文

費氏古文易注王弼本

古雜或說即易緯乾鑿度等

尚書古文經本枚

毛詩

毛詩故訓傳

士禮儀禮儀

禮記大戴小戴

周官經

春秋古經

左氏傳

今文

尚書大傳

士禮儀禮儀

春秋經

公羊傳

不明

周書

司馬法



國語

孔子三朝記 在大戴記

爾雅 當在大戴記

穀梁傳

魯論語

孝經 鄭本注

國策

小雅 小爾雅

弟子職

別字 方音

此書通古
今語者

三 諸子略

晏子八篇 名嬰，諡平仲，相齊景公，善與人交，有列傳，師古曰：有列傳者，謂太史公書。

漢書藝文志講疏

諸子略 儒

存。清四庫史部傳記類著錄晏子春秋八卷班注有列傳者師古謂太史公書然班氏或注或不注如老莊申

韓有傳不注蓋從略也。七略曰「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史記管晏列傳注孫星衍曰「晏子

八篇見藝文志後人以篇爲卷又合雜上下二篇爲一則爲七卷見七略及隋唐志宋時

析爲十四卷見崇文總目實是劉向校本非僞書也。晏子文最古質疑出於齊之春秋即

墨子明鬼篇所引嬰死其賓客哀之集其行事成書雖無年月尙仍舊名凡稱子書多非

自著無足怪者。柳宗元文人無學謂墨氏之徒爲之可謂爲無識。晏子春秋序孫說近是。梁

章鉅曰「其書如梁丘據高子孔子皆譏晏子三心路寢之葬一以爲逢于何一以爲盆

成适蓋由後人采掇所就故書中岐誤重複若此。」退筆隨筆梁說非也。追錄者傳聞異辭或

故張大之本非晏子自著書也。通行孫星衍校本爲善。兼音義校本黃以周晏子春秋校勘亦

佳。盧文弨羣書拾補中有晏子春秋校正

子思二十三篇名佚孔子孫爲魯繆公師

殘。司馬遷曰「子思作中庸。」孔子世家沈約曰「禮記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

隋書音樂志案意林引子思子十餘條一見於表記再見於緇衣則沈約之言信矣。或曰「子思魯人嘗居宋而中庸」稱華嶽是

非所宜言也。」不知此正子思所以形容祖德之廣崇。二南大雅嘗言江漢矣，豈必囿於

咫尺之間哉。宋鉅宋人尹文齊人作華山冠以白表此亦可為中庸稱華嶽無可疑之例

證中庸獨稱子曰稱仲尼曰故司馬遷謂子思作中庸其表記坊記緇衣開

端皆稱子言之蓋子思語而弟子述晁公武曰「子思子七卷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

子思曰先利之。」云云。郡齋讀蓋北宋時書尚完存。惟汪暉編子思子一卷。清四庫儒家類著錄殊不

足取則未見此書也。今僅存禮記中四篇。清黃以周有子思子輯本。

曾子十八篇名參孔子弟子

殘。晁公武曰「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此書亦二卷凡十篇蓋唐本也。

視漢亡八篇視隋亡目一篇考其書已見於大戴禮世人久不讀之文字謬誤為甚。」齊郡

讀書王應麟說略同。然宋汪暉編曾子一卷。清四庫儒家類著錄殊不足取則亦未見此書也。十篇者大

戴禮之曾子立事宋人所見本作修身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曾

子制言中曾子制言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圓是也。曾子大孝篇有曾子弟子樂正子春與

其門弟子問對事則其書亦門弟子所記也。清阮元有曾子註釋。

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

亡。史記仲尼弟子傳曰：「漆雕開字子開。」蓋名啟，字子開。史記避景帝諱也。班注漆雕

啟後者，蓋家學也。啟之後人所記歟。馬國翰有輯本。玉函山房藏書，下仿此。

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師古曰：宓讀與伏同。

亡。王充曰：「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性論，衛本。蓋孔子

歿而儒分爲八，漆雕氏之儒居其一。此派實最與黃老道德之術相近者也。沈欽韓曰：趙策作服子。

馬國翰有輯本。

景子三篇。說似其弟子語。

亡。兵形勢家景子十三篇，蓋非同書。沈欽韓曰：「孟子書有景子。」馬國翰有輯本。

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子之弟子。

亡。王充曰：「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

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論衡本性篇案，繁露字篇，世子曰：

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世之德，莫失於世。故子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此亦可爲春秋言性命天道之證也。春此以世子爲周人，與班注異，蓋傳

聞異辭。馬國翰有輯本。

魏文侯六篇

亡。文侯受經於子夏。馬國翰有輯本。

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

亡。法家李子三十二篇、兵權謀家李子十篇、蓋俱非一書。馬國翰有輯本。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之七弟子

殘。雜家公孫尼一篇、蓋非同書。沈約曰、「禮記樂記取公孫尼子。」隋書音樂志 劉瓛曰、「緇

衣公孫尼子所作。」釋文劉說非也。馬國翰有輯本。

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師古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字。未詳其所得。

存。清四庫著錄。孟字正義。十四卷。孫疏係僞託。兵陰陽家孟子一篇、蓋非同書。司馬遷曰、「孟子與萬章之徒

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本傳 趙岐曰、「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二萬四千六百

八十五字。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其書不能宏深、似非孟子本真也。」孟子

題辭今外書遂不可見。明季姚士舜等所傳。照時子注。孟子外書四卷。其中有僞古文大禹

疑無自南宋淳熙中、朱子取孟子與大學中庸論語合爲四書、遂入經部。故唐以前、周公孔

子並稱。宋以後孔子孟子並稱。此中國文化一大升降之機也。周公孔子皆集前古獻典而制經。孟子則發表其一己所欲言而已。故自孟子之說橫流，而文化偏趨於簡單，豈非儒教之不幸哉。焦循孟子正義周廣業孟子四考俱善。

孫卿子三十三篇

名況，趙人，為齊稷下祭酒，有列傳。師古曰：本曰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

存。清四庫儒家類著錄荀子二十卷。王應麟曰：「當作三十二篇。」蓋傳刊之誤也。荀書議兵篇稱孫卿

子，此自著其氏也。史記作荀卿。謝墉曰：「漢不避嫌名，荀淑荀爽俱用本字。左傳荀息以

下，並不改字，何獨於荀卿改之。蓋荀孫二字同音，語遂移易。如荆卿又為慶卿也。」荀子校敘

自孟子道性善，荀子反之而言性惡。後世性善之說勝，遂伸孟而黜荀。不知性本無記，謂

曰善曰惡，皆非其本然也。惟荀子書多見二戴禮記。如小戴記之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

費玉賡語，亦與法行篇大同。大戴禮記之禮三本篇，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楊倞謂「荀

子之書，羽翼六經，增廣孔氏，非諸子之言」者，豈虛語哉。謝校荀子注，王先謙荀子集解，

俱善。盧文弨校荀子尚疏

管子十八篇

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師古曰：半音弭。

亡。聿者，芋字之訛也。芋，吁字通。司馬遷曰：「阿之吁子。」史記孟子 七十子之後者，蓋其子孫也。七十子無芋姓者，不知爲誰之後也。

內業十五篇不知作者

亡。管子有內業篇，古書多重複，或此竟包彼書也。馬國翰有輯本。

周史六弢六篇惠顧之問，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師古曰：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弢字與韜同也。

亡。沈濤曰：「此列之儒家，則非今之六韜也。六乃大字之誤，人表有周史大破，破當爲弢字之誤。莊子則陽篇仲尼問於太史大弢，蓋即其人。此乃其所著書，故班氏有孔子問焉之說。顏以爲太公六韜誤矣。」

周政六篇周時政教

亡。

周法九篇立法天地百官

亡。

河間周制十八篇似河間獻王所述也

亡。班注曰似者、不知作者而推擬其人之詞。

讖言十篇

古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如淳曰、謂音彙、闕師、古曰、說者引孔子家語云、孔穿所造、非也。

亡。

功議四篇

不知作者、功德事。

亡。

甯越一篇

中牟人、為周威王師。

亡。馬國翰有輯本。

王孫子一篇

巧心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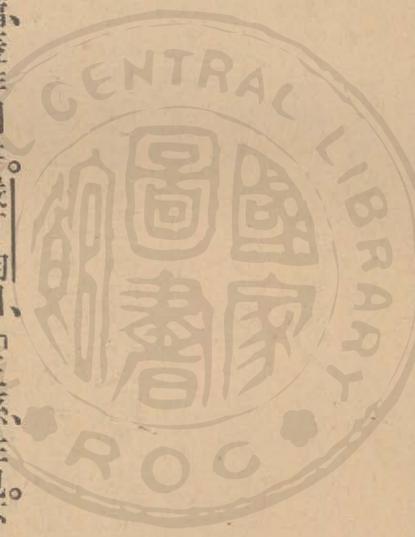
亡。兵形勢家王孫十六篇、蓋非同書。嚴可均曰、「王孫、姓也。不知其名、巧心亦未詳。意林

僅有目錄、而所載王孫子文爛脫、從北堂書鈔等書、采出二十四事、省并復重、僅得五事。

釋其言、蓋七十子之後、言治道者。」漫稿橋孫德謙曰、「一曰巧心者、書之別名也。」漢書藝文書

志舉馬國翰有輯本。

公孫固一篇 固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固、為、陳、古、今、成、敗、也。



亡。班注十八章與羊子注云百章豈皆以其原書分章甚明耶。司馬遷曰「公孫固韓非之徒往往摺摭春秋之文以著書。」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李氏春秋二篇

亡。

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

亡。

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

亡。王充曰「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徒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右鬼神是引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天死。」論衡虛篇 錢大昕曰「無心蓋六國時人風俗通亦引其語。」馬國翰有輯本。

侯子一篇李奇曰或作倅子

亡。王先謙曰「風俗通有侯子古賢人著書應仲遠嘗為漢書音義則所見本必作侯矣。」

徐子四十二篇宋黃人

亡。馬國翰有輯本。

魯仲連子十四篇列傳有

亡。馬國翰有輯本。

平原老七篇朱建也

亡。宋祁曰：「老一作君，」是也。馬國翰有輯本。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

亡。史記有傳，作春秋，見十二諸侯年表序。馬國翰有輯本。

高祖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亡。高祖嘗手敕太子曰：「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阼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見古文苑由此觀之，漢高與明祖，先後輝映矣。

陸賈二十三篇

殘。本傳曰：「陸賈，楚人，凡著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史記本傳同。案新語之名，亦見班固答賓戲論衡書解篇。此作

二十三篇，蓋兼他所著者計之。梁七錄曰：「新語二卷，陸賈撰。」史記正義引正隋唐志同。宋不

復著錄。王應麟曰：「今存道基雜事輔政無爲資質至德懷慮七篇。」證嚴可均曰：「此書蓋宋時佚而復出，出而不全。至明宏治間，莆陽李廷梧字仲陽，得十二篇足本刻之。羣書治要載有八篇，其辨惑本行明誠思務四篇，皆非王伯厚所見，而與明本大致相合。文選張載雜詩注引「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垂名於萬世也。」古詩行行重行行注引「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今在辨惑篇。王粲從軍詩注引「聖人承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豈不難哉。」今在本行篇。意林所載「衆口毀譽，浮石沈水，羣邪相抑，以直爲曲。」今在辨惑篇。「玉斗酌酒，金椀刻鏤，所以夸小人，非厚己也。」今在本行篇。足知多出五篇，是隋唐原本。至論衡本性篇，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謂之道。」今十二篇無此文。論衡但云陸賈，不云新語，或當在漢志之二十三篇中。又道基篇引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是穀梁舊傳，故今本無此文。因知瑕丘江公所受于魯申公者，其本曾經更定，非穀梁赤之舊。漢代子書，新語最純最早，貴仁義，賤刑威。述詩書春秋論語，紹孟荀而開賈董，卓然儒者之言。史遷僅目爲辯士，未足以盡之。」

見戊申國粹學報書志案清四庫儒家類著錄新語二卷說之不瞭

劉敬三篇

亡。馬國翰有輯本。凡三事。蓋即其文。

孝文傳十一篇

文帝所稱及詔策

亡。史記文紀。凡詔皆稱上曰。蓋即此類之文。文帝黃老之治。而入儒家。道儒固相通也。

賈山八篇

亡。本傳至言一篇。蓋在其中。

太常廖侯孔臧十篇

父廖。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

亡。文選兩都賦序注引孔臧集曰「仲尼之後。少以才博知名。稍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

以經學為家。乞為太常。專修家業。武帝遂用之。」是其書。唐世猶存。今孔叢子末附連叢。

未必出臧書。賦詳詩賦略。

賈誼五十八篇

殘。本傳曰「凡所著述五十八篇。」錢大昭曰「今新書止五十六篇。」關問孝禮容章

炳麟曰「賈生書引用左氏內外傳極多。而其中道術篇六術篇道德說篇。正是訓故之

學有得於正名爲政之學者也。」春秋左傳 讀敘錄左傳 盧文昭賈誼新書校本劉師培賈子新書校補俱善。

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二篇

亡。張純嘗案河間古辟雍記欲奏之。後漢書 沈欽韓曰：「漢多以明堂辟雍靈臺爲一，故謂之三雍。」馬國翰有輯本。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亡。本傳曰：「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間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是百二十三篇在蕃露之外，書早亡已。惟賢良三策當在其內。

兒寬九篇

亡。馬國翰有輯本。

公孫弘十篇

亡。馬國翰有輯本。

終軍八篇

亡馬國翰有輯本。

吾丘壽王六篇

亡馬國翰有輯本。

虞丘說

一篇難也

亡孫卿儒也、難孫卿而復列於儒、此九流之內、又各家自爲說、不一致也。王先謙曰、「虞

吾字同、虞丘卽吾丘也。此壽王所著雜說。」

莊助四篇

亡傳作嚴助、避明帝諱、此作莊助。蓋本七略舊文。

臣彭四篇

亡。

鉤盾兄從李步昌八篇

宣帝時事

亡。宋祁曰、「兄當作亢」是也。漢官曰、「鉤盾令吏從官四十人。」

續漢書百官志

儒家言十八篇不知者

亡。

相寬鹽鐵論六十篇師古曰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寬撰次之

存相寬事及所著鹽鐵論見公孫賀劉屈氂傳贊王應麟所見本十卷六十篇今分十二

卷篇同清四庫書家類著錄鹽鐵論十二卷然通行本仍止十卷章炳麟曰「漢論著者鹽鐵駁議御史大

夫丞相史言此而文學賢良言彼不相割切有時牽引小事攻劫無已則論已離其宗其

文雖博麗哉以持論則不中矣國故論衡論式篇張敦仁重刻鹽鐵論附考證王先謙鹽鐵論

校本俱善盧文昭羣書拾補中有鹽鐵校補孫星衍亦有校本

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

殘清四庫子部儒家類著錄新序十卷說苑二十卷史部傳記類著錄列女傳七卷稱曰所序者蓋猶今之叢書也本傳曰「向

采傳記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序次列女傳凡八篇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

別錄曰「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初學記卷二十五蓋合頌義一

篇為八篇也疾讒摘要救危世頌蓋皆世說中篇目即世說也隋志新序三十卷說苑二

十卷。卷卽是篇。是五十篇。合世說八篇。列女傳八篇。凡十六篇。又加列女傳圖一篇。恰符

漢志六十七篇之數。今世說八篇亡。列女傳圖一篇亦亡。宋本列女傳附顧虎頭圖。或出漢圖。新序亡二十

篇。存十篇。凡餘三十八篇。嚴可均曰。「宋本說苑有劉向序。言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

今本說苑尙少一百四十五章。是亦非完書也。」鐵橋漫稿列女傳八篇。郝懿行妻王圓照。汪

遠孫妻梁端。俱有注本。盧文昭羣書拾補中有新序。校補說苑。校補有。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樂四。箴二。

殘。陳振孫曰。「太玄本傳三方九州二十七篇。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

分爲三卷。有首衝錯測攤整數文梘圓告十一篇。與本經三卷。共爲十四卷。」書題錄朱一

新曰。「太玄本十四篇。據別錄有玄問一篇。疑卽解難之類。合十五篇。新論亦稱經三篇。

傳十二篇。與別錄合。本傳謂章句尙不存焉。則此亡佚四篇。當爲章句無疑。」漢書見今太

玄經十卷。晉范望注本所分也。清四庫術數類著錄法言十三卷。清四庫儒學類著錄樂未詳。或曰雄有琴清

英也。後書曰。「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胡廣傳則尙餘二十八

箴。全上古三代文。案陳遵傳之酒箴。卽部酒賦也。沈欽韓曰。「箴二下有脫字。」或曰卽指十二州二十五官兩種

箴言之。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

今計五十二家八百四十七篇家數與後總數合明是二誤作三但多十一篇耳。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師古曰祖始也述修也憲法也章明也宗尊也。言以堯舜為本始而遵修之以文王武王為明。

仲尼又師學仲尼之道於道最為高。

書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堯淮南子曰「周公繼文王

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故縱馬華山放牛

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移風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

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要略此唐虞周孔之教為後

世祖述故冠百家之首晏子齊相也然齊非不冠帶之國也故澤其四經管子戒篇而晏子知

禮是亦儒也若夫高祖孝文有陸賈賈生而導之足藉儒術以潤色鴻業矣。

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於人有所稱譽者輒試以事取其實效也譽音弋於反。唐虞之隆殷

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

孔子之學、源於唐虞三代之政治、百家皆政論、而儒其一也。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語論其辭雖不驗於當世、而千萬世以後、猶莫能有以易之者、蓋有事實而後有理論、其理論出於事實、終有不可磨滅之精神。中唐以後、禮教寢衰、而中國亦不振、此又非其已試之效者乎？嗚呼！

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師古曰：辟，讀曰僻。辟，苟以譁眾取寵。師古曰：譁，讀也。譁音呼。

反華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也。師古曰：援漸，讀曰僻。

惑者為誰？章句鄙儒如秦延君是也。辟者為誰？曲學阿世如公孫弘是也。二者皆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雖然、其猶愈於中唐以後之經儒乎？

以上儒

伊尹五十一篇湯相

亡。呂覽本味篇述伊尹之言、當出此書。司馬遷曰、「伊尹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史記本紀則所謂君人南面之術也。馬國翰有輯本。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呂望爲周師尙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師古曰。父讀曰甫也。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殘七略別錄曰：「師之尙之父之。故曰師尙父。」正義大明詩大引史記曰：「後世之言兵及周之

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齊世家案秦策亦曰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班氏云：「或有近世又以爲太公術者

所增加也。」小說家鬻子注亦有云：「後世所加。」俱明原書而有後之傳學者附益不

悟六藝百家之書多有然者。班豈舉此以例彼邪。錢大昭曰：「謀言兵就二百三十七篇

而言。太公其總名也。」沈欽韓曰：「謀者即太公之陰謀。言者即太公之金匱。凡善言書

諸金匱。軍書治要引武經總一云云。文王曰善。請登之。金匱。又文選。大戴記踐阼篇呂覽注。太公金匱曰。誠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匱。大戴記踐阼篇呂覽

新書淮南說苑所稱皆是。兵者即太公兵法。說苑指武篇引太公兵法。疏證隋唐志通志

著錄太公書多種。通考僅餘六韜而已。莊子稱金匱六韜。徐元淮南子亦言金匱豹韜。神

今六韜與羣書治要所載異。乃宋元豐間所刪定本也。通志載改正六韜四卷。清四庫兵家類著錄六卷。孫星

衍有校本及輯佚文。平津館叢書本黃奭復有輯本。漢學堂叢書

辛甲二十九篇村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

亡馬國翰有輯本。

鬻子二十二篇

名熊，為周師，古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師古曰：鬻音弋六反。

殘。

清四庫雜家類著錄鬻子一卷。

小說家亦有鬻子。隋志道家鬻子一卷，小說家無。舊唐志小說家鬻子

一卷，道家無。新唐書仍歸道家。蓋本一書而轉輾相隸，今斷從隋志。葉夢得曰：「今一卷

止十四篇，本唐永徽中，逢行珪所獻。庾仲容子鈔云六篇，馬總意林亦然。其所載辭，略與

行珪先後差不倫。」文獻通考嚴可均曰：「史記楚世家曰：『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麗，

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時。』蓋文王師為鬻熊，成王問為熊繹，中間隔

熊麗，熊狂兩世。鬻子非專記鬻熊之語，故其書于文王周公康叔，皆曰昔者。昔者，後乎鬻

子之言也。古書不必手著，鬻子蓋康王昭王後，史臣所錄。或鬻子子孫所記。今世流傳逢

行珪注本。宋又有陸佃校本，分為十五篇，瑣碎尤甚。逢本道藏作二卷。以上鐵橋漫稿以羣書治

要文選注，意林等書校對，無甚異同。文選宣德皇后令注引：「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

旅百萬，陣於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御覽三百一引作赤鳥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

把白旄以麾之，紂軍敗走。」今本無之，則視唐本又多殘闕矣。以上見戊申國粹學報藏書志嚴說是

也。蓋逢本去其妄爲標題，猶古本殘帙，而非僞作。故與僞列子所引三條不類，而與買子所引六條甚相類也。即買子大政篇，蓋買子文正有本，清四庫據僞列子，謂此即小說家之觀子，不知其說與班注買子俱不合也。葉德輝亦有輯本。

筦子八十六篇

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師古曰：筦讀與管同。

殘。清四庫法家類著錄。管子二十四卷。

七略曰：「管子十八篇在法家。」

史記管晏傳贊正義。

今本志入道家。晉傅玄

謂「管子半爲後之好事者所加。」

劉恕通鑑外紀引。

葉適謂「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

之，當是春秋末年人所爲。」

水心集。

俞正燮曰：「小問篇有秦穆公，或後人追改。」

癸己類稿書管。

梁章鉅曰：「小稱篇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小問篇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秦穆公舉

而相之。輕重甲篇稱梁趙戊篇稱代趙，皆非其真。」

退菴隨筆。

嚴可均曰：「八十六篇至梁隋

時，亡謀失正言封禪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十篇。宋時又亡王言

篇。近人編書目者，謂此書多言管子後事，蓋後人附益者多。余不謂然。先秦諸子，皆門弟

子，或賓客，或子孫撰定，不必手著。」

鐵橋漫稿。

嚴說是也。古之顯達者多養士，士卽宦學事師

者也。師之身後，士傳其學，及子孫傳習，世世附益。且韓非子言「今治藏管商之法者家

有之。一篇五蓋尤可證其傳業之廣矣。故管子書有經言、外言、內言、短語、區言、雜言、管子解、管子輕重、諸目，明非出於一手也。通志房元齡、尹知章二家注。房注見杜佑指略序，尹注見唐書本傳，或房創而尹繼也。

今存尹注、殊陋。清洪頤煊管子義證、戴望管子校正，頗有考訂。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名耳，鄰氏傳其學。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名耳，鄰氏傳其學。

殘。清四庫道家類著錄，老子乘家本。鄰氏傳亡，今老子經不詳何本。七略曰：「劉向定著二篇八十一章，

上經三十四章，下經四十七章。」董思靖道經集解序說引。則今本老子道德經八十一章，猶七略

別錄之舊。惟分上經三十七章，下經四十四章，則又異矣。今存王弼注本最古，河上公本

更在王後。次之。陸游曰：「晁以道謂王輔嗣本老子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

近於古。今此本久已離析。」題啟翁。是在宋季已失。王注定本也。偽河上公注本，上篇首章

曰體道，下篇首章曰論德，惟尚無道德經之標目。然初唐人已有之，如賈公彥周禮疏

引老子道經。師氏疏引老子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顏師古漢書注、李賢後漢書注，皆引老子道德經。

魏豹傳注引老子道經云：國家昏亂，有忠臣，田橫傳注引老子道德經云：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楚元王傳注引老子道德經云：知足不辱，西域傳注引老子道德經云：天下有道，却走馬以

黃又殿助傳，酷吏傳注，俱稱老子道經云：魚不可以脫於泉。是也。故玄宗御注道德經分老子道經

卷上德經卷下。大抵老子本領，盡於首章觀妙觀微二事，妙者虛無也。微者因循也。說文云：微

也。循故司馬談曰：「道家以虛無為本，因循為用也。」史記自序自王弼陰用佛說「羣有以至

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列子張誤解微曰「歸終也。」不知虛無為本，則老佛同也。

而因循為用，則老佛一積極一消極，迥殊也。爾後老子注家甚衆，大抵疎陋不足觀。畢沅

老子考異考衆本異同，猶多未盡。

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述老子學

殘。傅氏說亡，今老子經不詳何本。牟融曰：「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子道經亦三

十七篇。」理惑論則東漢之末，傅氏經猶存也。或曰：「即今老子上經三十七章。」孫論讓札

然章篇不侔，蓋非也。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傅老子。

殘。徐氏說亡，今老子經不詳何本。

劉向說老子四篇

亡。今說苑新序有述老子語，當即其說。

文子九篇

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亡。韓非子曰：「齊王問治國於文子。」內諸必別錄曰：「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

子問於墨子。史記孟子荀卿傳引王充曰：「以孔子為君，顏淵為臣，尚不能譴告。况以老子為君。」

文子為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論衡自蓋文子下及六國，而其道甚高。文選曹子建表李注。

謂即辛文子計然近人江珠謂即文種俱非。隋志：「文子十二卷，七略有九篇，梁七錄十卷亡。」豈七略本亡。

而十二卷僞本行耶。今本即王氏攷證謂北魏李暹注本李注久佚然唐書宗室表有兩李暹恐亦非北魏人也清四庫道家類著錄文子守山閣叢書校本。

附校載記辨僞尤明章炳麟曰：「今之文子半襲淮南所引老子，亦多怪異。其為依託甚明。」文選

奏彈曹景宗注引文子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費。」又天監

三年策秀才文注引文子曰：「羣臣輻湊。」湛曰：「如衆輻之集于轂也。」則張湛曾注

此書。今本疑即張湛僞造，與列子同出一手也。其書蓋亦附輯舊文，如僞古文尚書之為

者。故「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二語，曹子建求親親表已引之。子建所見，當是七略舊本。

而張湛摭拾其文，雜以僞語耳。劉漢微言章說存參。班注云依託者猶言僞造也。後論力牧

詳之。

娟子十三篇名淵楚人也老子弟子師古曰娟姓也音一元反

亡。娟淵或作環淵環娟古字通楚策范環史記其證或作娟媛淮南子或作便娟曹植司馬遷曰

「環淵學黃老道德之術著上下篇。」史記孟子則無十三篇也。高誘曰：「娟媛白公時

人。」文選七啓引淮南注此文與環淵為稷下先生不合蓋非也。田完世家環淵賜列第為上大夫

關尹子九篇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

亡。莊子曰：「關尹老聃悅古之道術。」天下高誘曰：「關尹喜師老子也。」呂覽注列子

嘗問於關尹子莊子達生篇又嘗師壺丘子林莊子應帝王篇作壺子呂覽下賢篇作壺皆一人也鄭子產為相往見壺丘子林呂覽下以此推之則關尹從老子之年時可知也。

今關尹子一卷清四庫道家著錄亦曰文始真經宋人僞書更出文子下無算矣。偽書以偽作之時代不同亦足覘文化之升降

莊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殘別錄曰：「莊子宋之蒙人也。作人姓名使相與語寄辭於其人故有寓言篇。」史記老

隱引陸德明曰：「漢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

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惟郭子玄所注特

會莊生之旨，故爲世所貴。司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字紹統，河內人。內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解疑三，爲

音三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不詳何人郭象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字子玄，河內人。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爲

音三今卽郭注三十三篇本矣。清四庫道家著錄然司馬彪注本，隋志注云二十卷，今闕新舊唐志舊唐

音一卷，新唐二十一卷，又音一卷，蓋後得復完。通志十六卷，蓋復闕咸著錄，通考始無，則亡於南宋矣。故唐宋類書所引

莊子，往往今本所無。莊子本多記古史，故文或詭誕似山海經。自晉人尙虛無，多所刊落。

遂喪莊子之全，亦可唏矣。古今莊子注家甚衆，類多不切。王樹枏曰：「其書內篇卽內聖

之道，外篇卽外王之道。天下篇所謂靜而聖，動而王也。天道篇雜篇者，雜述內聖外王之事，篇

各爲意，猶今人之雜記也。」王先謙有集解，郭慶藩有集釋，咸勝舊注。

列子八篇。名闕寇，先莊子稱之。

亡。尸子曰：「列子貴虛。」廣澤篇道家以清虛爲治也。今本列子八篇，清四庫道家類著錄前有劉向

敘錄曰：「列子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云云。張湛序稱其祖

錄於外家王氏舅始周，始周從兄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馬敘倫曰：「劉向敘錄亦依託。

蓋列子書早亡，故不甚稱於作者。魏晉以來，好事之徒，聚斂管子晏子論語山海經墨子

尸俊韓非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淮南說苑新序新論之言附益晚說成此八篇假爲向敍以見重汪繼培謂「其會稗補綴之迹諸書具在可覆按也。」知言哉輔嗣爲易注多取諸老莊而此書亦出王氏豈弼之徒所爲歟。列子偽書考案清四庫道家八卷已疑其僞馬說近是然類著錄列子以王弼老子注與張湛序互證王注老子曰常無欲可以觀其始物之妙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微與張湛序稱列子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適相應照雖可推定爲弼僞作而周穆王篇取穆天子傳疑此書卽湛所綴拾而成也若劉向敍附隨本書不在七略別錄故後人得僞爲也且淮南子曰「兼愛尙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汎論以墨子兼愛尙賢諸篇目例之必全性保真皆楊朱書篇名本志不載楊朱書而淮南猶及見之全性保真者謂守清靜離情慾淮南子原道訓高注云出生道謂去清淨也入死道謂匿情慾也可證而列子楊朱篇乃一意縱恣肉慾仰企桀紂若弗及直是爲惡近刑豈不大相刺謬哉此篇尤當出湛臆造非有本已盧文昭羣書拾補中有列子張湛注校正汪繼培亦有列子注校本秦恩復有覆宋本列子盧重元注

老成子十八篇

亡。老考古字通。今本列子周穆王篇釋文作考成子。

長盧子九篇楚人

亡。史記曰：「楚有長盧。」孟卿傳荀子曰：「山嶽河海水金石火木，此積形成乎地者

也。」御覽三十七引呂氏春秋

王狄子一篇

亡。

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莊子稱之。

亡。人表曰：「魏公子牟。」蓋魏之公子，魏得中山，以邑子牟。呂覽注故曰公子魏牟。趙策亦

曰中山公子牟。莊子讓王篇。淮南子。呂覽審。荀子非十二子篇。孫詒讓曰：「牟莫一

語之轉。蓋即子莫也。」箱高述林。案孟子曰：子莫執中無權。馬國翰有輯本。

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師古曰：駢音步田反。

亡。史記曰：「田駢齊人，學黃老道德之術。」七略曰：「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語曰：天

口駢。」王應麟考證齊田氏本陳氏也。故高誘曰：「齊陳駢作道書二十五篇，齊生死等古今。」

呂覽不
二篇注
馬國翰有輯本。

老萊子十六篇楚人與孔子同時。

亡。孔子曰：「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

老萊子之行也。」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別錄曰：「老萊子，古之壽者。」文選天台山賦注引馬國翰有輯本。

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諂，威王下之，師古曰：黔音其炎，反。下音胡，稼反。

亡。馬國翰有輯本。

宮孫子二篇師古曰：宮孫姓也，不知名。

亡。

鷓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鷓為冠，師古曰：以鷓鳥羽為冠。

疑。隋唐志三卷，必非原書也。韓愈曰：「鷓冠子十有六篇。」讀子冠子陸佃曰：「自博選至武

靈王間，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十有六篇者，非全書也。」編冠子序今本三卷十九篇同。

清四庫雜家類著錄沈欽韓曰：「其中龐煖論兵法，漢志本在兵家，為後人傳合。」王闓運曰：「道

家鷓冠子一篇，縱橫家龐煖二篇。隋志道家有鷓冠三卷，無龐煖書，而篇卷適相合，隋以

前誤合之。凡龐子言皆宜入煖書。湘綺樓集題龐冠子然沈說為勝。兵家龐煖三篇。汪刻本漢書

作二篇。合此鷓冠子一篇。正符三篇之數。後漢書續輿服志。鷓者勇雉。為武冠。道家

與兵家相通。本志兵權謀家原有鷓冠子言兵之篇。此亦後世所以誤合兵家龐煖為一

歟。或曰「五行志引周書曰「知天文者冠鷓冠。」禮家謂之術士冠。今鷓冠子書皆述

三才變通。其篇目有天則天權能天以及環流王鈇泰鴻泰錄等篇。率多談天之語。鷓字

恐鷓字之誤。然古天文乃係有形之天。鷓冠子所談者。道家言無形之天耳。未可遽易

鷓為鷓也。

周訓十四篇

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人問小書。其言俗薄。

亡。

黃帝四經四篇

亡。隋志曰。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沖虛而已。其黃帝四篇。

老子二篇。最得深旨。

部道經

蓋懸揣之談。黃帝四經。隋志已不著錄也。王氏攷證引史記

正義曰。黃帝道書十卷。

亦見玉海卷二十八

未審其詳。史記稱黃老言。田叔傳。張釋之傳。孟

子荀卿傳申不害韓陳丞相世家外戚世家稱黃帝老子言家樂毅傳日者傳無慮各數見先黃帝而後老子

者宜也。班志乃抑黃帝於老子之後。蓋本二劉。或謂谷神一章。列子引作黃帝書。黃帝書

正襲老子。故二劉校書抑之耳。然此正倒見。老子襲黃帝書則可耳。金人銘一首。讀於孔

子。是亦豈襲老子者哉。大抵漢氏百年之大計。在尊儒。故抑黃老。而黃帝之文。質勝而野。

猶不若老子之辭簡意遠。故更抑置於後矣。今黃帝書雖亡。凡見引於韓非揚權呂覽應

者。率多透宗之警語。不愧道家之鼻祖。但不識為即此四經之文否耳。
去私圍道遇 合審時等篇 賈子政上 淮南 泰族訓 僞列子天命 僞文子上仁 六韜漢書 賈誼陳 疏等書

黃帝銘六篇

殘黃帝金人銘見於荀子詳余自序太公金匱劉向說苑王應麟攷證據皇覽嚴可均全上 三代文據太公陰謀太公金匱知即

黃帝六銘之一 取說苑足之黃帝巾凡銘見於路史疏佐紀是六銘尚存其二也。孔子讀金人銘曰「此

言雖鄙而中事情。」說苑敬慎篇蓋孔子尚文故鄙之耳。不知上古語質不飾以文。此真草昧

初狀。劉班尊儒從而抑之。斯無識已。劉勰曰「蓋上古遺語而戰代所記。」文心雕龍諸子篇孔

子尚得讀之。豈戰代所記哉。

黃帝君臣十篇也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

亡。「慎到田駢接子環淵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史記孟荀傳前此未聞有此術也。故曰起六

國時歟。云與老子相似者，明不同書。雜家子晚子亦云：「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

可證也。書不同而文句或有同者，魏晉人偽造列子引老子谷神章，稱黃帝書曰：「豈猶及

見此書歟。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宰予問黃帝於孔子，孔子難之。大戴禮五帝德周室既衰，

史播五帝之書於民間，則其書雖出於六國時，而實傳自上古也。尸子曰：「黃帝取合己

者四人，使治四方。」御覽七十九史記曰：「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

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五帝本紀或皆出此書。

雜黃帝五十八篇六國時賢者所作

亡。

力牧二十二篇六國時所作，託之黃帝相。

亡。兵陰陽家力牧十五篇。班注語意略同。然未必同書。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而力牧

大山稽輔之。」冥覽訓或據此書。劉勰曰：「風后力牧篇述者，蓋上古遺語，而戰代所記。」

文心雕龍
諸子篇

其詞亦視班注爲恕。故班注於道家文子力牧之外，又如農家神農注云「六國時，諸子託之神農。」小說家師曠注云「其言淺薄，似因託。」天乙注云「其言非殷時，皆依託。」黃帝說注云「迂誕依託。」兵家封胡風后力牧鬼容區注皆云「依託。」此類語絕不施之於六藝，是其攻諸子甚矣。

孫子十六篇六國時

亡。班注云六國時，則非兵權謀家之吳齊二孫子也。

捷子二篇齊人武
帝時說

亡。王念孫曰：「捷子六國時人。人表在尸子之後，鄒子之前，史記作接子，田完世家孟荀傳正義說同

注武帝時說四字，乃涉下條注武帝時說於齊王而衍。」讀書志是也。或據元和姓纂別捷

子接子爲二人，蓋非。

曹羽二篇楚人武
帝時說於齊王

亡。

郎中嬰齊十一篇武帝時師古曰劉向云故待詔不知其姓數從游觀名能爲文

亡。

臣君子二篇蜀人

亡。

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師古曰別錄云鄭人不知姓名

亡。韓非子嘗稱其說外諸說右兩引鄭長者言。應劭曰：「春秋之末，鄭有賢人著書一篇，號鄭長者。」

慧苑華嚴經音義下引

楚子三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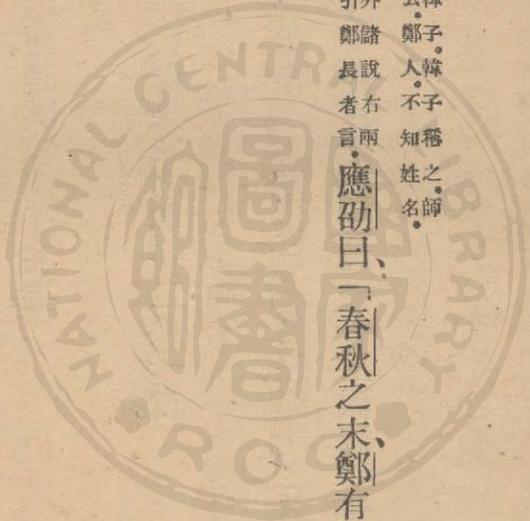
亡。

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亡。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今計家數適符。惟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當除去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不計，則得八百一篇。少百九十二篇。若不除去而計之，則得一千零三十八篇，多四十五篇。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

君人當爲人君之訛。王念孫說，穀梁傳序疏，爾雅序引此，皆不誤。道家誠出於史官，伊尹、太公非史官也，則其

權首，非自黃帝而誰與？黃帝立史官以來，史氏世守其緒，下至周末，老子爲柱下史，爰播黃帝之書於民間。不然，則黃老道德之術，曷爲而來哉？司馬談家世爲史，猶知此義。故先黃老而後六經，其明驗也。自武帝崇儒，而劉略班志咸體此旨，不獨先六經而後黃老也，抑且黃老而老黃之，先老而後黃矣。然試問合於歷史自然之序否？其乖戾一也。儒家助人君明教化，道家人君南面之術，先儒而後道，是未有人君而已有助人君者也。其乖戾二也。故於此而謂之漢氏之政策則可，謂之學術當然，則無是處。

合於堯之克讓。師古曰，虞書堯典稱堯之德曰允恭克讓，言其信恭能讓也。故志引之云，讓古讓字。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師古曰，四益，謂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也。此謙卦象辭，謙字與謙同。

史掌文書，書易所載，史無不得其緒也。錢大昕曰：「古書言旁字，與口旁字，往往相通，故謙或爲謙。」一謙而四益者，天益之，地益之，神益之，人益之也。

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師古曰：放，廢也。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史記曰：「莊子散道德，放論。」老莊申韓傳贊是所謂放者也。然老莊同歸小國寡民之治，有什

伯之器而不用，是其黃金天國，故與三代大國之制殊已。

以上道

宋司星子韋三篇景公史

亡。子韋事詳呂覽制樂論衡變虛馬國翰有輯本。

公櫛生終始十四篇傳鄒爽始終書師古曰：櫛音疇，其字從木。

亡。錢大昭曰：「作終始者鄒衍，非鄒爽也。」注始終亦誤，當作終始。

公孫發二十二篇六國時

亡。

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

亡。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也。故守一而不變

者，未睹治之至也。」漢書嚴安傳引則與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無不合，而與董仲舒言「天

不變道亦不變」者，大相逕庭也。說者謂鄒子疾晚世之儒墨，守一隅而欲知萬方。論識

鄒觀其與淳于髡微言，實長於游說。故揚雄曰：「鄒衍以頡亢而取世資。」嘲解蓋陰陽家

固與縱橫家之陰陽裨闔相通歟。馬國翰有輯本。

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師古曰亦鄒衍所說

亡。史記曰：「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齊人奏之。」封禪書七略

曰：「鄒子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土德後，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選文

魏都賦注蓋其學出於言五帝之運行也。

乘丘子五篇六國時

亡。乘當作桑，沈欽韓葉德輝說。

杜文公五篇六國時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韓人也

亡。

黃帝泰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公所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為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公孫之所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為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

亡。

南公三十一篇六國時

亡。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史記項羽本紀後楚卒亡秦，蓋猶今之預言家。

容成子十四篇

亡。世本曰、「黃帝使容成作調麻。」亦見呂覽勿躬篇莊子稱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則陽篇此抑次於南公之後，當亦如道家之黃帝矣。朱一新曰、「疑六國時人作，」非也。

張蒼十六篇丞相北平侯

亡。蒼傳曰、「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篇數不同，蓋八六字形近易訛。

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雕龍，奭，師古曰，奭音試，亦反。

亡。七略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修衍之文，若雕

鏤龍文，故曰雕龍。」史記孟荀傳集解引

閻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亡。

馮倕十三篇

亡。

將鉅子五篇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

亡。

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

亡。賈誼草具儀法、用五爲官、見本傳。五曹算經所說、不識即本此否。

周伯十一篇齊人六國時

亡。

衛侯官十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亡。錢大昭曰、「侯當作候、」官名也。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平陰人近世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

亡。古言忠孝、傳諸五行。董仲舒曰、「五行者、乃忠臣孝子之行也。」春秋繁露五行之義篇又五行對篇亦有

此義故于長書入陰陽家賦。

公孫渾邪十五篇平曲侯

亡。公孫賀之祖賀傳作昆邪，昆渾同也。

雜陰陽家三十八篇作者不知

亡。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今計二十一家三百六十八篇，少一篇。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羲和之官，詳于堯典。仲叔四子，分宅四裔。南交則今之安南也。朔方幽都則今之黑龍江

之上源也。別詳余稷天子傳西征今地攷東西至日之所出入，則更遠矣。本其實測，而著歷象，故古之陰

陽家，未可輕量也。

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師古曰：泥，滯也。音乃。計反。舍人事而任鬼。師古曰：舍，廢也。

鬼神魘祥小數有驗有不驗，故君子知之而不任也。司馬談曰：「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

諱，使人拘而多所畏。」史記自序

以上陰陽

李子三十二篇名隄相魏文侯富國彊兵

亡。儒家李克七篇、兵權謀家李子十篇、蓋俱非同書。食貨志言「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

力之教。」與史記貨殖傳言「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正合。故知克悝一人。疊悝

而此其法家言也。蓋自著之書。晉書刑法志言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六篇。商鞅受

之以相秦。唐六典注曰六法。一盜法。二賊法。三四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黃奭有輯本。孫星衍謂即漢志之李子三十

二篇。李子法經序似失之。

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商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

殘。清四庫法家類著錄商子五卷兵權謀家公孫鞅二十七篇、蓋非同書。商君以法經六篇入秦。後魏刑

而燔詩書。韓非子曰「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五蠹蓋商君書與管子同、亦出傳學者

之手。更法篇首句即稱孝公之諡。又來民篇曰「今三晉不勝秦、四世矣。自魏襄王以來、

野戰不勝、則城必拔。」弱民篇曰「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唐蔑死於垂沙、莊躄發於內

楚。」此皆秦昭王時事、非商君所及見也。晁公武曰「二十九篇、今亡三篇。」郡齋讀嚴

萬里曰「今二十六篇、又亡其二、實二十四篇。」嚴校攷所謂三亡篇者、羣書治要載商

鞅六法篇餘不可攷。所謂又亡其二者，刑約第十六及無目之第二十一兩篇也。近人校注者，有王時潤商君書斟詮、朱師轍商君書解詁。

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師古曰：京，河南京縣。

殘。淮南子曰：「今商鞅之開塞，申子之三符，韓非子之孤憤。」秦族是申子有三符篇也。

史記曰：「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傳別錄曰：「申子

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史記張叔今民間所有

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王應麟引史記本傳注。七略曰：「孝

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御覽二百一十一七錄曰：「申子二卷。」史記本傳隋志注：「梁有

三卷亡。」新舊唐志仍三卷。通志通考無。御覽有則亡於南宋矣。今僅羣書治要載大體

篇，蓋亦不完。凡六篇目，三符君臣大體三篇目可徵而已。馬國翰有輯本，未盡。王潤時有

輯佚文。

處子九篇。師古曰：史記云：趙有處子。

亡。處卽劇也。今史記處子作劇子。孟荀

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稱之。

殘。清四庫雜家類著錄慎子一卷。司馬遷曰：「慎到趙人學黃老道德之術故著十二論。」楊倞曰：「慎

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荀子解蔽篇注案非十二子篇以慎到田駢同譏儒效篇又以慎墨同詆正與韓詩外傳以老

墨為俗儒略同也。王應麟曰：「漢志四十二篇今三十七篇亡。惟有威德因循民雜德立思人五

篇。滕輔注。」證攷沈欽韓曰：「今五篇亦非完篇矣。」證疏嚴可均曰：「隋志舊新唐志皆十

卷。滕輔注。崇文總目三十七篇。書錄解題稱麻沙刻本纔五篇。余所見明刻本亦皆五篇。

今從羣書治要寫出七篇。有注。即滕輔注。其多出之篇。曰知忠。曰君臣。其威德篇多出二

百五十三字。雖亦節本。視陳振孫所見本為勝。藝文類聚六十。有漢滕輔祭牙文。隋志梁

有晉太學博士滕輔集。慎子注為漢為晉未敢定之。」鐵橋漫稿錢熙祚亦有校本。附輯佚文。

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

存。司馬遷曰：「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

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史記本傳然又曰：「韓非囚秦說難孤

憤。」史記自序則似非之書。作於入秦之後。蓋當以前說為勝也。王應麟曰：「非書有存韓篇。

故李斯言非終爲韓，不爲秦也。後人誤以范雎書廁於其書之間，乃有舉韓之論。通鑑謂

非欲覆宗國，則非也。程氏說引然王氏說亦未盡確。韓非子第一篇初見秦，確爲非書，非

范雎書也。戰國策作張儀說秦王書，更誤不可從。吾家千里定從吳師道說顧千里校本及識誤，王先

慎集解俱善。盧文弨羣書拾補中有韓非子校正

游棣子一篇音師古曰棣音徒計反

亡。

鼂錯三十一篇

亡。史記曰：「鼂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傳本馬國翰有輯本。

燕十事十篇作者不知

亡。

法家言二篇作者不知

亡。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今計家數篇數悉符。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

師古曰：「飭，整也。讀與辭也。飭，整也。讀與。」

同敕此則所長也。

理李古字通，獄官也。今猶曰大理院。賈誼曰：「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漢書本傳是故禮法二者，猶今言道德法律二者。譬猶國家之兩輪，廢一而不行。抑弼之云者，其過重視禮，而以法為輔助品，微異於今之說。此所以今日中國猶有隻輪不進之象歟。今禮法皆衰，而人心尤甚。

人心尤甚。

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師古曰：「薄厚者，變厚。」

薄為

李斯以督責亡秦，其前車已。周壽昌曰：「顏解未晰，此即大學所云於所厚者薄之意。蓋專指秦商鞅漢鼂錯為說。」

以上法

鄧析二篇

鄭人與子產並時師古曰列子及孫卿並云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歇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也

疑載籍多言子產誅鄧析見荀子宥坐篇呂覽離謂篇而左傳言駟歇殺之蓋別一鄧析

也荀子曰「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鬚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

惠施鄧析能之」不苟驚案非十二子篇亦淮南子曰「公孫粲於辭而買名鄧析巧辯

而亂法」詁言劉向曰「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荀子楊是鄧析書當

與公孫龍惠施相似今不然也惟韓非子曰「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問辯

故王應麟曰「鄧析書無厚轉辭二篇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證攷蓋堅

白無厚者堅白異同之別語荀子禮論篇儒效篇俱詆堅白異同之說修身篇詆堅白異

施小同異大同異無厚不可積諸說史記孟荀傳言公孫龍為堅白論篇莊子天下篇述惠

莊子言「以無厚入有間」養生是析之術亦歸於黃老說苑敬慎篇載叔向稱老無厚者

至薄之別名此刑名之所以慘礪也晁公武曰「析書大旨訐而刻真其言也其間時勸

取他書頗駁雜不倫豈後人附益之與」郡齋讀嚴可均曰「崇文總目言劉歆校為二

篇。今本二篇卽歆所分，而前有劉向奏稱除復重爲一篇者。蓋歆冠以向奏，唐本相承如此也。知者，意林及楊倞注荀子皆云向不云歆也。因據各書引見，改補五十餘事，疑者闕之。舊三十二章，今合并爲三十一章，節次或不相屬，而詞旨完具，各書徵用，鮮出此外。惟御覽八十符子引鄧析言曰：「古詩云堯舜至聖，身如脯腊，桀紂無道，肌膚二尺。」今本無之，當是佚脫。鐵稿由嚴之說，則是今本猶仍唐人所見本也。清四庫法家類著錄

尹文子一篇

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師古曰劉向云與宋鉞俱游稷下鉞音形

亡。劉歆曰：「其學本于黃老，居稷下，與宋鉞、彭蒙、田駢等，同學于公孫龍。」容齋續筆 隋

唐志二卷，卽今本尹文子上下二篇，復有殘闕。清四庫雜家類著錄然莊子曰：「宋鉞、尹文作爲華

山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合驩，以調海內。見侮不

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天下篇宥，固古字通。尸子曰：料子貴別宥也。別宥者，辨去圍隔

也。別辨一聲之轉，義同。呂覽有去宥篇。尹文接萬物，首尙辨去圍隔。今書乃曰：「接萬物使分，別海內使不

雜。」大道篇。馬敘倫說。不合者一。聊，赧古字通。聊本作慙，慙，赧一聲之轉。別詳莊子天下篇講疏。尹文以驩顏寢兵，利調

天下。今書乃曰：「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仁義篇不合

者二。且稱引老子三條，說多鄙倍。說苑述尹文語。君道篇文絕不類。徵訓徵終，先漢未有。王

弼老子注云：「徵，歸終也。」於是列子曰：「死也者，德之徵也。」天瑞篇尹文子亦曰：「窮

則徵終，徵終則反始。」大道篇二書之出同時，而義亦相照，其為魏晉間人所依託，無疑。沈

欽韓曰：「以大道為書，而雜以山雞鳳皇，字長子曰盜，次子曰毆，亦詼嘲無稽甚矣。」馬

敘倫曰：「今尹文子二篇，詞說庸近，不類戰國時文，陳義尤雜，出仲長統所撰定。然仲長

統之序，前儒證其偽作，蓋與二篇並出偽作。」莊子義證天下一篇馬說至稿。汪繼培錢熙祚王時

潤咸有校本。

公孫龍子十四篇

趙人師古曰：即為堅白之辨者。

殘。公孫龍，字子秉。列子釋文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徐无鬼篇又曰：「駢於

辨者，纍瓦結繩，竄句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辯駢拇

蓋名者凡治學者所共有之事也。今惟公孫龍子尚為確信之書。別錄曰：「公孫龍持

白馬之論以度關。」初學記卷七案羅振玉近刻古籍叢殘有唐寫本古類書第一種白馬注云：公孫龍度關司禁曰：馬不得過。公孫曰：我馬白，非馬，遂過。

可為別錄之證，又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兒說乘白馬而過關，亦一類之事。則以其白馬論為最著名也。隋志不著錄，舊唐志

三卷、賈公彥之子賈大隱曾爲作注。通志一卷、亡八篇、則殘於宋矣。故今本止六篇。然首篇跡府、疑非原書。凡爲辨者、有事以爲例、則易喻。卽事而爲辨、則易迷。故公孫龍責秦王以非約、呂覽注 辭篇折孔穿之詞悖、跡府其言明且清。惟書中如白馬至名實五篇、類以一詞累變不窮、轉而益深、幾令人莫明其所謂。必繩以名家科律、然後瞭焉。此又讀其書、初覺詭異、而實不詭異也。清四庫雜家類著錄王潤時有校本。

成公生五篇

與黃公等同時。師古曰：姓成公。劉向云：與李斯子由同時。由爲三川守。成公生游談不仕。

亡。

惠子一篇

名施。與莊子並時。

亡。惠施宋人也。呂覽注 辭篇 高注

其學去尊呂覽愛類篇

而多方、其書五車、

莊子天下篇

爲魏惠王相。莊子秋水

篇 魏惠王 卽梁惠王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大術之愚、爲天下笑。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

呂覽不風篇故老子曰、「辯者不善、」得非惠施之謂乎。及施死、而莊子猶曰、「自夫子之死

也、吾无與之言矣。」莊子徐元鬼篇 說苑說叢篇述其歷物之意、天下篇蓋卽施書一篇大旨所在。馬國

翰有輯本。

黃公四篇

名班為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
歌詩中師古曰疵音才斯反

亡。

毛公九篇

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師古曰劉向別錄云
論堅白同異以為可以治天下此蓋史記所云藏於博徒者

亡。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

今計家數篇數悉符。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欲為政必先正其名此其所長也。

晉太子曰仇，少子曰成師，師服曰「名自名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

亂乎？」史記晉世家管子曰「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上心術篇韓非子曰「名正物定，名

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揚權篇然則黃帝孔子咸主正名，固言治

之首務。以紀萬物，安得而不有數。惟道法儒墨紛紛咸首重在此，而用之又各不同歟。

及警者為之。晉灼曰警工鈞也師古曰警音工鈞反則苟鈞鈞析亂而已。師古曰鈞破也音普革反又音普狄反

晉注非也。警繳古字通，煩也。史記自序所謂「名家苛察繳繞」史記自序，漢書司馬遷傳如淳曰：「繳繞猶繞。」
不通大體也。是也。公孫粲辭而買名，猶不免乎此弊。

以上名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

亡。尹佚亦曰尹逸。周書克股解又曰史佚。周書尹逸，史記周本紀作史佚。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

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呂覽當染篇豈史角之先，出自尹佚，故以佚

書為墨家冠。且以其出於清廟之守耶？周頌曰：「於穆清廟。」馬國翰有輯本。

田俅子三篇先韓子，蘇林曰：俅音仇。

亡。田俅即田鳩也。見韓非外儲說右上篇。呂覽首時篇之書。隋志曰：「梁有田俅子一卷。」然唐宋

類書時見稱引，多言符瑞，亦明鬼之意歟？馬國翰有輯本。

我子一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為墨子之學。

亡。應劭曰：「我子，六國時人。」三元和姓纂二十

隋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亡。隋唐志通志咸一卷。洪邁曰、「書今不存。」可亡於宋矣。其尙儉史記自序正義引章昭說明鬼傳墨之術。馬國翰有輯本。亦見孫詒讓墨子問詁附墨語下。

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

亡。隋唐志通志咸一卷。洪邁曰、「今不存。」葉德輝曰、「其書大旨與貴義尙同相近。」

馬國翰有輯本。亦見孫詒讓墨子問詁附錄。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殘。墨翟魯人也。呂覽當染慎大篇注孔丘墨翟無地爲君。無官爲長。呂覽順既篇蓋爲孔子服役者七十

人。韓非子五蠹篇爲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淮南子秦族訓孔墨之競起於當時。其遺烈之盛。可思矣。淮

南子曰、「孔墨皆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主術訓然非也。墨子長於詩書春秋。遺書可

覆案也。詩書春秋猶不足以破鬼神。惟易足以破之。易明天地萬物之原。故無鬼神說見前。使墨氏而通六

藝。則不爲明鬼之說矣。墨非其姓。以日夜勤勞。面目瘠墨得號。別有考故其道近於釋氏之

小乘。西方之天主。別錄曰、「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

在七十子後也。」史記孟荷傳引其書宋世已亡九篇。久無善本。清四庫雜家類著錄清畢沅校本。孫詒讓

墨子間詁孫尤勝。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今計家數篇數悉符。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師古曰：采，柞木也。字作採。本從木，以茅覆屋，以採為椽，言其質素也。采音千，在反。

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如淳曰：右，鬼謂信鬼神。若柱，伯射宣王是親鬼而右。

之師古曰：右猶尊尚也。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蘇林曰：非有命者，言儒者執有命而反勸人修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譏之也。如淳曰：言無吉凶之命，但有

賢不肯善惡。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如淳曰：言皆同可以治也。師古曰：墨子有節用兼愛上賢明鬼神非命上同等諸篇，故志歷序其本意也。視讀曰示。此

其所長也。

此蓋釋墨家之術，出自周清廟之守也。故左氏傳曰：「清廟茅屋，昭其儉也。」桓二此貴

儉之所出也。其餘養三老五更，選士大射，宗祀嚴父，順四時而行，以孝視天下，無一不可

附會孝經三禮而為之辭。然儒家之道，至孔子而昌。墨家之道，亦至墨子而盛。淮南子曰：

「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要略準斯以談，當以夏為說。則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

也。孟子離婁下篇蓋兼愛之所出也。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熙然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

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訓精神蓋非命之所出也。禹又菲飲食而致孝

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語論蓋貴儉。上賢。右鬼。尚同。之所出

也。禮記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釋士也故致孝鬼神致美黻冕皆祭事而兼包射事孔子年事稍先。猶循循周道。未遽

變革。百家言黃帝變周最烈。然其自居也猶厚。惟墨子崛起其間。反周從夏。日夜不休。勞

形天下。莊子曰。一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天下

嗚呼。斯言不虛美矣。千萬世以後。有以勞働爲神聖。則墨之爲人傑。不尤大彰明較著哉。

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此蔽者蓋指墨子節葬非禮。兼愛無父。皆孟子所譏。然由今觀之。孟子之說。有不盡然矣。

以上墨

蘇子三十一篇名秦。有列傳。

殘。史記本傳曰。秦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裴駟曰。鬼谷子有揣摩

篇。集解王劭曰。揣摩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索隱引案太平御覽引亦稱揣摩意篇。今本作揣摩二篇。服虔曰。

一抵音紙。隄音義。謂罪敗而復抨彈之。蘇秦書有此法。顏師古曰。隄與戲同音。戲亦

險也。鬼谷子有抵戲篇也。漢書杜周傳贊注是諸家皆以鬼谷子爲即蘇秦書，而服虔爲漢經

師大儒，其言尤可信也。漢書主父偃傳注服虔曰蘇秦法百家書說也此亦一證惟鬼谷子曰：「周有豪士居鬼谷，號

爲鬼谷先生。蘇秦張儀往見之，擇日而學。」御覽五百三十一引故史記蘇秦張儀傳皆本此說，則

宜鬼谷子自鬼谷子，蘇秦書自蘇秦書，不相同也。然說苑引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

矯之者難矣。」善說或本蘇秦述其師說，故劉向別錄原題鬼谷子。班志本七略，從其核

實，題名蘇子，未可知也。隋志鬼谷子三卷，樂注。新唐志二卷，蘇秦撰。又三卷樂臺注。樂臺

曰：「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蘇秦傳案隱引案兩唐志通志皆作樂臺，意林王氏攷證作樂壹。其言或別有本。

今書自裨闔至符言十二篇，尙有佚篇。清四庫雜家類著錄明胡應麟筆叢謂隋志有三十一篇，無據。司馬遷稱「聖人

不朽，時變自守。虛者時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索隱謂「其詞出鬼谷」，今本無之，蓋

在佚篇中矣。秦恩復重校本佳。嘉慶十年刻近王時潤亦有校本。

張子十篇名儀有傳

亡。

龐煖二篇煖爲燕將師古曰煖音許遠反

亡。兵權謀家有龐煖三篇，蓋非同書。

闕子一篇

亡。應劭曰：「闕，姓也。縱橫家有闕子著書。」

後漢書獻帝紀注引風俗通

嚴可均曰：「闕子，劉逵注吳

都賦，酈道元注水經，睢水並採用之，當是先秦古書。」

鐵橋漫稿

馬國翰有輯本。

國筮子十七篇

亡。

秦零陵令信一篇

難秦相李斯

亡。文選吳都賦注有引秦零陵令信上書曰：「荆軻挾匕首，卒刺陛下。」即此。

荊子五篇

亡。本傳曰：「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馬國翰有輯本。

鄒陽七篇

亡。馬國翰有輯本。

主父偃二十八篇

亡。本傳曰、「優學長短縱橫術。」馬國翰有輯本。

徐樂一篇

亡。馬國翰有輯本。

莊安一篇

亡。即嚴安。此本七略故作莊安。馬國翰有輯本。

待詔金馬聊蒼二篇。趙人武帝時師古曰嚴助傳作膠蒼。而此志作聊志傳不同未知孰是。

亡。錢大昭曰、「風俗通有聊蒼為漢侍中著子書。」廣韻二據此則作膠者通假字。

右縱橫十二家百七篇

今計家數篇數悉符。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古師

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人。不達於事。誦詩雖多亦無所用。又曰「使乎使乎。」師古曰亦論語載孔子之言。歎使之難其人。言其當權事制

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

詩曰、「蓺麻如之何。橫縱其畝。」橫字據韓詩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縱。中國農業之國也。轉

被其耕稼之詞於行人之術。使臣曰行人。春秋朝聘頻煩。斯職尤重。賦詩斷章。增輝壇坫。

孔子欲進庶人於朝。故曰「不學詩。無以言。」而教弟子誦詩。貴能奉使專對。其後子貢

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史記仲尼弟子傳故孔子者。春秋之縱橫大師。而子貢者。春秋

之縱橫大家也。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夫子何為。使者對曰。「夫子欲寡

其過而未能也。」故孔子贊歎之曰。「使乎使乎。」美其能於辭不受諸主。而善制宜以

應賓也。莊子則陽篇淮南子原道訓皆有蘧伯玉知非之文。況對孔子尤宜直對以實。故為美也。論衡問孔篇謂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非其不當代人謙。此王充野言。

不足據。然則私人賓朋之間。酬酢之詞。亦比諸縱橫之屬也。國交私交。本主忠信。而有時乎

行權者。豈得已哉。如子貢之為。與亡係乎數國之鉅。而為救魯祖國。不可非也。

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諉而棄其信。師古曰。詐。諉言也。音許。遠反。

邪人者。蘇張是也。戰國之世。一詐諉之世也。春秋交聘。猶賦詩斷章。口道禮義忠信。及戰

國而此風絕矣。國際道德盡亡。說詳日知錄。蘇秦說秦王不成。而東合六國以抗秦。曰從。張儀說山東

諸國不成。而西入秦。用秦以破六國之從。曰橫。從橫之起。由此擾擾。以至秦漢興亡。韓非

子曰。「從橫之黨。借力於國。從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

以持國也。」五 齋然就彼善於此而論，則蘇秦先迷而後復，功愈於張儀。張儀，魏人也，寧

為祖國之罪人也。秦自孝公而後，坐收山東之士，以滅山東之國，故滅六國者六國也。齊容

隨筆二曰：六國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如齊之田忌、田嬰、田文、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奉陽、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為相，獨秦不然。其始與之謀國，以開霸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他若

樓緩、趙人、張儀、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委國聽之。卒以兼天下。六國之主，不恤其士，以至宗社邱墟，誠不

足責。而六國之士，懷才無所用，未嘗思有以易其祖國之政教，輒求逞於異邦。既逞矣，又

輒復借異邦之力，以反噬祖國。如商鞅之徒，類是其人也。在諸夏同種列邦，宜不可以近

世之國界論。然揆諸公山不狃言「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之義，豈非君子之道，淪喪已盡

哉。故夫孔子遠矣，玄聖素王，將以自立也。好七十二君而不遇，則退老尼山，制經立教，以

待諸千萬世之後。

以上縱橫

孔甲盤孟二十六篇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

亡。古謂鍾鼎亦曰盤孟。墨子兼愛下篇曰：琢於盤孟，管問篇作鍾鼎。田蚡學盤孟書。見本七略曰：「盤孟書者，

其傳言孔甲為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孟中為誠法，或於鼎名曰銘。」王氏攷證，案田蚡傳，應劭注略

同。班氏非之，似近苛也。

大禹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師古曰：命古禹字。

亡。賈子引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上修正語

與周書大聚篇引禹之禁文傳篇引夏箴文俱相似。蓋皆在此大禹書中。然班注謂其文似後世語者，必以其明暢流利，適與晚周百家語相似，故云然也。不知言有文質，未可一概而論。故黃帝金人銘，決不如詩書之溫文爾雅，由金人銘質言而詩書文言也。則假如大禹書而有似乎百家之文，亦何害其為禹書哉。

伍子胥八篇名員，春秋時為吳將，忠直遇譏死。

疑。兵技巧家伍子胥十篇，蓋非同書。越絕書明言：「一說子胥作，外者非一人作。」洪頤

煊曰：「今本越絕篇次錯亂，以末篇證之，本八篇，太伯第一，荆平第二，吳第三，計倪第四，

請糶第五，九術第六，兵法第七，陳恆第八，與雜家伍子胥篇數正同。」讀書蓋越絕本分

內外傳。崇文總目稱舊有內記八，外傳十七，今文題闕舛，裁二十篇。內傳八篇，今存荆平王吳計倪請糶陳成恆九術

六篇。計倪編審其文字，當即雜家之伍子胥書，而餘為後漢袁康作也。文選注顏延年侍

湖詩張協七命兩注太平御覽三百並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法御覽七又七百引越絕書子胥船軍之教當爲兵法篇

之佚文。舊唐志伍子胥兵法一篇之單行者。或即越絕書兵法篇之單行者。

子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

亡孫德謙曰「子晚子者以子墨子證之蓋兵家大師也以其學術通博而所長則在兵

耳」漢書藝文志舉例

由余三篇戎人秦穆公聘以爲大夫

亡兵形勢家繇敘二篇蓋非同書由繇余敘通段字司馬遷曰「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戎王使觀秦秦繆公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尙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由余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督責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愚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史記秦本紀由是觀之不獨見黃老之治即戎夷之道復可見雜家以道德爲歸亦自由余啓之馬國翰有輯本。

尉繚二十九篇六國時師古曰尉姓繚名也音了又音聊劉向別錄云繚為商君學

亡。兵形勢家有尉繚三十一篇，蓋非同書。然隋志雜家尉繚子五卷，謂梁并錄六卷。梁惠

王時人，則已合兵家尉繚而為一矣。初學記御覽六百八十四引尉繚子，並雜家言，是其書唐

宋猶存。史記曰：「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其計以散財物，賂諸侯強臣，不過三十萬金，則

諸侯可盡。」本始紀此當為雜家尉繚，非梁惠王時之兵家尉繚。世本魏無哀王，史記有誤。故據汲冢紀年，梁惠王末

年，即周慎觀王三年，當西紀前二百一十五年，至始為商君學者，蓋不必親受業，如有為神

農之言者許行，是其比也。

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佚。逃入蜀。師古曰：佼音校。

亡。注魯人者，晉人之訛也。史記曰：「楚有尸子。」孟荀傳別錄疑謂其在蜀。孟荀傳王應麟

曰：「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

商君被刑，佼恐並誅，乃逃入蜀，造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隋志並著錄，宋時全書

已亡。清汪繼培有輯本。孫星衍有校本。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

存。司馬遷曰：「呂不韋上觀尙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

春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又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史記然今二十六篇以十二紀八覽六

論相次，稍與古異。」清四庫雜家類著錄夫秦本無儒，異國之士，輻湊於秦，形成帝業，於是雜家之學

大盛。由余尉繚尸子呂覽先後踵輝，此亦一時之奇觀也。今僅呂覽尙存。高誘曰：「此書

所尙，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荀卿淮南揚

雄相表裏也。」呂覽序蓋「其書沈博絕麗，彙儒墨之旨，合名法之源。」本學沉語而以黃老道

德爲宗，示天下政治之大歸。秦失其道，而漢以黃老致治者，且百餘年。是書可不謂之雞

鳴知旦者哉？然亦於此可見黃老之學，適所以造成秦漢專制之始。畢沅校本佳。梁玉繩有呂子校補，及續補。陳昌

齊有呂氏春秋正誤。

淮南內二十一篇王安

存。清四庫雜家類著錄其書有曰：「此鴻烈之秦族也。」要略訓則自名曰鴻烈，故高誘曰：「其大較

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淮南

子西京雜記曰：「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號爲淮南子。」

三卷蓋七略別錄始題曰淮南矣。班固曰：「淮南王安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景十三王傳誠

為定論。然安當西漢盛期，多見古書。其囊括羣籍，幾欲上掩戶呂。天文訓一篇，最為奧博。

後世陰陽五行之說多祖之。即其驗也。高誘未諳術數，注甚簡略。清錢塘有天文訓補注。其父錢大昕謂可上窺渾蓋宣夜之原，旁究堪輿

激辰之應云。通行莊達吉校道藏本，然非其舊。有藏本是而各本非者，多改從各本。其藏本與

各本同誤者，一概不能釐正。更有未曉文義而輒行刪改，及妄生異說者。王念孫別有精

校本較勝。又陳昌齊有淮南子正誤。

淮南外三十三篇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

亡。本傳曰：「外書甚衆。」即此。

東方朔二十篇。

殘。別錄曰：「朔之文辭，客難非有先生論。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

子生禱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宏借車凡朔書具是矣。」朔傳

注引然本傳具述劉向所錄朔書無七諫。本志詩賦略無楚辭亦無東方朔賦蓋有漏略。

伯象先生一篇應劭曰：蓋隱者也。故公孫放難以無益世主之治。

亡。公孫敖難伯象先生。見新序佚篇。御覽八十一引

荆軻論五篇。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

亡。亦謂荆軻讚。見文章緣起文心雕龍。王氏證

吳子一篇

亡。兵權謀家吳起四十八篇。蓋非同書。

公孫尼一篇

亡。儒家公孫尼子二十八篇。蓋非同書。

博士臣賢對一篇。漢世難韓商君

亡。

臣說三篇。武帝時所作賦。師古曰。說者其人。名讀曰悅。

亡。沈濤曰。「注賦字誤衍。」

解子薄書三十五篇

亡。

推雜書八十七篇

亡。

雜家言一篇王伯不知作者師古曰言伯王之道伯讀曰霸

亡。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

今計二十家三百九十三篇少十篇。陶憲曾曰：「入兵法上，掇出蹴鞴三字。兵書四家，惟兵技巧入蹴鞴一家，二十五篇。而諸子家下，亦注出蹴鞴一家二十五篇。是蹴鞴正從此出而入兵法也。」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師古曰：治國之體亦當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師古曰：王者之治於百家之道無不貫綜。此其所長也。

管子曰：「黃帝立明堂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間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喚。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為之，其名云何？」名曰噴室之議，請以東郭牙為之。

桓公問篇 則置以為大諫臣。呂覽勿躬篇 此正班志之所謂議官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議官不失職故也。

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師古曰：漫，放也。羨，音弋，戰反。

盪蕩古字通。漫羨即漫衍也。盪者蓋指淮南王，故其本傳斥之曰：「好書多浮辯。」

以上雜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意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說。

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故管子稱神農之數。揆度篇 呂覽述神農之教。愛類篇 鼂錯誦

神農之法。本書食貨志 漢武帝崇儒而後，頗擯百家，故此書亦在所疑之列矣。馬國翰有輯本。

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間，應劭曰：老年居田野，相民耕種，故號野老。

亡。馬國翰有輯本。

宰氏十七篇。不知何世

亡。范蠡傳曰：「陶朱公師計然，姓宰氏，字文子，葵邱濮上人。」元和姓纂十五海宰氏姓下引葉德輝曰：據此，則唐

人所見史記貨殖傳裴駰集解曰：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姓宰氏，本作宰氏。是宰氏即計然。注言不知何世，蓋書中僅論農事，而

不載其事跡也。馬國翰有輯本，題曰范子計然。

董安國十六篇漢代內史，不知何帝時。

亡。

尹都尉十四篇何世不知

亡。別錄曰：「尹都尉書，有種芥葵蓼薤葱諸篇。」御覽九十八 沈欽韓曰：「齊民要術引汜勝

之曰尹澤取減法。」種穀似尹都尉名澤也。馬國翰有輯本。

趙氏五篇何世不知

亡。沈欽韓曰：「疑即趙過。」過見食貨志

汜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為議郎，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徒為御史。汜音凡。又音敷。劍反。

亡。晉書曰：「漢遺輕車使者汜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食貨志 通志農家汜勝之

書二卷，通考無。蓋亡於宋末矣。馬國翰洪頤煊咸有輯本。

王氏六篇何世不知

亡。

蔡葵一篇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邯鄲人

亡馬國翰有輯本。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今計家數篇數悉符。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稱殷湯伐桀告天辭也。言為君之道所重者在人之食。此其所長也。

神農播百穀，禹稷躬稼。鄘生曰：「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史記本傳記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伏生曰：「八政何以先食，食者萬物之始，人本者也。」尚書大傳蓋猶今世云經濟為萬事之母也。

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師古曰：言不須聖王。天下自治。欲使君臣並耕，諱上下之序。師古曰：諱亂也。音布內反。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欲與民並耕而食，孟子嘗斥之，是也。

以上農

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語淺薄似依託也。

漢書藝文志講疏 諸子略 小說

亡。道家名伊尹、此名伊尹說、必非一書。禮家之明堂陰陽、與明堂陰陽說、爲二書、可比證。然亦可明道家小說家一本矣。

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

亡。道家名鬻子、此名鬻子說、亦必非一書。與伊尹說一書、正同例。

周考七十六篇考事也

亡。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

亡。青史氏之記述古胎教。大戴禮傳劉勰曰、「青史由綴於街談。」文心雕龍馬國翰有輯

本、亦見丁晏佚禮扶微。

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

亡。兵陰陽家師曠八篇、蓋非同書。師曠曰、「南方有鳥、名曰羌鷲、黃頭赤目、五色皆備。」

說文鳥部引或在於此書。師曠事詳周書管子解左傳昭八年國語晉語八韓非十過呂覽長見說

苑建本諸書。

務成子十一篇稱堯問古語

亡。堯學於務成子附。韓詩外傳五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

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荀子大略篇務成子附與務成昭

蓋即一人。自經劉略班志，衡定而荀卿韓嬰所稱之務成子，儒者莫復掛齒矣。使如尸子

所稱，而以為詞旨淺顯，非古語，必文章爾雅，通一經之士不能曉。史記樂書而後為古耶？則漢

武新莽優為之，此吾所以愈不能釋然於班氏之言也。

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

亡。宋子者宋鈞。荀莊子非十二子篇宋人也。孟子趙注鈞，輕榮古字通。故亦曰宋輕。孟子告子篇亦

曰宋榮子。莊子逍遙遊韓非子顯學篇與尹文同道，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以聃合

歡，以調海內。故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

下不取，強聒而不舍也。天下篇此正小說家之模範也。荀子亦嘗引其說。正論篇曰：而以與

墨翟同譏。曰：「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非十二子篇則猶今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之

衝突也。夫馬國翰有輯本。

天乙三篇

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

亡。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賈子修政語上又曰、「予有言，人

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史記殷本紀此賈誼司馬遷之所述也。使亦在此天乙書中者，班氏

之注，為不辭矣。

黃帝說四十篇

迂託

亡。

封禪方說十八篇

武帝時

亡。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

武帝時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饒齊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時待詔作書，名曰心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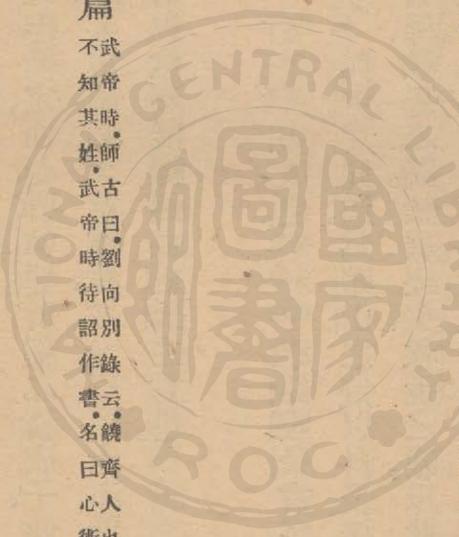
亡。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

應劭曰：道家也。好養生事。為未央之術。

亡。老子曰、「荒兮其未央哉。」又曰「緜緜若存，用之不勤。」未央者，未已也。未盡也。勤亦

盡也。淮南子原訓道高注



臣壽周紀七篇項國時人

亡。項國未詳。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

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應劭曰。其說以周書錄本。師古曰。史記云。虞初洛陽人。即張衡。西京賦。小說九百。本自虞

初者也。

亡。雒陽虞初見郊祀志。本志篇帙莫此為衆。莊子曰：「飾小說以干縣令。」外物篇而此固

非以干縣令者，亦如後世小說為娛樂之具已。

百家百三十九卷

亡。甘茂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史記本傳范睢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亦知

之。」史記本傳司馬遷曰：「百家言黃帝。」五帝本紀服虔曰：「長短縱橫術，蘇秦法，百家書說也。」

漢書主父偃傳注仲長統曰：「百家雜說，請用從火。」後漢書本傳蓋言百家者各有所指，故莊子曰：

「飾小說以干縣令」外物篇荀子曰：「小家珍說。」正名篇鄭玄曰：「小道如今諸子書也。」

後漢書蔡邕傳注是九流百家皆可名曰小說矣。然班志此小說之百家，自別有所指。應劭曰：

「案百家書，宋城門失火，取汲池中以沃之，魚悉露見，但就取之。」御覽八百六十八引風俗通斯亦

至淺露已故宜別為小說書歟。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今計十五家一千三百九十篇多十篇。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

如淳曰稗音鍛家排九章細米為稗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王著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悉說之今世亦謂偶語為稗師古曰稗者

音穉稗之稗不與鍛排同也稗官小官漢名臣奏唐林請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減什三也是也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

稗者小也。小官之稱稗官猶小販之稱稗販也。據顏注則漢猶置是官亦有所出也。

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泥滯也音乃細反。

今論語作子夏曰不作孔子曰子夏亦述孔子語。如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說苑作孔子曰建本篇即其例也。

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採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然則稗官者閭胥里師之類也。周語曰「庶人走畜夫馳。」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聲續一家二十五篇

都計儒五十二家八百三十六篇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

九篇、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名七家三十六篇、墨六家八十六篇、縱橫十二家百七篇、雜二十家四百三篇、農九家百一十四篇、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合得百八十九家四千五百四十一篇、多二百一十七篇。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師古曰、好音呼到反、

惡音一、是以九家之術、蠡出並作。師古曰、蠡與錄同、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

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師古曰、辟讀曰譬、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六藝經傳古文、或出孔壁、或出民間。今文有師弟授受、亦有詳有不詳。諸子十家、咸出王

官。曲禮曰、「在官言官。」鄭玄曰、「官、謂版圖文書之處。」注曲禮古者書藏官府、是以諸

子出於百官之史也。史掌文書黃帝天乙伊尹太公書雖作於盛時、而藏諸故府。亦至晚周官

失其守、而流布民間。故并列於諸子爾。自向歆校書、而文籍益便、遂寫。故揚子法言、肇有

書肆之名。吾子篤王充遂得觀書洛陽市肆矣。十家去小說、故曰九家。九家亦曰九流、向歆

所定。故張衡曰、「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闕定九流」也。後漢書本傳水火相滅、還復相生、其理

至微、其事至恆。推驗羣物、莫不皆然。天有陰陽、地有山川、鳥獸草木有雌雄牝牡、人事有

仁義敬和。

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師古曰：下繫之辭。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

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師古曰：裔，衣末也。其於六經，如水之下流。衣之末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

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

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申子曰：「明君使其臣並進，輻湊莫得專

君。」羣書治要卷三十六引故思議所極，必極於刑名玄言。班志之言，亦幾玄言矣。且詩書禮樂易

春秋策皆用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又謙焉。據鄭玄論語序及孝經鈞命決推定之。諸子尺書，

論衡書解篇亦八寸策也。八寸云尺，約言之。故論語，儒也，而多有道墨名法之微旨，則諸子焉不可為

六經之支與流裔哉。劉勰曰：「述道言治，枝條五經。」諸文心雕龍子篇故先梁猶多達識，晦育

否塞，自宋儒始。

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師古曰：言都邑失禮，則於野外求之，亦將有獲。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

師古曰：索，求也。彼九家者，不猶瘡於野乎？師古曰：瘡，與愈同。愈，勝也。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

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師古曰：舍，廢也。

搏國不在敦古，因革惟務便民，禮失求野，數典則可。謂六藝九流，可通萬方之略，吾見其
歆然也。惟一二特質，終有不可磨滅之精神，發揮光大，又必與時消息而後可。其詳則非
今茲所及。

四 詩賦略

屈原賦二十五篇

楚懷王大
夫有列傳

存。今楚辭離騷一篇，九歌十一篇，天問一篇，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三篇，凡二十五篇。

其懷沙一賦，爲原沉江之預賦。不歌而誦謂之賦。然九歌有歌之名，蓋可歌也。宋書樂志
有楚辭鈔

山鬼一篇，爲
樂章可歌。

國殤一篇，酷似軍歌，卒之三戶亡秦，原目瞑矣。且原爲辭賦之祖，於此亦可

見其不朽之精神哉。王逸言「劉向典校經書，分楚辭爲十六卷。」楚辭章
句序而舊本楚辭

亦題「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集。」集部之名，蓋始此。惟班志無楚辭，豈以原

本七略而從略耶？楚辭自有楚音，漢宣帝徵能爲楚詞，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王褒
傳隋世釋

道騫猶能爲之。隋志蓋與古文讀應爾雅，適爲南北相對者。

唐勒賦四篇楚人。

亡。宋玉賦曰、「景差唐勒等並造大言賦。」御覽六百六十三引蓋非今存大言賦。班志無楚辭，亦

無景差。

宋玉賦十六篇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

存。楚辭九辯十一篇，招魂一篇，文選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四篇，凡十六篇。

古文苑等載諷賦笛賦鈞賦大言賦小言賦五篇，非玉作。張惠言曰，「皆五代宋人聚斂

假託爲之。」嚴可均亦曰，「笛賦有宋意送荆卿之語，非宋玉作。」

趙幽王賦一篇

疑。本傳歌一篇，或即此。

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名吳人。

殘。楚辭哀時命一篇。王逸曰，「嚴夫子所作也。」避明帝諱，故曰嚴。班志蓋本七略舊文。

賈誼賦七篇

殘。楚辭惜誓一篇。王逸曰，不知誰作，或曰賈誼。史記本傳，弔屈原賦一篇，鵬鳥賦一篇。漢書本古文苑

旱雲賦一篇、凡四篇。又有虞賦殘。嚴輯上古三代文

枚乘賦九篇

殘。文選枚乘七發一篇、西京雜記柳賦一篇、古文苑載其梁王菟園賦一篇。藝文類聚六十五同又

有臨霸池遠詠賦。文選王粲七哀詩注引亡。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

殘。史漢本傳子虛賦。文選分亡是公以下爲上林賦哀秦二世賦、大人賦三篇、文選長門賦一篇、古文苑

美人賦一篇。藝文類聚人部學記人部同。張惠言曰恐六朝人所擬。凡五篇。又有梨賦。文選魏都注引魚菹賦。北堂書鈔百六十四

引。並殘。梓桐山賦。玉篇石部亡。

淮南王賦八十二篇

殘。藝文類聚屏風賦一篇。全上古三代文別錄曰、「淮南王有熏籠賦。」御覽七亡。

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

殘。楚辭招隱士一篇、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賓客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

小山、猶詩有大雅小雅也。

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

亡。孔臧集詳見儒家。偽孔叢子曰：「臧嘗為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末附連叢載

其諫虎賦楊柳賦鴉賦蓼蟲賦四篇，未審何出。

陽丘侯劉囅賦十九篇師古曰：囅音偃。

亡。王子侯表作揚丘。

吾丘壽王賦十五篇

亡。

蔡甲賦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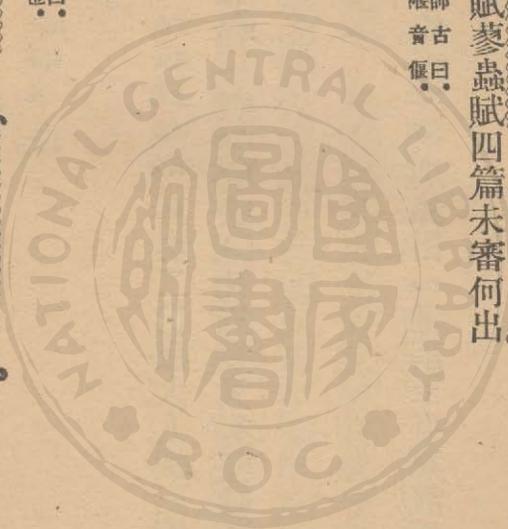
亡。

上所自造賦二篇師古曰：武帝也。

存。外戚傳傷悼李夫人賦一篇，文選秋風辭一篇。

兒寬賦二篇

亡。



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與王褒同時也

亡。

陽成侯劉德賦九篇

亡。即劉向之父，表傳俱作陽城。

劉向賦三十三篇

殘。楚辭九歎九篇，古文苑請雨華山賦一篇，本書高祖頌一篇高帝紀贊，凡十一篇，又有雅琴

賦疑卽樂家所出琴頌圍棋賦，並殘。麟角杖賦芳松枕賦等，並亡。全上古三代文

王褒賦十六篇

殘。楚辭九懷九篇，本傳聖主得賢臣頌一篇，文選洞簫賦一篇，凡十一篇。又有甘泉宮頌

碧雞頌詳全上古三代文，並殘。

右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今計家數篇數悉符。此屈原賦之屬，蓋主抒情者也。

以上屈賦之屬

陸賈賦三篇

亡。文心雕龍曰：「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辨之富矣。」才略

枚皋賦百二十篇

亡。本傳曰：「凡可讀者百二十篇。」

朱建賦二篇

亡。

常侍郎莊忽奇賦十一篇。枚皋同時。師古曰：七略云：忽奇者，或言莊夫子子。或言族家子。莊助昆弟也。從行至茂陵，詔造賦。

亡。嚴助傳作嚴忽奇，此本七略。

嚴助賦三十五篇。師古曰：上言莊忽奇，下言嚴助，史駁文。

亡。顏注是也。由此可知班氏有本七略舊文，有不本七略舊文者。

朱買臣賦三篇

亡。

宗正劉辟疆賦八篇

亡。辟疆、楚元王孫。

司馬遷賦八篇

殘。藝文類聚載其悲士不遇賦一篇。

郎中臣嬰齊賦十篇

亡。道家有郎中嬰齊，即此。

臣說賦九篇師古曰：說名音悅。

亡。

臣吾賦十八篇

亡。

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

亡。

蕭望之賦四篇

亡。



河南太守徐明賦三篇

字長君東海人元成世歷五郡太守有能名

亡。徐明見王尊傳。

給事黃門侍郎李息賦九篇

亡。非衛霍傳之李息。

淮陽憲王賦二篇

亡。

揚雄賦十二篇

存。後注云、「入揚雄八篇。」蓋七略據雄傳言作四賦止收甘泉賦河東賦校獵賦長楊

賦四篇班氏更益八篇故十二篇也。其八篇則本傳反離騷廣騷畔牢愁三篇古文苑蜀

都賦太玄賦逐貧賦三篇又有覈靈賦文選御覽都酒賦詳全上古三代文賦二篇凡八篇。然若

益以解嘲解難趙充國頌劇秦美新諸篇則溢出十二篇之數矣。豈此諸篇不在內耶？

待詔馮商賦九篇

亡。別錄曰、「待詔馮商作鐙賦。」

藝文類聚八十一引

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劉師古曰：劉向別錄云：臣向謹與長社尉杜參校中祕書。劉歆又曰：參杜陸人以陽朔元年病死。死時年二十餘。

亡。晏子春秋敘錄云：「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云云。即此杜參。亦見北史文苑之

樊遜傳。

車郎張豐賦三篇。張子儒

亡。

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驃騎將軍史朱宇。志以宇在驃騎府。故總言驃騎將軍。

亡。顏注非也。據別錄，則將軍下脫一史字。

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揚雄入篇

今計二十一家二百七十五篇，多一篇。此陸賈賦之屬，蓋主說辭者也。大概此類賦，尤與

縱橫之術為近。今賈賦亡，惟揚雄賦存者尚多。揚雄曰：「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

衛之聲，曲終而奏雅。」本書司馬相如傳贊其亦隱指此乎。

以上陸賦之屬

孫卿賦十篇

漢書藝文志講疏 詩賦略 陸賦之屬

存十篇蓋十一篇之誤。荀子有賦篇成相篇成相亦賦之流也。見後賦篇有禮知雲蠶箴五

賦。又有俛詩一篇。凡六篇。成相篇自「論成相世之殃」至「不由者亂何疑爲」是第一

篇。自「凡成相辨法方」至「宗其賢良辨孽殃」是第二篇。自「請成相道聖王」至「道

古聖賢基必張」是第三篇。自「願陳辭」願陳辭上脫請成相三字至「託于成相以喻意」是第

四篇。自「請成相言治方」至「後世法之成律貫」是第五篇。合賦篇之六篇實十有一

篇。本先謙荀子集解

秦時雜賦九篇

亡。文心雕龍曰：「秦世不文頗有雜賦。」證賦篇賦本此。

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

亡。

廣川惠王越賦五篇

亡。

長沙王羣臣賦三篇

亡。

魏內史賦二篇

亡。

東曉令延年賦七篇

師古曰東曉縣名。曉音移。

亡。地理志東曉縣屬樂浪。今朝鮮地。

衛士令李忠賦二篇

亡。

張偃賦二篇

亡。

賈充賦四篇

亡。

張仁賦六篇

亡。

漢書藝文志講疏

詩賦略 荀賦之屬

一百八十五



秦充賦二篇

亡。

李步昌賦二篇

亡。儒家有鈞盾穴從李步昌。

侍郎謝多賦十篇

亡。

平陽公主舍人周長孺賦二篇

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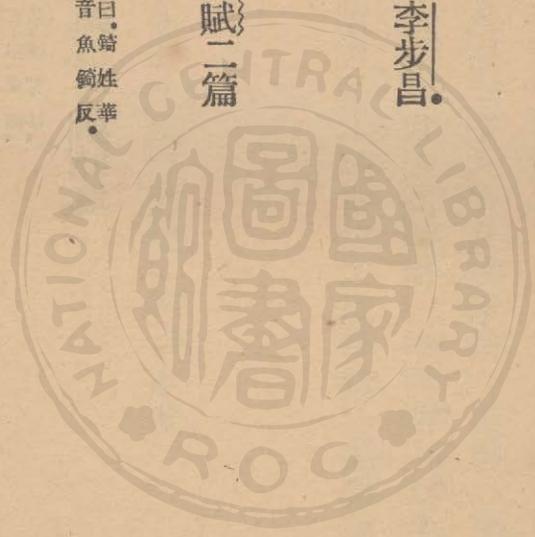
雒陽綺華賦九篇師古曰綺姓華名。綺音魚。綺反。

亡。

眭弘賦一篇師古曰。眭音先。隨反。眭孟。

亡。

別栩陽賦五篇栩音度。栩音翻。



亡。庾信哀江南賦曰、「栩陽亭有離別之賦。」

臣昌市賦六篇

亡。

臣議賦二篇

亡。

黃門書者假史王商賦十三篇

亡。

侍中徐博賦四篇

亡。

黃門書者王廣呂嘉賦五篇

亡。

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

亡。



左馮翊史路恭賦八篇

亡。

右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今計家數篇數悉符。此荀卿賦之屬，蓋主效物者也。夫楚豔漢侈，賦道於斯為盛。劉略班志區分類別，聞樂知德，情殷而摯，漢氏之盛，豈偶然哉？隋志以下，不復類別，固不獨歌詩失紀也，歌詩失紀亦其一耳。

以上荀賦之屬

客主賦十八篇

亡。揚雄長楊賦有子墨客卿翰林主人，蓋兼該此體。

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

亡。

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

亡。

雜中賢失意賦十二篇

亡。王先謙曰、「中忠字同」蓋亦賢人失意賦之類也。

雜思慕悲哀死賦十六篇

亡。

雜鼓琴劍戲賦十三篇

亡。

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

師古曰。泡水上浮漚也。漚音普交反。漚音一侯反。

亡。古文苑有董仲舒山川頌公孫乘月賦。

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

亡。西京雜記有公孫詭文鹿賦古文苑有路喬如鶴賦。

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

亡。西京雜記有中山王文本賦鄒陽酒賦几賦羊勝屏風賦。

大雜賦三十四篇

亡。

成相雜辭十一篇

亡。藝文類聚引成相篇曰：「莊子貴支離。悲木槿。」注云：「成相出淮南子。」卷八十九然則此

成相雜辭十一篇者，淮南王之所作也。蓋從其本書別出。

隱書十八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隱書者，隱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諱。

亡。隱字亦作讒。文心雕龍曰：「讒者隱也。遜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至東方曼倩尤巧

辭述。」諧讒王應麟曰：「晉語有秦客廋辭於朝，新序齊宣王發隱書而讀之。」

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今計家數篇數悉符。此雜賦盡亡不可徵。蓋多雜詼諧，如莊子寓言者歟。

以上雜賦

高祖歌詩二篇

存。大風歌見本紀，亦曰三侯之章。見禮志鴻鵠歌見留侯世家。本書張良傳，新序善謀篇均同。

秦 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

存。泰一甘泉壽宮並見郊祀志。

宗廟歌詩五篇

存。王先謙曰、「合上十四篇爲十九章，見禮樂志。」惟其如何分之，則不可考矣。或曰帝臨青陽朱明西颯玄冥五篇，當即宗廟歌詩。

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

疑。後漢明帝分樂爲四品，一大予樂，二雅頌樂，三黃門倡樂，四短簫饒歌樂。隋書音雖與

三百篇乖異，而郊祀同用前漢歌詞。樂府詩集以此推之，則短簫饒歌十八曲，見於晉宋書者，

樂志又樂府詩集當亦仍西京遺詞也。故王先謙曰、「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疑即漢鼓吹饒

歌諸曲也。晉宋多以舊題被新聲，蓋擬古樂府之祖。其中戰城南遠如期等曲，當是原歌詩。」

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

疑。凡言及字，當猶某篇至某篇之意。王先謙曰、「蓋武帝瓠子盛唐樅陽等歌，漢饒歌上之回曲，當亦在內。」

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

亡。陸厥李白俱有擬臨江王節士歌、與此文不合。

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

疑。外戚傳有是邪非邪詩。拾遺記之落葉哀禪曲。不類武帝手筆。蓋偽作。文心雕龍曰、「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

聲。」樂府篇陸厥有擬李夫人及貴人歌。

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

王師古曰：孺子，王妾之名。材人，天子內官。

亡。陸厥有擬中山孺子妾歌、庾肩吾有擬未央材人歌。

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

疑。吳楚汝南者，故春秋之吳楚蔡三國也。招魂曰、「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歛蔡謳、奏大

呂些。」明三國聲歌不同也。史漢紀項王軍困垓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注皆引應劭

曰、「楚歌者謂鷄鳴歌也。」後書百官志注亦引應說、并引晉太康地記曰、「後漢固始

銅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鷄鳴是也。」郭茂倩樂府詩集亦引之然後漢多襲

用前漢歌詞、則此仍不得為鷄鳴歌、出後漢之證也。蓋楚漢之際、汝南屬楚、且據項王夜

聞與尋常言楚歌不同。故得推爲即鷄鳴歌。歌詞曰：「曲終漏盡嚴具陳者。」明夜將起也。後書祭祀志曰：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嚴具者，簞簠之類也。沈約曰：「凡樂章古辭，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

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也。宋書樂志是亦吳楚歌詩之可徵者歟。

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

亡。宋志有雁門太守行，歌洛陽令王渙，蓋本舊曲，後漢取其音節，以祠王渙爾。

邯鄲河間歌詩四篇

疑樂府相和歌辭有陌上桑，崔豹古今注曰：「邯鄲女名羅敷作。」疑即此邯鄲歌詩之一。又蔡邕琴操有河間雜歌二十一章，今並亡也。

齊鄭歌詩四篇

亡。

淮南歌詩四篇

亡。

左馮翊秦歌詩三篇

亡。陸厥有擬左馮翊歌。

京兆尹秦歌詩五篇

亡。陸厥有擬京兆歌。

河東蒲反歌詩一篇

亡。蒲反即蒲坂也。

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

疑。等者，撰作不止一人也。樂府集雜歌謠辭有黃門倡歌一首，散樂有俳歌辭一首，蓋皆其殘篇。

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

亡。

雜歌詩九篇

亡。吳兢曰：「樂府雜題自相逢狹路間已下，皆不知所起。自君子有所思以下，又無本辭。」

樂府古題要解 沈欽韓曰：「樂府有雜曲歌辭」然似皆與此不相涉。

雒陽歌詩四篇

亡。

河南周歌詩七篇

亡。

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

亡。

周謠歌詩七十五篇

亡。

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

亡。沈約曰、「詩章詞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皆繫於舊。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今既散亡，又無識者。歌聲譜式，樂人以聲音相傳，詁不可復解。」宋書樂志王先謙曰、「此上詩聲篇數並同，聲曲折即歌聲之譜，唐曰樂句，今曰板眼。」

諸神歌詩三篇

亡。

送迎靈頌歌詩三篇

亡。

周歌詩二篇

亡。

南郡歌詩五篇

亡。陸厥有擬南郡歌。

右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今計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六篇、多二篇。

以上歌詩

凡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入揚雄

都計屈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陸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荀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適合百六家千三百一



十八篇之數。兩都賦序曰：「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即本此。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師古曰：端，古端字也。因物動志。

則造辭義之端緒。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

誦，諷也。今日背誦。賦，敷也。能敷陳事物也。毛詩傳曰：「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

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

音，可以爲大夫也。」衛風定之方中傳

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

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戒伯魚之辭也。

微言者，已於「仲尼沒而微言絕」句釋之。惟微言之類不一，淳于髡見騶忌，淳于髡曰：

「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豨膏棘軸，所以

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

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傳合疏罅。」騶忌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

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無雜小人其間。」淳于髡

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曰、「謹受令、請謹修法

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

響之應聲。」史記田完世家由此觀之、則微言者、隱語之類也。故學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

依或作衣。衣者、隱也。白虎通司馬遷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也。」史記自序蓋雖春秋公卿

賦詩斷章。孔子雅言、詩書禮樂、要無非欲隱約以見其志也。此說別詳余爾雅釋例序

春秋之後、周道寢壞。師古曰：寢、漸也。聘問歌詞、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

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師古曰：離、遭也。風、讀曰諷。次下亦同。咸有惻隱古詩之義。

王念孫曰、「作賦以風下、原有諷字。下文風諷二字、承此言之、是也。」文選三部賦序注、藝文類聚雜文部、

二、御覽文部三、引春秋戰國紛爭不暇、無餘日力、爲此滑稽優戲而謎語之微言、故列國

莫之行也。然賢人大儒逸在布衣、以不用而多暇、失志賦詩、本其天以鳴不平、故不失惻

隱古詩之義。然則後世詩窮而工、亦此類耶。

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諷之義。是以

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師古曰：辭、人言。後代之爲文辭。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

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師古曰言孔氏之門既不用賦不可如何謂賈誼相如無所施也。

宋玉唐勒子雲相如皆有為而為或以炫己或以悅人故沒其風諭之本義也。王念孫曰

「孔氏之門下衍人室」是也。法言「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淫必也

則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

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吾子篇曰淫必也則句據汪榮寶疏臆改。

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

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為五種。

詩有風雅頌。向歆敍錄詩賦得歌詩三百十四篇蓋亦有意乎是。其次吳楚汝南燕代雁

門雲中隴西邯鄲河間齊鄭淮南馮翊京兆河東蒲反雒陽河南南郡諸歌詩殆以當詩

之風。次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出行巡狩及游歌詩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殆以當

詩之雅。次宗廟歌詩及送迎靈頌歌詩殆以當詩之頌。自當時儒生議者不明古今條貫

輒誣以為鄭聲妄矣。禮樂志曰「哀帝性不好音及即位詔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

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然則漢祚至是亦將中斬矣。劉歆奏七略在帝罷樂府事前。

班志本七略。故及罷樂府事。五種者，屈賦、陸賦、荀賦、雜賦、歌詩是也。

五 兵書略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師古曰：孫武也。臣於闔廬。

殘。史記曰：「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

張守節曰：「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三卷。」並見本傳及注。蓋十三

篇以吳王言而得名，故世多傳之。杜牧謂「武書十數萬言，魏武削其繁，膽筆其精切，凡

十三篇成爲一編。」孫子序。其說非也。隋志：孫子兵法二卷，吳孫子牝八變陣圖二卷，孫子

兵法雜占四卷。新唐志：吳孫子三十二壘經一卷。蓋十三篇之外，其書唐宋猶未盡亡。故

通典二百二十五百五十文選注詩曲水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七及咸見稱引。然今日本人用兵

久，以十三篇爲至精，亦足珍矣。

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師古曰：孫臏。

亡。道家孫子十六篇，蓋非同書。呂覽曰：「孫臏貴勢。」慎勢司馬遷曰：「孫子臏脚，兵法

修列一漢書本傳

公孫鞅二十七篇

亡。法家商君二十九篇，蓋非同書。荀子曰：「秦之衛鞅，世之所謂善用兵者也。」議兵篇

吳起四十八篇有別傳

疑。雜家吳子一篇，蓋非同書。韓非子曰：「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五蠹篇司馬遷曰：「吳

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王應麟曰：「隋志吳起兵法一卷，今本三卷六篇，圖國至勵士

所闕亡多矣。」王說未諦。今本六篇，成一首尾，辭意淺薄，必非原書。

范蠡二篇越王句踐臣也

亡。唐人注書引范蠡兵法，後漢書廿五年疏：文選潘安仁賦注：桓則唐世猶未亡也。非意林范子

大夫種二篇與范蠡俱事句踐

亡。范蠡大夫種二人兵家言，今當猶散見越語史記越絕書吳越春秋。

李子十篇

亡。汲古閣本李作季。李季形近易訛。儒家李克七篇，法家李子三十二篇，蓋俱非同書。

媿一篇師古曰媿音女瑞反。蓋說兵法者人名也。

亡。

兵春秋三篇

亡。

龐煖三篇師古曰煖音許遠反。又音許元反。

疑。朱一新曰：「明汪文盛刊本三作二。」漢書管見縱橫家龐煖二篇，蓋非同書。沈欽韓曰：「鸛

冠子兵政篇。龐子問鸛冠子曰：「用兵之法，天之地之人之，賞以勸戰，罰以必衆，五者已

圖，然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故何也？」又有悼襄王武靈王問。武靈王問作龐煖。注云煖兄。疑即煖書，

亦見燕世家。」

兒良一篇師古曰六國時人也。兒音五奚反。

亡。呂子曰：「兒良貴後。」慎勞賈誼亦稱之。豈與老子言兵相似耶。

廣武君一篇李左

亡。沈欽韓曰：「疑即淮陰侯傳中事。」

韓信三篇淮師古曰：陰侯。

亡。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

舊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鬪冠子蘇子荆通陸賈淮南王三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

今計十三家二百七十二篇，多十七篇。劉奉世曰：「種當作重，九下又脫一篇字。」是也。

陶憲曾曰：「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鬪冠子蘇子荆通陸賈淮南王三百五十九篇重

者，蓋七略中伊尹以下九篇，其全書收入儒道從橫雜各家，又擇其中之言兵權謀者，重

入於此，共得二百五十九篇。

如本志太公謀八十一篇，兵八十五篇，今本管子兵法參患。孫子議兵，淮南兵略等篇之類，皆當在此二百五十九篇中。

班氏存其專家各書，而於此則省之。故合所省，亦止二百五十九篇也。司馬法七略本入

此，班出之入禮家，是入禮專指司馬法而言也。

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孫子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兵勢

故道家兵家

通也。

以上兵權謀

楚兵法七篇圖四卷

亡。孫敖稱軍志、楚之兵法尙矣。

蚩尤二篇見呂刑

亡。管子曰：「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五行篇隋志：梁有黃帝蚩尤兵法一卷。

孫軫五篇圖五卷

亡。

繇余二篇

亡。雜家由余二篇，蓋非同書。由繇余，敍字通，人表又作繇余。

王孫十六篇圖五卷

亡。儒家王孫子一篇，蓋非同書。沈欽韓曰：「史記自序太公孫吳王子，此王孫疑王子也。」

尉繚三十一篇

殘。雜家尉繚子二十九篇，蓋非同書。隋志兵家「梁有尉繚兵書一卷」今書二卷。天官至兵令二十四篇，稱梁惠王問是也。其武議篇云：「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

萬人喜者，殺之。」又兵令下篇云：「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次殺其十一。」蓋究極兵形勢之變化而言之也。清四庫兵家類著錄

魏公子二十一篇圖十卷，名無忌，有列傳。

亡七略曰：「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史記信陵君傳集解引此作十卷者，誤也。客進兵法、

公子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事見史記本傳。

景子十三篇

亡。儒家景子三篇，蓋非同書。或曰此景子即景陽也。見楚策及淮南子汜論訓。

李良三篇

亡。見張耳陳餘傳。

丁子一篇

亡。沈欽韓曰：「疑即丁固。」

項王一篇籍名

亡。

右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

今計十一家百二篇圖二十一卷、多十篇、圖三卷。

形勢者、靈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師古曰、背音步、在反、鄉讀曰嚮。

孫子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作戰又曰、「後人發、先人至。」軍爭又曰、「兵之

情、主速乘人之不及。」九地明兵形勢之重要也。

以上兵形勢

太壹兵法一篇

亡。

天一兵法三十五篇

亡。

神農兵法一篇

亡。

黃帝十六篇圖三卷

亡。黃帝兵陰陽家言，蓋今開元占經有引之。

封胡五篇黃帝臣依託也。

亡。

風后十三篇圖二卷，黃帝臣依託也。

亡。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後書張衡注引傳。今

風后握奇經一卷清四庫兵家類著錄。係唐後僞書。

力牧十五篇黃帝臣依託也。

亡。道家力牧二十二篇，蓋非同書。抱朴子曰：「黃帝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極言篇。

鵝冶子一篇圖一卷，晉灼曰：鵝音夾。

亡。抱朴子曰：「黃帝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極言篇。

鬼容區二篇圖一卷，黃帝臣依託。古曰：即鬼與區也。

亡。容與聲近通用字。素問有鬼與區。天元大紀論系本曰：「與區占星氣。」史記曰：「鬼

與區號大鴻。」封禪書。

地典六篇

亡。張衡曰、「師天老而友地典。」後書本傳

孟子一篇

亡。儒家孟子十一篇，蓋非同書。或說孟猛古字通。沈欽韓曰、「下五行家有猛子閻昭疑此是猛子。」

東父三十一篇

亡。

師曠八篇晉平公臣

亡。李賢曰、「雜占之書也。」後書蘇竟傳注

蓑弘十五篇周史

亡。淮南子曰、「蓑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范論史記曰、「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蓑弘。」封禪書又曰、「昔之傳天數者，周室史佚

蓑弘」天官書



別成子望軍氣六篇圖三卷

亡。王先謙曰：「別成子，蓋別姓。」

辟兵威勝方七十篇

亡。隋志梁有辟兵法一卷。

右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

今計十六家二百二十七篇圖十卷，少二十二篇。錢大昭曰：「陰陽上當有兵字。」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師古曰：五勝五行相勝也。

刑十二辰德十日也。淮南子兵略訓高註淮南子曰：「北斗之神有雄雌，十一月始建於子，目從一

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天文訓

以上兵陰陽

鮑子兵法十篇圖一卷

亡。

五子胥十篇圖一卷

亡。雜家伍子胥八篇。蓋非同書。錢大昕曰、「五古伍字。」
傳人表伍參亦作五參。陳涉伍徐文選

注太平御覽均有引子胥水戰法。

公勝子五篇

亡。

苗子五篇圖一卷

亡。

逢門射法二篇師古曰。即逢蒙。

亡。七略作蠡門。史記龜策傳集解引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
離婁呂覽曰、蠡門始習於甘蠅」

聽言蓋古今人同名者。

陰通成射法十一篇

亡。

李將軍射法三篇師古曰。李廣。

亡。李廣傳曰、「世世受射。」



魏氏射法六篇

亡。

疆弩將軍王圍射法五卷

師古曰：圍，郤郤人也。見趙充國傳。

亡。

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亡。連弩見李廣傳注。葉德輝曰：「漢郭氏孝堂山畫像，獵者以弓仰地，一弓二矢，以足踏

之。蓋古連弩射法之遺。」

護軍射師王賀射書五篇

亡。

蒲苴子弋法四篇

師古曰：苴，音子余反。

亡。淮南子曰：「蒲苴子連鳥於百仞之上。」

覽冥訓

劍道三十八篇

亡。史記曰：「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劍論顯。」

太史公自序

手搏六篇

亡。刑法志曰、「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顏師古曰、「手搏為卜，角力為武。」哀帝紀案甘延壽傳下作弁延蓋詩譏無拳無勇，手搏亦拳勇之類。王先謙曰、「今

謂之貫跣。」日本曰相撲，今其學校社會盛行之。

雜家兵法五十七篇

亡。隋志雜兵書十卷，文選注太平御覽均有引之。

蹴鞠二十五篇師古曰：蹴以韋為之，實以物，鞮踢之，以為戲也。鞮韠陳力之事，故附於兵法焉。鞮音子六反，鞮音巨六反。

亡。蘇秦曰、「臨淄民六博蹴鞠。」史記本傳別錄曰、「蹴鞠新書二十五篇。蹴鞠者，傳言黃帝

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陳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據馬

輯本法言曰、「梳革為鞠。」吾子篇王應麟曰、「按蹴鞠書有域說篇，今之打毬也。」

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入鞮韠也。

今計十六家二百七篇，多三家八篇。陶憲曾曰、「省墨子重者，蓋七略墨子七十一篇入墨家。又擇其中言兵技巧者十二篇重收入此。」說詳下而班省之也。蹴鞠本在諸子，班氏出

之入此。一陶說是也。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鷓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言省而墨子獨言省重者言省言省重一也。均之省去兩載者也。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手足器械機關三者精利熟練此今日宇內強國之所以稱雄也。唐宋以還詩書愚誣之學勝而三者窳苦不堪念國之弱亦可知返矣。

以上兵技巧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

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器禮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禮也。

都計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兵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

九篇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合得五十三家七百九十九篇多九篇陶憲曾曰「兵

權謀省伊尹以下九家二百五十九篇兵技巧又省墨子則為十家而云二百七十一篇

則所省墨子當十二篇矣。攻墨子備城門篇有臨鉤衝梯堙水穴空洞蟻傅輶輻軒車

十二攻具今本墨子備高臨諸篇是也。

今本墨子有備高臨備梯備水備突備穴備蟻傅凡六篇詩大雅皇矣疏引有備衝篇餘五篇蓋備

鉤備堙備空洞備輶輻備軒車也今闕

則七略所重班氏所省者當即此十二篇以十二篇加二百五十九

篇正合二百七十一篇之數。」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古師

曰論語載孔子之言，無兵與食，不可以爲國。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師古曰：亦論語所載孔子之言，非其不素習武備。明兵之重也。

春秋左氏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

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襄二十七年嗚呼！先

哲之言，何其明見萬世也。彼不此之鑒，而日維醉心於無抵抗主義，非喪心病狂而何哉。

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師古曰：下繫之辭也。弧，木弓也。剡，謂銳而利之也。音弋冉反。其

用上矣。後世燿金爲刃，割革爲甲。師古曰：燿，讀與鏃同，謂飾也。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

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

兵制器械之精備日變，而宇內戰爭滅國之局亦日益烈。湯武征誅，就孟子所言，則湯一

征自葛載，爲葛伯仇餉也。滕文公下篇此與近代我國殺一德教士，而德遂占據我膠州灣者

何異。且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盡心下篇湯未有之，非軍器之進步而何。然

則即孟子之言而反詰孟子，爲問湯武果仁義也未。嗚呼！無怪莊生曰：「虎狼仁也」已。

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

自春秋至於戰國、軍器之精良、兵隊之編制、一戰之敗、死喪之數、無一不懸殊。第就死喪之數為喻、春秋晉邲之敗、左宣十年死喪最衆、不過二軍二萬三千人。而秦將白起攻趙、前

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史記白起傳此非軍器戰術之進步而何。

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

秦既內潰、劉項起於鋤耨棘矜以亡之、戰術非有過於六國也。張良韓信僅能運用太公孫武穰苴之遺術而已。司馬遷曰、「韓信申軍法、」史記自序蓋略言之。諸呂盜取、當盜自中祕。

武帝時、軍政楊僕掇撫遺逸、紀奏兵錄、師古曰、掇、撫、謂拾取之、音九問反、音之石反、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

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定著三十五家。任宏論次兵書為五十三家。其後王莽又徵天下能

明兵法六十三家。本書王莽傳此皆天下遺書續出之證。惜張韓所次、王莽所徵、俱不可攷也。

六 數術略

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

亡。泰壹星名，即太一。見天文志。雜子星者，蓋雜記諸星。

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師古曰：五殘，星名也。見天文志。

亡。

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

亡。晉書曰：「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故其星傳，尚有存焉。」天文志然則三易咸出河圖、

皆出自天文矣。

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師古曰：常從，人姓名也。老子師之。

亡。常從為老子師，或作常權。說苑謹慎篇：文子上仁篇。亦或作商容。淮南子繆稱訓。

皇公雜子星二十二卷

亡。

淮南雜子星十九卷

亡。

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

亡。

國章觀霓雲雨三十四卷

亡。王先謙曰：「國章，人姓名。」

泰階六符一卷

李奇曰：三台謂之泰階，兩兩成體，三台故六觀色以知吉凶，故曰符。

亡。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也。」

東方朔傳，亦見郎顛傳注。

金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出入八篇

亡。五星，歲星即木星，熒惑即火星，太白即金星，辰星即水星，填星即土星也。王先謙曰：

「律歷志度其法用銅，故曰金度。斗杓爲玉衡，詳律歷天文志。」

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

亡。彗客，彗星客星也。凡測候占驗，皆地文學之事，依於土域氣候而異，故有當地而驗，出

疆則無效者。古今氣候亦復有變，故占驗書久必失傳也。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

亡。

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

亡。

漢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

亡。此與上三卷者，蓋同名而不同書，特奪去一事字以爲別者。

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

亡。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

亡。王應麟曰：「即張衡所謂海人之占也。」沈欽韓曰：「海中混荒，比平地難驗。著海中者，言其術精，算法亦有海島算經。」

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

亡。

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

亡。王先謙曰、「五星順逆詳律歷志。」

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

亡。周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鄭司農說星土、以春秋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國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之屬、是也。鄭玄曰、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然與他書述分野、又互有異同。說詳孫詒讓周禮正義。唐開元二十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唐書天文志蓋古亦行海中測星、恐陸上測之不足、而又於海中測之歟。

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

亡。沈欽韓曰、「張衡云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隋志二十八宿二百八十三官圖。」

一卷即臣分之義也。」

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

亡。以上海中占驗書不少，蓋漢以前海通之徵。故今之日本，稽其譜牒，有秦漢遺族頗多歟。

圖書祕記十七篇

疑。張衡曰：「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後漢書本傳愈正變曰：「十七篇蓋

采緯文，後漢緯始入祕府。尹敏傳云：帝令校圖讖，蘇竟傳云：祕經文隱事朗，是也。」類稿已

緯書論葉德輝曰：「說文易下引祕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後書鄭玄傳戒子益恩書云：

祕書緯術之奧。」

右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

今計二十二家四百一十九卷，多一家，少二十九卷。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

時變。」師古曰：真卦之象辭也。然星事剽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師古曰：沈讀與凶同。夫觀景以譴形，

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然孔子晚而讀易、性命天道、弟子不可得而聞。鄭子產曰、「天

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左昭十七年傳司馬遷曰、「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

言不著。」史記天官書蓋自古聖哲難言之、及今天文學、地文學均大明、而天變之無與人事、

益昭然矣。

以上天文

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

亡。史記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司馬

貞曰、「五家謂五紀、當日、月、星、辰、歷數、各有一家、顓、學、習、之、故、曰、五、家。」天官書是也。或

以黃帝與顓頊、夏殷周魯爲六家當之、非是。律歷志曰、「太史令張壽王及待詔李信治

黃帝調歷、壽王言太初歷、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錢大昕曰、「黃帝六家之

術、大略皆與四分同、四分以九百四十爲日法、九百四十之七百五、正四分之三也。」統三

術劉師培曰、「黃帝三統殷周魯各歷、均從周正。」古曆管

顓頊歷二十一卷

亡。劉師培曰、「顓頊歷及夏歷均從夏正。」古麻管 窺上

顓頊五星歷十四卷

亡。劉師培曰、「秦及漢初並用顓頊歷」古麻管 窺下

日月宿歷十三卷

亡。

夏殷周魯歷十四卷

亡。

天歷大歷十八卷

亡。

漢元殷周課歷十七卷

亡。沈欽韓曰、「此以漢元上推殷周，猶後志言四分歷起於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



也。說蓋猶今之言紀元前也。耶蘇紀元前王先謙曰、「謀歷當爲歷譜之誤。」譜第也。

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二十二卷

亡。帛圖蓋記之於帛者。中國最重月。故專門精考。且卷帙如此其多矣。

耿昌月行度二卷

亡。耿壽昌見後書律歷志。王先謙曰、「食貨志稱壽昌善爲算。昌蓋其字。」

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

亡。王念孫曰、「傳當爲傳。」上姓下名也。

律歷數法三卷

亡。四分曆以九百四十爲日法。小餘七百五分。武帝時造爲以律起歷。黃鐘九九八十一爲日法。以消餘分。適盡無餘。律歷志曰、「唐都分天部。而落下閎運算歷。其法以律起歷。」

案此即太初曆。亦即三統曆。

自古五星宿紀三十卷

亡。沈欽韓曰：「律歷志、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此蓋其類。」

太歲謀日晷二十九卷

亡。王引之曰：「謀當爲謀。」沈欽韓曰：「律歷志議造漢歷、乃定東西、立晷儀。」

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

亡。葉德輝曰：「隋志有世本王侯大夫譜、疑即此書。」

古來帝王年譜五卷

亡。沈欽韓曰：「隋志漢初得世本、敘黃帝以來祖世所出、而漢又有帝王年譜。」

日晷書二十四卷

亡。

許商算術二十六卷

疑。溝洫志曰：「博士許商善爲算、能度功用。」亦見儒林傳蓋其書與今存九章算術有關、不

能鑿指耳。

杜忠算術十六卷

疑。廣韻曰：「有九章術。漢許商杜忠吳陳熾魏王粲並善之。」十九聲二沈欽韓曰：「此許

商杜忠所爲即是九章術。志舉人名以包之，遂令後人疑惑耳。後書馬續鄭玄並善九章

算術，明許杜等非別一書也。」證疏然今固不能指定九章算術一書，於許杜兩家孰當也。

右歷譜十八家六百六卷

今計十八家五百六十六卷，少四十卷。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

命之術也。非天下之材，其孰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

堯命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堯典載命羲和四子，舜在璇璣玉衡，詳矣。劉歆作三統

歷及譜三代，各據一統。天統子，地統丑，人統寅，詳律歷志。知命之術者，仲尼上律天時，著

之春秋，故論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矣。

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漢書藝文志講疏

數術略 五行

小人蓋指張壽王之徒見律歷志。

以上歷譜

泰一陰陽二十三卷

亡。

黃帝陰陽二十五卷

亡。

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亡。

諸王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亡。

太元陰陽二十六卷

亡。

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



亡。

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

亡。馬國翰輯神農書兼採不分。

四時五行經二十六卷

亡。

猛子閻昭二十五卷

亡。

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

亡。

堪輿金匱十四卷

師古曰：許慎云：堪輿，天道與地道也。

亡。鄭玄曰：「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者，十二次之分野也。」周官保章氏注此

漢人所傳堪輿之說也。今俗謂風水家曰堪輿。

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

漢書藝文志講疏

數術略 五行

二百二十七



亡。

十二典災異應十二卷

亡。

鍾律災應二十六卷

亡。沈欽韓曰、「此蓋京房之術。」見後書律歷志

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二卷

亡。叢辰見史記日者傳。今亦略見協紀辨方。

鍾律消息二十九卷

亡。

黃鍾七卷

亡。

天一六卷

亡。淮南子曰、「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向。」

訓天文

泰一二十九卷

亡。沈欽韓曰、「乾鑿度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陶憲曾曰、「說文甲部引太一經曰、『頭玄爲甲。』疑出此書。」

刑德七卷

亡。淮南子曰、「日爲德、月爲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又曰、「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訓天文文繁不具錄。

風鼓六甲二十四卷

亡。李賢曰、「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甲也。今書七志有遁甲經。」後書方術傳注王先謙曰、「遁甲演於風后、風鼓疑風后之譌。」

風后孤虛二十卷

亡。史記曰、「日辰不全、故有孤虛。」裴駰曰、「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戊亥、戊亥即爲孤、辰巳即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旬

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即爲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即爲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即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即爲虛。」龜策傳及集解

六合隨典二十五卷

亡。玄女兵法曰、「三奇六合主威軍士。」御覽三百二十八引六合者、子與丑合、寅與亥合、卯與戌

合、辰與酉合、巳與申合、午與未合也。

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

亡。淮南子曰、「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句陳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爲建、卯

爲除、辰爲滿、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

爲閉、主太陰。」天文論衡曰、「二十神登明從魁子輩。」雜歲篇

羨門式法二十卷

亡。

羨門式二十卷

亡。此與羨門式法蓋同名同卷數而不同書、特奪去一法字以爲別者、史記曰、「分策定

卦旋式正棋。日者鄭司農曰、「抱式以知天時。」周禮史注

文解六甲十八卷

亡。

文解二十八宿二十八卷

亡。

五音奇胘用兵二十三卷

如淳曰音該師古曰許慎云胘軍中約也。

亡。胘咳胘資古字通。奇胘者非常也。師古說非也。

淮南兵略讀物明於奇資陰陽刑德五行

望氣候星龜策機祥高注奇資陰陽奇祕之要非常之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然則奇胘者非常也。咳正字也。胘咳資皆借字耳。脈法之有五色診奇咳術皆言其術之非常也。願以奇胘用兵四字連文遂以胘為軍中約則與奇字義不相屬矣。作該非奇胘之義且奇胘二字同訓為非常若以資為軍中約則與奇字義不相屬矣。

五音奇胘刑德二十一卷

亡。淮南子曰、「明於刑德奇資之數。」兵略即此奇胘刑德。

五音定名十五卷

亡。論衡曰、「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張歛聲有內外、

以定五音。詰術篇今日日本此術猶流行。

右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今計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三卷，多一卷。

五行者，五常之刑氣也。書云：「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言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爲一者也。

師古曰：說皆在五行志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

說苑曰：「常者質。」修文篇莊子曰：「天地形之大者也。陰陽氣之大者也。」則陽篇蓋五行

家以宇宙形氣，剖分五原質，而以推論世運之遷流。然其術有驗有不驗，則亦等之於空言矣。五德終始見前陰陽家。沈約曰：「五德更王，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

相生爲義。」

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寢以相亂。師古曰：寢漸也。

小數家如後世風水、行年推命之屬。

以上五行

龜書五十二卷

亡。史記龜策傳所載，蓋其大略也。

夏龜二十六卷

亡。夏后開使蜚廉採金於山，鑄鼎於昆吾，使翁難乙灼白若之龜，繇曰：「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東一西，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墨子耕柱篇劉師培說夏龜書即連山，未確。

南龜書二十八卷

亡。周官龜人南龜曰獵屬。史記曰：「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史記龜策傳劉師培曰：「漢志夏

龜二十六卷，南龜二十八卷，南商形近，南疑商訛。此即桓譚新論所謂連山歸藏也。」連山

歸藏考見中國學報第二册然新論明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御覽百八十一引使夏龜南龜書

果即連山歸藏，不應夏龜卷帙反減於南龜書，則劉說未為確也。

巨龜三十六卷

亡。

雜龜十六卷

亡。

著書二十八卷

亡。

周易三十八卷

亡。六藝略有易經十二篇，此著龜家復有周易三十八卷，明其書不同也。晉書束皙傳言「汲冢得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經一篇，似說卦而異。」由是言之，則古蓋繇辭別爲一書。故左氏傳引易繇辭，亦多不在今存易中，或當在此著龜家之周易三十八卷中歟。

周易明堂二十六卷

亡。

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

亡。東方朔傳曰：「使諸數家射覆，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

大筮衍易二十八卷

亡。

大次雜易三十卷

亡。

鼠序卜黃二十五卷

亡。抱朴子曰：「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

對俗
篇

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

亡。於陵姓，欽名。

任良易旗七十一卷

亡。任良當卽京房弟子，見房傳。

易卦八具

亡。少牢禮：「卦以木。卒筮，乃書卦於木。」鄭玄曰：「每一爻畫地以識之，六爻備書於版。」然則易卦八具，蓋其版之數也。

右著龜十五家四百一卷

今計十五家四百八十五卷，其卦八具，以八計也，多八十四卷。

著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言所為之事有疑，則以卜筮決之也。龜曰

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著龜。」是故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

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古師

曰：皆上繫之辭也。靈，深致也。言君子所為行，皆以其言問於易，受命如響者，謂示以吉凶，其應速疾，如響之隨聲也。遂，猶究也。來物，謂當來之事也。響與響同。與讀曰豫。以 及至

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師古曰：解讀曰懈。齊，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為忌。師古曰：瀆，讀曰瀆。齊，讀曰齊。婁，讀曰婁。齊，讀曰齊。

之辭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言童蒙之來決。龜厭不告，詩以為刺。師古曰：小雅小旻之疑，初則以實而告，至于再三，為其煩瀆，乃不告也。龜厭不告，詩曰：我龜既厭，不我

告。猶言卜問煩數，蝶媿於龜。龜靈厭之不告，以道也。

此多引書易詩之詞，而易繫尤孔子之詞也。老子曰：「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莊子庚桑楚篇

則此老賢於仲尼遠矣。

以上著龜

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

亡。帝王世紀曰：「黃帝因夢，求得風后力牧，因著占夢經十一種。」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

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

亡。即占星之甘公見天官書。」

武禁相衣器十四卷

亡。武禁，人姓名。論衡曰：「裁衣有書，凶日製衣有禍，吉日有福。」譏日篇

噓耳鳴雜占十六卷師古曰：噓丁計反。

亡。今玉匣記有載之。

禎祥變怪二十一卷

亡。中庸疏曰：「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

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

亡。管子水地篇小問篇莊子達生篇咸言怪物。隋志有白澤圖，蓋去草昧未遠，戾氣猶多，而非所語於開明之世也。

變怪誥咎十三卷

亡。周官太祝六辭，三曰誥。曹子建有誥咎文。誥，告於神也。咎，自刻責也。

執不祥，劾鬼物八卷。

亡。抱朴子曰：「神仙集中有廟神劾鬼之法。」神化篇今道士有劾禁之術。

請官除妖祥十九卷。師古曰：妖，同。字與妖同。

亡。

禳祀天文十八卷。師古曰：禳，除災也。音人羊反。

亡。齊景公睹彗星，召柏常騫使禳去之。晏子諫篇葉德輝曰：「說文：禳，設絲繯為營，以禳風雨。」

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此即禳祀天文之遺法。今道士有齋禳之術，俗曰打醮，打即禳字古音。

請禱致福十九卷。

亡。隋志：梁有董仲舒請禱圖。仲舒禱詞見周禮太祝注春秋繁露郊祀篇。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

亡。董仲舒求雨止雨篇。後書輿服志注亦引其書。

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

亡。候歲、占歲也。

子翰雜子候歲二十六卷

亡。葉德輝曰、「此蓋因子貢貨殖、依託而作。」

五法積貯寶藏二十三卷

亡。此不入農家、以占候爲主。越絕書內經曰、「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以備妖祥。」

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

亡。不入農家、亦主占候。馬國翰有神農書輯本、兼採不別。

昭明子釣種生魚鼈八卷

亡。亦農書之主占候者。齊民要術引陶朱公養魚經。馬國翰有輯本。

種樹臧果相蠶十三卷

亡。亦農書之主占候者。沈欽韓曰、「齊民要術有栽樹篇、食經有種名果法、作乾棗法、蜀

中藏梅法、藏乾栗法、藏柿法、藏木瓜法。」

右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今計十八家三百一十二卷，少一卷。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師古曰：「徵，證也。」易曰：「占事知來。」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有事而占，則觀方來之驗也。」衆

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師古曰：「謂太卜、三夢之法。」又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旒旗

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師古曰：「小雅斯干之詩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罴，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無羊之詩曰：『牧羊人，乃夢衆維魚矣。旒旗矣。』

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旒旗矣。室家溱溱，言熊羆虺蛇皆爲吉祥之夢。而生男女及見衆魚，則爲豐年之應。旒旗則爲多盛之象。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畫龜蛇曰旒。

鳥旒。蓋參卜筮，春秋之說，詆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詆由人興也，人失常則詆興，

人無覺焉，詆不自作。」師古曰：「申繻之辭也。事見莊公十四年。炎，謂火之光。始譏也。言人所忌，其氣譏引致於災也。覺，瑕也。失常，謂反五常之德也。炎，譏與

同。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師古曰：「厭，音伊。葉反。惠，順也。」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雉登鼎，武丁爲宗。

師古曰：「說在郊祀五行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詆之見。師古曰：「稽，計也。」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師古曰：「小

雅正月之詩也。故老，元老也。訊，問也。言不能修德以禳災也。但問元老以占夢之凶吉。」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傳曰：「妖由人興，德勝不祥。」則雜占諸書，可以無作。若種樹漁蠶，固與雜占不類矣。

以上雜占

山海經十三篇

存。章宗源謂班志雖取七略而時有異者，見前甚瑣。故七略校定山海經十八篇。而班志

獨十三篇，亦其一也。蓋棄大荒經以下五篇不計也。據劉歆山海經錄王充論衡談趙曄越

卷六皆云「禹益作山海經」其書頗似禹貢，當作在舜世，禹治水之時也。惟五藏山經

後有禹曰天下名山云云，亦見管子地數篇，又見偽列子湯問篇確為禹益作。郝懿行以此禹曰及

言南望堵埭，禹父之所化，疑非禹書，此不知古人作書之例，若以史記稱太史公褚先生例之，可爽然自失矣。海外以下等經，則非禹益書，多為

圖說之辭，其圖蓋即禹鼎。左宣三年王孫滿說海外海內二經，有周時說山海圖之文，以其有湯文

王葬所也。又有漢所傳圖，以其有餘暨彭澤朝陽淮浦等漢縣也。大荒經以下五篇，則更

為釋海內海外二經之文，本不在漢志十三篇，又無劉歆校進款識，其文體亦為圖說，當

為漢時所傳之圖，出劉歆等所述也。後人往往據圖說雜出周漢地名，以疑此經。顏之推

所謂「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顏氏家訓書證篇此由未嘗分別觀之也。

若司馬遷曰「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史記大宛傳案近有妄人史記探原謂大宛傳此文直錄漢書

張寔李廣列傳不知論衡談天篇明引太史公曰禹本紀云云論衡書成於漢書之前是亦豈錄漢書耶其妄不容辨矣則世本山經皆古史，此老乘

時趨勢，不信古史而欲考信於六藝，故有此違心之論也。清四庫小清畢沅山海經校本

郝懿行箋疏俱善。

國朝七卷

亡。沈欽韓曰、「隋志劉向略言地域。丞相張禹使屬朱貢條記風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國朝者疑此是也。」

宮宅地形二十卷

亡。論衡有言圖宅術。詰術篇

相人二十四卷

亡。荀子有非相篇。近世亦有骨相學。

相寶劍刀二十卷

亡。呂覽有相劍說。愛類篇

相六畜三十八卷

亡。史記曰、「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日者傳後書馬援上表亦述此事。

右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



今計家數卷數悉符。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宮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此以形氣言相、非專門名家難言之。然以山海經次其間、則其駁也。

以上形法

凡數術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都計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歷譜十八家、六百六卷、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著龜十五家、四百一卷、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合得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三十九卷、多十一卷。

數術者、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道由人行。

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

章。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龜、師古曰、龜、音才、戶反。蓋有因而成易、無因

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為六種。

此明數術之學出於古史。

史記歷書 時人子弟

則今之江湖醫卜星相之流皆其苗裔也。然其授受。

比諸古史世傳則又迥異也。

梓慎

襄五年

裨竈

襄二十八年

卜偃

閔元年

見左傳子章見前陰陽家

甘公石申夫詳天文志

史記天官書注

法言五百篇李軌注

俱作石申夫

後書耶顛傳

唐都詳律歷志

七 方技略

黃帝內經十八卷

殘。張仲景曰「撰用素問」

玉海六十三

皇甫謐曰「七略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卷。今有鍼

經九卷。素問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內經也。」

甲乙經序

王冰曰「內經十八卷。素問即其經之

九卷也。兼靈樞九卷。迺其數焉。」

內經素問序

林億曰「素問第七卷亡。天元紀大論。五運行

大論。六微旨論。氣交變論。五常政論。天元正紀論。至真要論。七篇。與素問略不相通。疑此

乃陰陽大論之文。王冰取以補所亡之卷。」王應麟曰「館閣書目黃帝鍼經九。八十一

篇。與靈樞經同。鍼經以九鍼十二原為首。靈樞以精氣為首。問有詳略。」證放蓋王冰頗有

變更內經篇次、隋志謂之鍼經。唐志謂之九靈經。既王冰謂之靈樞、則靈樞自屬王本。今則靈樞亡、而以鍼經爲靈樞矣。古有經傳統稱經者、故靈樞爲經、素問爲傳、統曰內經矣。

外經三十七卷
亡。

扁鵲內經九卷

亡。千金方外臺祕要皆有引扁鵲法、或爲此內外經之遺文。

外經十二卷

亡。千金方等引扁鵲語、皆不見今傳扁鵲難經、難經固非扁鵲書也。當別論之。

白氏內經三十八卷

亡。

外經三十六卷

亡。

旁篇二十五卷

亡。

右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今計七家百七十五卷、少四十一卷。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師古曰、

曰、箴所以刺病也。石謂砭石。即石箴也。古者攻病則有砭。今其術絕矣。箴音之林反。砭音被廉反。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師古曰、齊音才詣反。其下並同。和音呼臥。

反。至齊之德、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療為劇、以生為死。師古曰、痛讀與愈同。愈差也。

當今醫科之病理學等書。砭石、則石器時代所用之遺也。

以上醫經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三十卷師古曰、痺、風溼之病。音必二反。

亡。

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師古曰、疝、心腹氣病。音山諫反。又音刪。

亡。

五藏六府瘰十二病方四十卷師古曰、瘰、黃病。音丁韓反。

亡。

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亡。

秦始皇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

應劭曰：黃帝時醫也。師古曰：拊音膚。

亡。史記曰：「上古之時，醫有俞拊。」

扁鵲傳。說苑曰：「上古之為醫者曰苗父，中古之為醫

者曰俞拊。」

辯物篇。

鄭玄曰：「脈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能專是者，其惟秦和乎。歧伯俞拊

則兼彼數術者。」周禮疾醫注。

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

亡。

客疾五藏狂顛病方十七卷

亡。

金創癰癧方三十卷

服虔曰：音癰，引之癰。師古曰：小兒病也。癰音充，制反。癰音子，用反。

亡。王念孫曰：「顏注癰音在前，癰音在後，則癰癧當為癰癧。說文癰，小兒癰癧也。諸書皆

言癰癤、無言癰癤者。」沈欽韓曰、「靈樞注、癰癤者、熱極生風也。」

婦人嬰兒方十九卷

亡。

湯液經法三十二卷

亡。素問有湯藥論。

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疑。本艸見平帝紀樓護傳。孫星衍曰、「食禁食藥之訛。」問字堂集序葉德輝曰、「康賴

醫心方二十九引本艸食禁云、正月一切肉不食者吉、二月寅食不吉、五月五日不食麋

鹿一切肉、卽此書也。疑古本附本艸後。故云本艸食禁。醫師疏以禁爲藥誤。」康賴、日本

北宋時葉說似較長。

右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今計十一家三百五卷、多三十一卷。

經方者、本艸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

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錢大昭曰、「今吳人猶云不服藥爲中醫。」辨漢書疑書然此醫師之失也。近世海通、醫藥流行。

說者曰動物性浮揚、礦物性沉降、植物性中和。故西人食物以動物爲主、病則藥多金石。而相劑其平、然其藥不可久服。東方人以食植物爲主、故病則多草根木皮之藥、然亦多可久餌者、理或然歟。大抵今存張仲景傷寒論、金匱要略、猶多存三古遺方。日本人精於醫、謂其書實可治一切病、并西醫所不能治之病、亦能治之云。如肺癆病之類

以上經方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

亡。容成公法見後書方技冷壽光傳、然邪道也。

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

亡。

堯舜陰道二十三卷

亡。

湯盤庚陰道二十卷

亡。

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

亡。

天一陰道二十四卷

亡。

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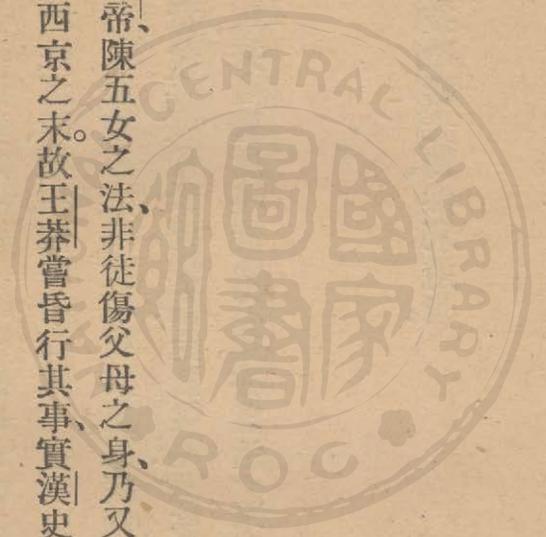
亡。論衡曰、「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又賊男女之性。」命義其說

是也。蓋此類邪術，盛於西京之末，故王莽嘗昏行其事，實漢史之汙點也。

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亡。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今計八家百九十一卷、多五卷。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千金方中、尙略存房中術。今世有哲嗣學、比其文明不可以道里計矣。

以上房中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

亡。

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

亡。

道要雜子十八卷

亡。

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

亡。



黃帝岐伯按摩十卷

亡。沈欽韓曰：「韓詩外傳子游按摩。趙岐孟子注折枝者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抱朴子選覽篇按摩經導引經十卷。唐六典太醫令屬官按摩博士一人，置按摩師，按摩丁佐之，教授學生。」疏今日本醫人多以按摩為業，即由唐世傳往者。

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

師古曰：服餌芝菌之法也。菌音求閔反。

亡。芝菌多有毒者，古人服之，其愚不可瘳。

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

亡。

泰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亡。

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

亡。

泰壹雜子黃冶三十一卷

師古曰：黃冶釋在郊祀志。

亡抱朴子有黃白篇。

右神僊十家二百五卷

今計十家二百一卷、少四卷。

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師古曰盪放也。而

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師古曰誕大言也。迂遠也。非聖王之所

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索師古曰禮記載孔子之言。索隱求

後人有所祖述、非我本志。

神僊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此佛氏優為之。故歷朝正

史多以佛氏入方技傳。道家失真、乃言金丹。詳續藏不知史記商鞅傳曰、「反聽之謂聰、內

視之謂明。」後書王允傳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由此言之、則所謂收視反聽

者、收視反聽一語、亦見鬼谷子。本君相大官之術、何金丹之云哉。

以上神僊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都計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神僊十家二百五卷，合得三十六家八百八十一卷，多十三卷。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師古曰：和，秦醫名也。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師古曰：診，視驗，謂視其脈及色候也。診音軫，又音丈，刃反。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晦昧。師古曰：晦，與暗同。故

論其書，以序方技為四種。

晉語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秦和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固醫官也。」蓋古醫字亦作醫。上世從巫史社會而來，故醫通於治國之道耳。

見存百家真偽書表

| | | |
|--|---|---|
| 真 | 偽 | 疑 |
| <p>晏子 子思 <small>戴在記小</small> 曾子 <small>戴在大禮</small> 公孫尼子 <small>戴在記小</small></p> | | |

孟子

孫卿子子即荀

陸賈語即新

賈誼新即賈誼

桓寬鹽鐵論

劉向所序新序說苑列女傳

揚雄所序太玄法言箴

鬻子

筦子子即管

老子



文子

關尹子

六韜宋元豐間刪定本

莊子

黃帝銘

商君

慎子

韓子

非即韓子

公孫龍子

墨子

蘇秦

即鬼谷子

列子

尹文子

鶡冠子

鄧析

即鄧析子

伍子胥

疑在越絕書



呂氏春秋

淮南內南即淮
子

東方朔

屈原賦

宋玉賦

莊夫子賦

賈誼賦

枚乘賦

司馬相如賦

淮南王賦

淮南王羣臣賦

上所自造賦

漢書藝文志講疏

見存百家真偽書表

太常蓼侯孔臧賦



二百五十七

劉向賦

王褒賦

司馬遷賦

揚雄賦

孫卿賦

高祖歌

秦一雜甘泉賦壽宮歌詩

宗廟歌詩



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

出行巡狩及游歌詩

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

吳楚汝南歌詩

邯鄲歌詩

吳孫子
子即孫

尉繚

山海經

黃帝內經

黃門倡車忠等歌詩

吳起
子即吳

龐煖
冠疑在
子屬

圖書祕記

許商算術

杜忠算術

神農黃帝食禁
疑本



右表但依隋後經籍志爲之、非以釋本書也。上古世官、三代同之。周衰失職、夷爲九流。漢世兵家數術方技猶在王官、不如後世之盡失職也。故劉班於諸子略、但言出於古官者不同。於兵家則曰王官之武備、於醫家則曰王官之一守、是顯有政教之判也。故隋志曰、「儒道小說、聖人之教。兵及醫方、聖人之政。」可謂知言已。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

六略者、論衡曰、「六略之錄、萬三千篇。」

案書

蓋歆所撰、雖名七略、其輯略卽彙別羣書、

標列情趣、若志之小序、實止有六略耳。

沈欽韓說

梁七錄引本志此條二百作三百、然總覈前

載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諸子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詩賦百六家、

千三百一十八篇、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術數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

十八卷、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合計六百七十七家、一萬二千九百九十四篇、與

此云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較之、卷卽篇也。家數則多八十一家、篇數則

少九百九十四篇、大有逕庭也。惟七略曰、「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

九卷、」

此及七錄俱見廣宏明集

以較班志、實多七家、班自注入三家、省兵十家、以較七略、實少七家。

故七略六百三家、班志五百九十六家、尙足以兩相取證、而篇數則亦難考也。又自隋志誤言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通考舊唐志復言漢藝文志載三萬三千九百卷、不足論矣。陶憲曾曰、「三家者、劉向揚雄杜林三家也、五十篇者、書入劉向稽疑一篇、小學入揚雄杜林二家三篇、儒家入揚雄三十八篇、賦入揚雄八篇、凡五十篇、皆班氏所新入也。若禮入司馬法、技巧入蹇鑿、本在七略之內、互相出入、故於此不數也。」王氏補注省兵十家、見前。漢志而後、浸成四部、非本書所及論。

附錄黃侃七略四部開合異同表

| | | | | | | | | | |
|----------------------------------|-----------------------------------|----------------------------------|-----------------------------------|------------------|------|-------|----|-------------|-------------|
| 劉歆七略 | | 荀勗四志 | | 王儉七志 | | 阮孝緒七錄 | | 隋書經籍志四部 | |
| 甲部 | 乙部 | 甲部 | 乙部 | 經典 | 諸子 | 經典 | 記傳 | 經 | 史 |
| 六藝 諸子 詩賦 兵書 方技 術數 | 紀六藝及小學 有諸子家及近 世子家兵書兵 家術數 | 六藝 諸子 詩賦 兵書 方技 術數 | 紀六藝及小學 有諸子家及近 世子家兵書兵 家術數 | 六藝 小學史記 雜傳 | 今古諸子 | 六藝 | 史傳 | 十三種六藝經 緯 | 十三種史之所 記 |
| 丙部 | 文翰 | 丙部 | 文翰 | | | | | | |
| 其輯略 一種乃 | | | | | | | | | |

漢書藝文志講疏

附錄黃侃七略四部開合異同表

漢書藝文志講疏

附錄黃侃七略四部開合異同表

二百六十二

諸書之
總要漢
書藝文
志每類
緒論之
採大抵

丁部

有史記舊事
皇覽雜事
有詩賦圖讖汲冢書

軍書

陰陽

方技

詩賦

兵書

陰陽及圖緯

圖譜地域及圖
書道佛附合九
條

文集

技術

道佛

文集

數術

集

十四種諸子

三種
道經
佛經



中華民國柒拾捌年陸月廿日贈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要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 垂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初版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印行
 國難後第一版

(二一〇二)

東南大學叢書
漢書藝文志講疏

每册定價大洋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顧 實

發 行 者 兼 印 刷 者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 行 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國家圖書館



000797747



書